

白求恩大夫

周立波



白求恩大夫

周而復著

華夏書店發行

毛澤東先生說：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

某軍分區衛生部部长室是一幢三開間的磚瓦平房，今天收拾得格外潔淨，牆是最近三四天之內粉刷過的，白森森的發着光。部長室的門框也刷得烏而發亮，上面掛着一條白細布門帘，益發顯得整潔，清楚。堂屋裏的黃楊木八仙桌，靠背椅，和掛在牆上原來宅主的那幅山水中堂，以及它旁邊的兩幅條對，都收拾得一塵不染。

部長的警備員葉和貴，今天早上特地到伙房裏弄了一點鷄油來，把掛在胸前那一大排駁壳槍的子彈帶，擦得亮晶晶的。他坐在部長室門旁那張靠背椅上，手裏玩弄着駁壳槍穗子，在等候部長隨時有什麼遣使。

白細布門帘裏發出一聲威嚴的呼喚：

『葉和貴！』

葉和貴站了起來：

『有！』

他放下手裏的槍穗子，準備走進去，問有什麼事。剛掀起白細布門帘，裏面彷彿已經知道葉和貴要進去，發出一道威嚴的命令：

『叫醫務科長胡世範來。』

『是。』

天空灰濛濛的，不斷地飛着雪花，院子裏已鋪滿了絨氈子似的一層雪，雪上留下葉和貴的巨大的足印。一會，他和胡世範一同走來，身上全是雪，像是棉軍服上面加了一個白坎肩似的。胡世範知道徐部長是一個愛好外表和場面的人，去見他總得把身上弄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他在屋簷下把身上的雪拂去，整一整衣服，把風紀扣扣好，這才掀起門帘走進去，敬了一個禮，以立正的姿勢站着，正對着徐部長。

徐部長躺在躺椅上，他穿一身深黃斜紋布面子的羊皮軍上裝，黃馬褲，膝蓋

下面一排黑牛角鈕子，一直通到底，粒粒鈕子發着亮光。脚上是供給部特製的方頭黃牛皮鞋。他是江西一個私立教會醫院的實習醫生，實習沒有滿期，五年前就到政府軍隊中擔任一名上尉醫官，兩年三個月以後，他在內戰中被俘了。本來給他五塊白洋釋放他回去，他怕回去要殺頭，沒肯走。當時技術人員不夠，他不反對留下工作，不久，便在這邊擔任了軍醫，衛生所所長，科長。被俘一年多以後，就抗戰了。他隨隊伍到了華北，這時技術人員更不夠，由於他技術很好，就做了×軍分區衛生部部长。他整天躺在部長室裏，部裏的一切工作就在他一句話，一個命令之下進行，下面工作的成績，他只是從幹部口中聽到，從各部門每月工作報告上看到。他覺得這樣便是很好的領導工作了。當科長的時候他還給一般幹部看看病，一昇了部長，一般幹部的病都不看了，病房從來不去的。只有軍分區首長有病，他才親自去看一下。平常總是躺在躺椅上，每天很注重自己的營養，聽聽各部門負責幹部的報告，開部務會議，他出席做一次報告，講一個計劃，他是很有興趣的，等到討論問題實際動手去做，他就疲倦了，躺到躺椅上。

下面幹部進來有什麼事報告，他老是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好像在看你，又好像不看你，他在養神。

胡世範這時正在領受這種滋味，他已經很習慣了，站在那兒，一點也不感到驚異。一會，徐部長的右眼向他瞟了一下，彷彿這時才感覺有一個人旁邊等候他。他輕聲問道：

「病房都檢查過了嗎？」

睜開的右眼又閉上了。

「都檢查過了。」

「傷號的藥全換過沒有？」

「兩個鐘頭以前，都換好了。」

「病房的清潔衛生怎麼樣？」

「很好，病房裏頭，病房外頭，連街上我都叫護士他們打掃過了。」

「什麼，你說什麼？」胡世範的話稍爲快一點，他似乎沒有聽見，右眼又睜

開了，望了胡世範一眼。

胡世範重複地說：『很好，病房裏頭，病房外頭，連街上我都叫護士他們打掃過了。』他生怕對方又沒聽清楚，最後一句提高了嗓子說：

『病房的清潔衛生都很好。』

『哦，那很好，那很好。軍區首長說，這個老頭子很厲害，他一看見什麼地方不對，馬上就要批評，一點面子也不講的。』

『這個我知道，昨天部長不是對我們科長一級的幹部說過……』

『唔，我要你們記住。他今天頭一次到我們衛生部來，外表無論如何，要給他一個好印象。我們分區的這個後方醫院，你知道，開辦沒好久，物質條件困難，基礎薄弱，更要注意才是。』

『是的。』

『你去給我檢查一下手術室，告訴戈醫生他們，要把東西準備好，不要動手術時，要這樣沒這樣，要那樣沒那樣的，器具都要消毒，準備好了等着。』

『好的。』

『你再到病房去看看，昨天發下去的白布單子，是不是每張病床都蓋上了，這個最重要，參觀病院的人，就看這個外表。』

胡世範想請他自己去各部門巡視一下，却怕他罵他無能，不能負責。想想，還是請他去一趟好，如果有什麼不周到，出了事，不是更要罵他。他囁嚅了一會，終於鼓着勇氣說出：

『部長，我提個意見：你自己要不要親自去看看？』

『我嗎？用不着了。這些小事，有你們科長到下面去看看就行了，我不必去。』

『我的意思是：部長親自去看看，有什麼不對，馬上好改正……』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徐部長便插上來說：

『你們科長還看不出來嗎？這些事，還用我……』他不耐煩地把右眼閉上了，說，『我還要迎接老頭子去哩。』

『是的，我馬上去看看……』

胡世範討了個沒趣，敬了一個禮，連忙退了出來。

徐部長伸了一個懶腰，從躺椅上站了起來，對着胡世範消逝了的背影輕蔑地啐了一口，撇一撇嘴，心裏說：

『這些人，真不能辦事，什麼事都要我自己去，一點芝麻大的小事，也要我部長去，部長是個三頭六臂的人，也忙不過來啊。那我不是變成一個事務主義的人，誰來領導工作。哼……』

他摘下掛在牆上的一面小方鏡，對自己全身照了照：很滿意今天這一身服裝，樸素，整潔，還有點威嚴，站在土黃色粗衣棉軍裝的幹部中間，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當地的最高首長。把鏡子掛到牆上，他向細白布門帘外邊叫道：

『葉和貴。』

葉和貴進來了。

『到村邊去。』

本來他的六輪子槍和蜂窩似的子彈帶，是斜揹在葉和貴的右肩上，今天叫葉

和貴拿下給他，拴在自己的腰上，這一來他那身裝束，不僅整潔，還很威武了。葉和貴從柱子上摘下黃油布雨衣給他披在身上，他把扣子扣上，雨帽拉起來，罩在那頂日本的皮軍帽上。他走了出來。葉和貴在他後面，離他有五步遠近，相跟着向村口走去。

村口擠滿了人：衛生部的幹部，後方醫院的工作人員，村裏的羣衆團體……在村邊分成兩行，一字排開，伸向村外那條大道上去，大道兩旁是一片河灘。自衛隊員手裏的綠纓槍，在白茫茫的雪野裏看去，像是大道旁一排有規律的翠綠的樹林，在嚴寒裏耀眼地立着。隊伍裏有人不時墊起腳尖來，向東面望去。順着這條兩邊被山巒擁抱着的開闊的河灘，東去不到三里，那兒有一片二畝來地的棗樹林，現在已是枝葉脫落，遠遠望去只是黑須須的一片了。大道到棗樹林那兒，便隱入左邊的山溝，看不見了。

這時，路上一個人影子也沒有，只有三四隻白鷄，怯寒地躲在棗樹林裏。時

不時發出單調的吱吱的叫聲。墊起脚尖來看的人，沒有看到什麼，就失望地轉過臉來。忽然西邊傳來低微的人聲，徐部長和他的警備員，走到前面衛生部的幹部中間去了。他漫無對象地隨便問道：

『來了沒有？』

他的聲音雖然對着幹部，但是他的面孔却對着大道的來路。

『沒有。』

『沒有？派去的通訊員回來沒有？』

『也沒有。』

『真沒有？』徐部長不信任地低下頭來，把左手的袖子往上一抹，看看錶，已是下午四點鐘了。他自言自語地說：『從張各莊出發，六十里地，該到了。』

他轉過臉來對葉和貴說：

『再派一個通訊員去，叫他得到信，馬上就回來報告。』

葉和貴叫通訊員去。他一個人在幹部前面反剪着兩手，不耐煩地踱着方步。

雪，悄悄地落着，落在土黃色的軍服上，落在藍色的灰色的棉襖上，落在人們的臉上。徐部長那件淡黃色的油布雨衣，一會功夫，肩頭上便變成白色了。在風雪中，大家一點也不感到疲勞，都興奮地期待着。村裏的羣衆都用白手巾把頭包紮起來，時不時撲去身上的雪。站在後方醫院工作人員後面的男自衛隊員裏，浮起了歡快的笑聲，你一言我一語，猜着來的人是個什麼樣兒。有的走出來，向前面張望着。

驀地前面浮起一聲狂歡的叫喊：

『來哪！』

『來哪！』

大家連忙回到行列裏去，很恭敬地站着，旋即又伸出頭來，向前面望去。果然在河灘的盡頭，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有二三十個人組成的一小隊人馬，在茫茫的霧一樣的風雪中移動着。徐部長鬆開反剪的手，仔細看去，又慢慢看不清楚，消逝在霧一樣的風雪中了。他上前走了兩步，還是看不見。等了一忽，早會兒派

出去的通訊員，飛一般地從棗樹林裏跑了出來，一路上高興地招着手，張開嘴像是叫什麼，可是逆風，一點也聽不見他叫什麼。等他走到徐部長面前，才聽清楚他說：

『來了，全來了。』

黑須須的棗樹林裏，踽踽地走出一小隊人馬，爲首的是一匹高大的棕紅色駿馬，英武地踏着雪地，發出沙沙的音響。那上面坐着一個外國人，穿一身灰色的布軍裝，胳膊上掛着『八路』的臂章，腰間繫着一條寬皮帶，腳上穿着一雙草鞋，——一個道地的中國士兵的裝束。他的身裁魁梧而碩壯，面孔却有點清瘦，顴骨微高，濃眉下面深藏着一對炯灼的眼睛，那裏面飽含着無邊的慈愛；寬大的嘴畸角上，浮着意味深長的微笑，嘴上倔起的短髭和他的頭髮，都已灰白了。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但精神却很矍鑠，像一個活潑健旺的青年。看見村外有人排隊在歡迎他，他連忙跳下馬來，高高舉起右手：行了一個西班牙禮。

徐部長連忙趕上去，他代表衛生部表示衷心的歡迎和感激：

「大家等你很久了，都歡迎你早點到我們後方醫院來；……」

和他一同來的童翻譯，是個矮矮胖胖的青年，臉上老是浮着微笑，任何不如意的事，他也不會煩惱的樣子，給人吵嘴發脾氣，更是從來沒有的事，他是一個精細而又圓滑的人。在北京大學外國文學系畢業以後，碰上了七七抗戰，他隨着當時許多青年學生一同投入保衛祖國的戰爭裏，到了這邊。原先是做羣衆宣傳工作，後來擔任了××縣的縣長，這對他是一個新的嘗試。不久，白大夫來了，他被調來擔任白大夫的翻譯。他看白大夫要說話，連忙趕上來，站在高大的白大夫旁邊，越發顯得矮小了。他把白大夫的話翻譯給徐部長聽：

「對不起，累你們久等，請原諒我的遲到。今天早上我已經上了馬，看見又抬來一個傷員，我下了馬，動完手術才來的……」

「白大夫總是這樣忙的，這件事還沒做完，第二件事又來了。今天要不是臨時來了一個傷員，我們早到了。」童翻譯在旁邊補充了這幾句。

「真不巧，碰到今天下雪，你太辛苦了。」

『爲了工作，這不算什麼，在戰地就是這樣的，風啊，雨啊，雪啊……我是很習慣戰地生活的。』

他們邊談邊走者，被熱烈的掌聲包圍着。掌聲剛停止，馬上就掀起震撼山野的呼聲：

——歡迎白求恩大夫！

——歡迎白大夫指示我們工作！

白大夫走進歡迎行列當中，他微微屈着背，笑盈盈地向兩旁歡迎的人羣舉起右手，一邊頻頻地點頭。他身後是十多個工作人員，和一連串的七匹牲口，後面那四匹是騾子，上面馱着暗綠色的四四方方的治療箱。這一小隊人馬，就是白大夫率領的簡單輕便的加美醫療隊。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白求恩大夫 (Dr. Norman Bethune) 生於加拿大脫朗托，五十歲當中，就有二十五年的悠長時間從事了醫療工作。第一次大戰時，他才二十五歲的青年，便在歐洲戰場上服務了。大戰結束，回到加拿大，擔任加

拿大空軍軍醫隊長。他自己患着肺病，却不斷地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鑽研，受他老師嚴格的教育，成爲肺病外科卓絕的專家。他發明了很多種手術用具，遇有肺部膿胸和生瘤的病人，他能夠把整個一葉肺取出來，這樣可以挽救許多垂危的生命。他不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專家，卽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的人材。皇家學院外科學士會邀請他去當會員，——這是一個外科醫生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但他不滿足這些成就，他在摸索着爲勞苦大衆服務的道路，他終於走上了這條道路，參加了加拿大的共產黨，把他所有的才能獻給人民。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麥克拍泊營到了西班牙，擔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長。不久，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編成的第十五縱隊。他親自上火線去救護傷兵，甚至他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西斯匪徒轟炸和機槍掃射，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火線上挽救爲人類正義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他在西班牙建立傷兵的輸血工作，這是一件創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他對輸血法發生很大興趣，在這方面他成爲有數

的卓越專家之一。爲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第二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

三個月以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請托率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西北，便急於要到戰地去工作，不久，如願地出發了：渡黃河，過正太路封鎖線，六月十七日到達了遠在敵人後方的晉察冀邊區。這是一塊年青的抗日根據地，在它剛誕生的時候，各方面都缺乏扶育它的人，尤其缺乏的是醫務幹部。在治療衛生方面，這是一塊真空地帶。當初整個根據地的醫務工作人員，只有二十五名，而二十五名裏有十五名是看護，當時傷兵連友軍在內，就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沒有一點施行手術時所必需的麻醉藥，所有的藥品只夠用兩個月，紗布綑帶是洗了又洗的用着，自己做羊腸線，採取中藥，製成丸散膏丹來代替西藥。器械呢？探針是用鐵絲做的，鐵片代替了鉗子，割骨和鋸樹是用了同一把鋸子……白求恩大夫帶着大批藥品，顯微鏡，愛克斯光和一套手術器械，更可寶貴的，是他帶來了高

妙的醫療技術，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的熱忱。他被任爲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

雖然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行軍，他的精神却很飽滿，似乎沒有一絲兒疲乏。第二天就開始在山西五台縣耿鎮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這些地方去給軍區衛生部和所屬的後方醫院的傷病員治療了。在第一週內，他一共檢查了五百二十多個傷員和病員，這裏面大半是平型關戰鬥下來的，有一部分是友軍從南口受傷下來的，由於醫藥和器械的缺乏，技術的貧弱，他們已在醫院裏躺了長久的時間。第二週白大夫就開始行手術，緊接着四個星期的連續工作，一百四十七個傷病員，在行手術短時期之後，就又帶着健康的身體，走上前線去了。

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術處方外，一有空閒，他就指揮木匠做大腿骨折牽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種木料器具；鐵匠做妥馬氏夾板和洋鐵盆桶；錫匠打探針，鑷子，鉗子；分配裁縫做床單褥子枕頭……每隔一天，他還要給醫務人員上課，但是沒有教材，一塊黑板算是大家的課本，他在上面寫，繪，來講授。疲勞了一

天，到晚上，他在燈下着手寫一本專為醫生和護士用的圖解手冊。——這是他爲了提高技術和醫院設備而寫的。按照他親訂的『五星期計劃』，建立一個模範醫院，做爲推動整個根據地醫務工作的發動機。模範醫院裏設立傷員招待室，醫生辦公室，內外科室，奧爾臬氏治療室，羅氏牽引室，妥馬氏夾板室，病室，休養員娛樂場……開幕的時候，各部門派醫務人員來參觀實習。這個醫院設立，對根據地裏醫生看護的技術，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別是對於外科敷藥和消毒方面。

九月，敵人步、騎、砲、二萬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分十路向軍區腹地進攻了。模範醫院從平原轉移到山地，他離開這個醫院，帶着加美醫療隊出發了。這個醫療隊由白大夫領隊，配備了兩個助手：副部長尤思華和醫務科長凌亮風，童翻譯，管理員，勤務員，炊事員，飼養員等，組成一個能夠單獨行動的戰鬥單位。經過兩天的行軍，就到了×軍分區的衛生部。

徐部長陪白大夫他們一塊兒進了村子，到後方醫院院務辦公室，剛喝了一杯茶，白大夫便急着要求去檢查病房。徐部長醫務科長白大夫他們都穿上白色的工

作服，一長列白衣天使似的，向病房走去。

病房離院務辦公室相隔有七八家人家，在一個地主住宅裏設立的，一進二門是個四合院，左邊有個小門，過去又是一個四合院，又有一個小門通另一個小院子，那兒一排有三間房子，右邊廂房那兒有一個大鍋台，作爲消毒用的。前面兩個四合院，有十二間病房，裏面住的全是外科病員，內科和傳染科的病房，在村東頭的小廟隔壁人家。他們走進外科護士辦公室，戴有雪白帽子穿着雪白工作服的護士們，早已等候多時，等白大夫巡視完了護士辦公室，護士長馬上把掛在雪白牆上的病歷表一一摘下，堆得很高，捧在手裏，跟着白大夫他們走進病房。病房裏四壁是雪白的牆，靠牆一溜放着五張病床，上面一律罩着雪白的床單子。

白大夫拿過病歷表看了病人過去的病況，第一個病人是左大腿步槍傷，已經化膿，他打開傷口詳細地檢查了一下，然後叫護士取了一點從傷口裏流出來的膿，攔在膿盞裏，他托到鼻子下面嗅了嗅膿的氣味。他能夠從膿的氣味裏辨別出傷口的新舊輕重，要是膿臭，則說明是舊傷，傷部化膿的重；反之則輕。開始化

膿時，味不太臭，第二階段，氣味就沖鼻子了，到了第三階段，一聞到這腐臭氣味就要嘔心出來了。他聞了膿盤裏的深黃色的膿已經腐臭，他對徐部長說：

『這個病人傷口很重，也很舊了，要趕快動手術。』

徐部長跟着望了望傷口，心裏很不舒服，微慍地斜視了胡世範一眼，胡世範一副尷尬的面孔不知所措地楞着。護士們站在後面，屏住呼吸，不敢吭氣，從人縫當中注視白大夫面孔有點不滿的表情，好像在斥責徐部長他們：『看看這病人，你們是幹什麼的。』

幸好白大夫沒說什麼，順序檢查下面一個病人，一個個檢查下去，檢查完了十二間病房，白大夫向通小院的門那兒走去，胡世範有點窘的樣子，生怕有什麼祕密要被發現似的，連忙趕上去對童翻譯說：

『請你告訴白大夫，那兒是消毒的鍋子，沒有病房，內科傳染科的病房在村東頭。』

童翻譯告訴了白大夫，他們於是走出去，看了看內科和傳染科病人。回到寢

室裏，天已經黑盡了，雪也停了，可是山風頂大，唸哨地掠過屋頂，撫弄着玻璃窗，發出清脆的聲音。

尤思華和凌亮風已經睡了。勤務員邵一平給白大夫他們燒好了咖啡，端進兩杯來放在桌子上。白大夫喝完了一杯咖啡，董翻譯準備到對面房裏去睡覺，白大夫把他叫回來，說：

「董，我希望你幫助我一下。」

「我很高興能夠幫助你。」

「你陪我再到病房去一輪。」

「剛才不是檢查過病房了嗎？」

「那是表面的，這樣檢查，對於這個醫院的全面瞭解是不夠的。我要單獨去看看。」

「也好。」

他們兩個人又到了病房。這時，快十點了，天上只有微弱的星光，可以隱隱約約辨別出道路來。日班護士已經下班，夜班護士又到別的病室去了。兩個人一高一矮，剛踏進院子，就聽見病人急燥的呼喊：

『護士同志！護士同志！』

但院子裏沒有一個護士，護士辦公室裏也沒有一個人影子。白大夫帶着童翻譯跟縱着聲音的方向走去，寂靜的院子裏又爆烈開嘶啞的叫聲：

『要小便，護士同志，拿便盆來！』

這聲音是裏院第七號病室裏三床病人發出來的，他昨天才動手術，自己還不能起床大小便。白大夫走了進去，他從童翻譯那兒知道病人叫什麼，向病房裏巡視了一下：恰巧門邊的牆下靠着一個白鐵的便盆，白大夫走過去拿到病人的面前。病人感到一種驚詫：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白大夫做手勢叫他翻身，然後把便盆放在他底身子下邊，等他解完了，又從他身子下邊抽了出來。正在這時候，夜班護士驚慌地來了，手裏提着一張馬燈，晃呀晃的，看白大夫親自給病人小便，

心中暗自感到不安，內疚地放下馬燈，連忙接過便盆，拿到外邊倒去了。白大夫不滿地瞪了夜班護士一眼，氣生生地一句話也沒說，走過來給病人把被子蓋好，問病人：

「護士是不是經常叫不到？」

「有時叫不到，」病人很吃力地望着白大夫說，「叫到的時候，也要叫三四聲才來……」

白大夫掏出軍裝胸袋裏的一個精緻的小日記本，他把病人的話記了下來，又彎下腰去問他：

「醫生一天來幾次？」

「沒動手術的時候，一天來一次，有時不來……說不一定。」

「真的？」白大夫很驚奇這種現象，不等童翻譯給他譯，直接用他不準確的中國話問他，「有時不來？」

病人點點頭。

夜班護士提了一把銅壺進來，給病人倒了一杯開水放在床前的小方几上。像犯了什麼罪的人一樣，站在旁邊等候審判，不知道做什麼是好。白大夫又看了他一眼，給董翻譯說了一陣，董翻譯對夜班護士說：

『白大夫叫你沒有事的時候，不准離開病房，這兒病人剛才叫了三四遍，沒有人招呼。』

夜班護士提着水壺，不敢吭聲，對董翻譯的每一句話，他只是點頭，表示接受。

他們兩人走到院子裏，白大夫想起剛才爲什麼那個人彷彿怕他到隔壁小院子去，這其中一定有什麼道理。他對董翻譯說：『我們到這裏面去看看。』他們走進去，聽見那一排三間屋子有嘈雜的人聲，更引起他的注意。白大夫走了進去，窗台上放着一盞菜油燈，迎窗是一條炕，上面圍着六七個傷員在炕上聊天，有一個傷重的躺在炕邊上。——這是今天下午剛從前方送下來的輕傷號一部分，他們全部佔有了這三間屋子。白大夫起初很納悶，爲什麼還不休息呢？他走過去仔細

檢了一下病床，這才發現他們坐在那兒的原因。原來病床上只有墊的，沒有蓋的。他問他們：

「你們被子呢？」

「我們剛從前方下來，沒有帶被子來……」

「醫院沒有給你們被子？」

「這個，沒有。」

白大夫不清楚這兒的病人都是要自己帶被子來的，他生氣地不再問下去，他到另外兩個屋子去看看，也是同樣的情形，他的臉馬上氣得通紅了，倔起的鬍鬚彷彿也氣得一根根豎了起來似的。他不滿地出去，童翻譯預感到有什麼事要發生，也緊跟着他去。

出門，迎面一陣冷風，白大夫臉和兩隻手給吹的冷得受不住，他放下日本皮帽子，把兩耳和後腦包住，手伸到褲子口袋裏去了。他一口氣走到衛生部部长室。

徐部長感覺得今天一天很疲勞，應該早點休息。葉和貴已把他那條天藍色素綢的厚棉被鋪好，他這時正在解黃斜紋布面子羊皮軍裝上衣的鈕扣，預備躺到床上去，見白大夫突然進來，他把解開的三個鈕扣又迅速扣上，過來招呼道：

『白大夫，這麼晚了，你還沒睡？今天太疲勞了，你又走了一天的路，該早點睡……』

白大夫沒有理他這些客套話，單刀直入地劈口問道：

『現在夜裏冷嗎？』

徐部長感到驚奇，爲什麼忽然問起這一句話來呢？他慢吞吞地拿過熱水壺來，倒了兩杯開水，放一杯在白大夫面前，一邊忖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邊若無其事地回答，想來緩和一下白大夫帶進來的那種緊張空氣。他說：

『冀西的十月天，又是山裏，又落雪，當然冷囉。白大夫，董翻譯，你們請坐。』

白大夫沒坐，董翻譯也不好坐下去。白大夫沒有喝水，像一座塔似的矗立在

那兒，兩隻炯灼的眼光，質問地盯着徐部長，又問：

『夜裏不蓋被子睡覺，行不行？』

徐部長越弄越摸不清頭腦，好像白大夫在給他說什麼笑話，但看白大夫那股嚴肅憤怒的神情，又不像；他想問他究竟爲什麼事，值得這樣對待他？徐部長在部裏從來沒受過這種盛氣凌人的態度的，他也有點生氣了，想想白大夫是軍區衛生顧問，而且又是外國人，心裏稍爲平靜一點，和藹地答道：

『這樣冷的天，自然需要被子……』

『那末，傷病員爲什麼沒有被子？』

『誰說的？』徐部長知道一點路數了，辯正道，『我們這兒每個傷病員都有被子的。』

『我親自看見的，有十九個輕傷號沒有被子。』

『真有這樣的事嗎？不會的，白大夫你也許看錯了，那一定不是本部門的，也許是過路軍人。』

董翻譯插上來說：

『徐部長，是有這回事，我們剛才看到的。』

『啊？』徐部長心頭一涼，大吃了一驚，他沒再說下去，心裏還不服，在問自己：『真有這樣的事嗎？』

他走到門口，掀起細布白門帘對外邊叫道：

『葉和貴，把醫務科長叫來！』

葉和貴去叫醫務科長，護士司藥他們聽他把白大夫到部長室的神情聲音形容一番，大家全一窩蜂似的跟着胡世範，要去看看究竟怎麼回事，和自己有沒有什麼關係。胡世範的情緒并不佳，他料到部長這時叫喚他一定沒有好事，心急遽地跳動，急於要知道是什麼事，好放心，步子在雪上沙沙地加快了起來。

胡世範走進部長室，看他們三個人站着，一盞洋油燈光，把他們三個人的影子都照在雪白的牆上，靜靜的，好像在等候解決什麼事，知道事情有點不妙。徐部長剛才受了白大夫一肚子氣沒處發洩，看胡世範進來，正是一個好對象，他

劈口說道：

「你整天跑來跑去幹什麼的？一點小事也辦不好。傷病員有沒有被子蓋？」
徐部長沒說下去，他希望對方答覆他『有。』

胡世範真的答覆道：『有。』

徐部長很滿意這個答覆，他緊張氣憤的面孔上稍爲鬆了一點，用右眼瞟了一下董翻譯，好像要叫他翻譯給白大夫聽。但他還不放心，又進一步追問了：

「怎麼有人說傷病員沒有被子？」他這一句話附帶地是說給白大夫董翻譯聽的。

「誰說的？沒有的事，沒有的事。」胡世範理直氣壯地否認，徐部長更加高興，他把聲調放低，顯得瀟灑，以諷刺的口吻說：

「有人親眼看見，說是十九個傷員沒有被子呢！」

接着他冷冷地一笑。

胡世範一聽到十九這數目，他想起白大夫到來以前所收下的輕傷號，頓時像

癱了氣的皮球似的，圓瞪着眼睛，半晌說不上話來，然後才吞吞吐吐地低聲說：

『是有，有……』

這不啻是給徐部長攔頭一棒，早一會所期待的沒有這回事，無情地證實了。他的悠然自得的神情又陷入難堪的窘境了：

『你們這些人在部裏幹什麼的？一點小事都不會做，盡是飯桶！盡是飯桶！』

站在堂屋裏偷聽的護士和司藥，給屋裏的聲音吸引住了，都麤集到部長室門口來了。從門帘兩旁的空隙裏，偷偷地向裏面望去，站在後面的，就墊起脚尖，從前面人的頭上望進去。

白大夫看徐部長和胡世範一問一答，有點忍耐不住了，他忿忿地說：

『現在不是爭吵的時候，最要緊的是馬上發被子給他們休息。』

徐部長命令胡世範：

『給他們每一個人發一床被子，快。』

『部長，被子……』胡世範想說，又怯生生地不敢說出來。

「什麼？」

「沒有被子。」

「部裏的被子呢？」

「因為準備反掃蕩，不用的都堅壁了。」

「什麼時候堅壁的？我怎麼不知道？」

「昨天，不是彙報的時候講了。」

徐部長經他一提醒，才想起昨天彙報時胡世範報告東西堅壁的情形，他便

說：

「哦，那你派人快點去拿回來，發給他們。」

「堅壁的地方，離這兒遠呢。」

「在什麼地方？」徐部長像是個客人似的，部裏的事他一點也不清楚。

「離這兒有二十里地，一來回，還要刨出來，拿回來，天早亮了。」

他看看今天晚上沒法，徐部長便對白大夫說：

『明天一定發給他們。』

『不行，他們今天睡不睡覺？』

『今天沒有被子。』

『那把你們工作人員的被子拿出來，給傷病員蓋。』

『工作人員的？』徐部長向門帘外面的工作人員望了一眼。

圍在門口的護士們，聽說要把他們的被子拿出來，有的就連忙退後一步，有的伸伸舌頭，向白大夫輕視地撇一撇嘴，人叢中發出唧唧嘖嘖的聲音：

『叫我們把被子拿出來，我們就不冷了嗎？』

『是呀，這不是笑話嗎？』

『他說的倒容易。』

有的怕徐部長看見，躲到別人背後去了。沒有人擠着到前面去看了。有的想拿出被子來，見大家不拿，只一個人拿，不好，於是大家都動不動。

徐部長掃了大家一眼，走到他們面前來，把門帘掛起一些，門外蠕動着的人

羣，全看到了。徐部長無可奈何地以商量的口吻說：

『你們可以不可以借出來呢？只用一晚上，明天醫院拿被子來，就還你們。』

站在門口的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沒有一個吭聲的，而且不知不覺地，大家都向後退了一步。

『你們一個也不肯拿出來？』徐部長有點生氣了。

有一個胆大的護士從人叢中走出，囁嚅地說道：

『我們拿出來，自己蓋什麼呢？』

『你們，你們……』徐部長想命令他們拿出來，又覺得在客人面前用這種方式不好，就沒說下去。

護士們自然而然地又退遠了一點，有一個看到勢不妙，撒開腿就跑回去，打開被子躺下去睡了。剛才想拿出被子來的，他說他可以拿出，但只是一床不夠。

白大夫看着這樣尷尬的情形，不等童翻譯給他說明，他已全部了解大家的心思了。他走到門口，把門帘全部掛起，屋子裏的燈光射在大家面孔上，嚴厲地說

道：

「一個醫生，一個看護，一個事務員的責任是什麼呢？只有一個責任。那責任是什麼？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幫助他們恢復健康，恢復力量。你必須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為就真理說，是的，他們比兄弟父母還要親切些，——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當中，要把他放在最前頭，被子應該給他們先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那麼，你就不配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在八路軍裏工作……」

白大夫說完話，沒有理他們，獨自從人叢中走出去了。童翻譯着急地對徐部長說：

「徐部長，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想辦法，給十九個傷病員有被子蓋，你不知道這老頭子的脾氣……哦，我要看他幹什麼去，你快想辦法。」

童翻譯追白大夫去了。

徐部長一對眼睛冷冷地盯着胡世範：

「你今天怎麼檢查的？」

「十九個是白大夫快到之前來的……」

「爲什麼不給我彙報？」

「時間來不及了，我以爲放在小院子裏沒人知道，誰曉得白大夫怎麼會知道的呢？」

「你不會臨時放在別的地方，放在外科院子裏，人家怎麼會不知道。這個老頭子，好像到我們這兒來找岔子似的，第一次見面就這樣不客氣，一點情面不講，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人……」

白大夫挾着他那床墨綠色的大團花綢被子，和董翻譯一道從門口人叢中走了進來，把被子往桌上一放，對徐部長說：

「請你派人把這床被子送給他們，讓那個躺在炕上的重傷員蓋。」

「你晚上不蓋嗎？」

「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而我自己蓋被子。我可以不要……」

徐部長的臉紅了，白大夫每一句話就像一根刺一樣，刺痛了徐部長的自尊心，這比罵他幾句還難受。他心裏想：「這老頭子簡直是在教訓我，難道我常部長的還不如你這個外國人嗎？哼」心裏雖然很憤慨，但對白大夫表面上也還不得不裝出心平氣和的樣子：

「這怎麼行呢？傷員的被子，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想辦法好了。」

「什麼辦法？」

徐部長忍氣吞聲地走到床前，把自己那床鋪開來的天藍色素綢厚棉被一捲，賭氣地也往桌子上放，說：

「我把我的被子拿出來……」

護士當中有兩個人看白大夫和部長都拿出被子，自己不好意思不肯拿了。他們說：

「我的被子可以拿出來……」

「我的也拿出來……」

連先前那個護士要拿出來的一共有了三床。

早會不情願拿被子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表示情願拿出來。胡世範一計算，連部長和他自己的一共已可以湊到十九床被子了。白大夫的被子經徐部長再三的要求，算是留下來了。胡世範拿過徐部長的被子和護士一同去取他們的被子，那個先躲回去睡覺的護士的被子，也一併送到病房裏去了。

白大夫在部長室裏坐了下來，從軍裝上衣那個胸袋裏掏出小筆記本來，對徐部長講：

『我以衛生顧問的資格來說，這兒的醫院是軍區最壞的一個，這裏面存在着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他看着小筆記本說，『醫生不到病房裏去，在病房裏叫護士，要大聲叫好幾次才叫的到，對傷病員不關心，連沒有被蓋都不知道。我們的臉要向傷病員，我們要了解現在的問題，少在辦公室裏蹲着，要深入到下層去……』

徐部長心裏并不以為然，他覺得白大夫不過剛來這麼一會工夫，就看出什麼

官僚主義作風，這不是活見鬼。但看他翻本子，瞧紀錄，說得有憑有據，也就不便辯正，隨口敷衍道：

『唔，是的，是的。』

『請你原諒我的脾氣，不過做衛生工作，不這樣嚴格認真是不行的。我們要
不客氣的批評，對個人的虛榮要殘酷，不管年齡，地位，經驗如何，只要它擋着
我們底路，我們就要給以打擊……』

徐部長勉強地答道：

『你說的完全對……』但他的心裏却說：『你這老頭子，哼……』

『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也希望你們給我批評，我將百分之百地在工作
中來改正。』

徐部長等白大夫他們走了，他抽出墊在下面的一條草綠色的日本軍毯蓋上，
他回想起被俘以前的生活，那時候真叫做自由自在，要多做一點工作也可以，少
做一點工作也沒人來管你，偷懶不做，大家也馬馬虎虎，不像參加八路軍以後，

這樣不舒服，更不像白大夫來時的這種使人有一種不安的感覺，簡直是來擾亂，深更半夜來吵嘴發脾氣，攪得別人不能睡覺，這是什麼話。他希望白大夫早點離開此地，好再過他養尊處優的古井一樣平靜生活。他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對着白大夫去的方向，吐了一口口水：

『呸！』

童翻譯在楊莊第一衛生所辦公室裏得到雁北九旅王旅長打來的電報，告訴白大夫雁北前線反掃蕩的情況，醫院裏收容了許多傷員，希望他最近能抽時間去一趟。童翻譯和白大夫工作了一個時期，已摸出他那火一樣的脾氣，知道什麼地方有傷員，馬上就要去的。今天，白大夫從早上忙到晚上，做完了十二個病人的大小手術，才回到寢室裏去休息，童翻譯看過電報猶豫了，他想明天早上再給白大夫看，讓他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下。過一會，他又拿不定主意，他拿電報去找尤思華。

尤思華是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在加美醫療隊裏是僅次於白大夫的最高負責人，有四十上下年紀，個子矮小。他好像永遠穿着那身黃軍服，和一個士兵一樣，只有腰間拴着那根寬皮帶，是和士兵身上的狹皮帶唯一的區別。他和童翻譯

一樣，嘴畸角上老是微笑着，他和童翻譯不同的是：童翻譯活潑，天真，會說話，也喜歡說話，他却是永遠不大開口，默默地工作，一天很難得聽見他講幾句話，軍區衛生部的人有次給他做了統計，一天聽不見他講十句話。他是個慢性子的人，天掉下來他也不着急，一切的事都按部就班地做去，可是沉着而又勇猛，他的語言就是行動，十多年的革命隊伍裏的生活，把他鍛鍊得鋼一樣的堅強。尤思華聽完了童翻譯的意見，起先是贊成的，後來一想，覺得不妥當，又把電報拿過來仔細看了一下，上面註明日期，明天給白大夫，他會看出來的，何況王旅長打電報來，一定是希望他們能夠早點去，說不定傷員在等着哩。最後，他叫童翻譯即刻送去。

白大夫的屋子裏還有亮，童翻譯用食指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

門開了，桌子上一盞雪亮得刺眼裏的煤氣燈，照得屋子裏像白天一樣，白大夫正伏在桌子上在審視他親自草擬的特種外科醫院的計劃，童翻譯把譯好的電報遞給他，一邊講給他聽。白大夫聽完了，高興得跳了起來，走上去一把按住童翻

譯的肩膀，格格地笑着說：

『童，我們又有新的工作了。王將軍在什麼地方？』

『雁北，山西北部，靈邱河浙村那兒。』

『好極了，這一次我們一定可以到戰地去了，軍區可沒有給我過這個機會，我很高興得到這個電報。』他從煤汽燈下取過計劃書遞給童翻譯看，『正好，我的特種外科醫院的計劃已經修改好了，他們可以照着這個計劃去籌備，我們到雁北去工作一個短時期，回來便可以開幕了。』

『上一次模範醫院給軍區衛生幹部一個示範，特種外科醫院會進一步提高他們的技術。』

『是的，我們需要大批的生力軍後備軍啊，童，我們現在簡直是一隻孤軍，我連找一個好的助手也不容易，地區是這樣廣大，到處需要人，需要優良的幹部，單靠我們一隻孤軍是不夠的。』

童翻譯看着計劃說：

『照你的計劃，特種外科醫院開幕，調各分區的衛生幹部來學習，不久就會培養出一批生力軍來了。』

『學習以後，我還要他們回去再培養新的種子。你把計劃交給他們，明天開始按照我的計劃進行。』

『好的』。董翻譯把計劃書摺好收到口袋裏。

『通知醫療隊，明天早上五點鐘出發。』

現在已經十一點了，董翻譯想使他多休息一會，故意藉口說：

『五點鐘出發，天還沒亮，恐怕他們不容易準備好，是不是可以晚一點，七點鐘怎麼樣？』

『那麼六點鐘吧，讓他們多一點時間準備。告訴他們：傷員在等我們去呢，就是不睡覺也要準備好，快去告訴他們。』

董翻譯出去，白大夫在屋子裏忙碌起來，把第一所的工作暫時做一結束，對他們工作上需要改進的地方提出許多具體意見，把所長找來一點一點地談了。屋

子裏的書籍，器材，打字機都收拾停當，這才慢慢躺到床上，已是一點半鐘了。

雞叫過三遍，白大夫醒來，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覺了。他起來，從圖囊裏打開一份十萬分之一的北綫軍用地圖，看楊莊離靈邱河浙村有多少遠，他在上面劃了一根紅綫，用他那個毛茸茸的拳頭在上面比劃，有七個多拳頭的距離，有一百五十多里地哩。他用右手的中指敲着太陽穴在計算；明天下午就可以趕到了。但不知道那兒的情況怎麼樣，傷員很多，一定是打戰了，打了勝戰沒有？戰鬥力怎麼樣？他一無所知，想找一個人談談。

勤務員邵一平是個十七歲的精靈小鬼，手脚勤快，只是對別人有點調皮，很能討白大夫的歡喜。他端了一盆洗臉水進來，倒了一杯嗽口水，給牙刷上擠了一些牙膏……白大夫想給他談談，但是他們語言不通，兩個人說話是要靠着手和表情來幫忙的，白大夫摸摸邵一平的頭，邵一平嘻嘻着嘴笑了笑，便去給白大夫捲被子，打行李。白大夫悶悶地在洗臉。邵一平把行李都裝到草黃色的馬韃子裏，提着皮箱，一同搵了出去。最後把白大夫臉盆扣在他自己的背包上，洗臉嗽口等雜

物放到錦織橡皮裏子的小方旅行袋裏，也扣在背包旁邊。邵一平揹上背包，隨在加美醫療隊後面出發了。

村邊是一抹平川，地里的莊稼已經收割完了，殘存着未割盡的楂子，枯黃的，一點點有規律地站在地里，星羅棋佈。上面舖着一層薄薄的雪也似的霜，有的楂子給霜打得已經枯黑了。

平川的盡頭是一個溝口，那兒是一片小山巒，禿禿的，黃黃的，什麼也沒有，沿着山邊有一行人走出來白線也似的山路，一行人馬循着這條白線上去，到了山頭，迎面吹來一陣晨風，把爬山累得身上浸浸的汗都吹乾了，濡濕的衣服貼在邵一平脊背上，反而感到涼了，望着彎曲下去的山路，同時也帶來一種輕快之感。三隻白鷄從山頂掃過，他揀起路上的石片，嘩的一聲，向白鷄扔去，一邊搖頭擺尾地唱着流行的歌曲：

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粒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白鷄並沒有打中，歌聲迴繞在山谷里。

走在邵一平後面的炊事員老張，見他又要揀石子，便推了他一把，說：

『別玩兒了，快走吧，小鬼。』

小鬼回過頭來給他做了一個鬼臉，說：

『巴巴眼，望望天，保你掉不了隊。』

白大夫和董翻譯已下了山，溝口又是一抹平川，可全是沙子，但已經有點凍結着了，蠻堅硬的，急速的馬蹄子打在上面，像驟雨打在石片上，發出清脆的音響，滾過寂寞的早晨的平川。

跑了約摸四五里地，白大夫勒住馬頭，和董翻譯平行地緩緩走着。

白大夫手裏拿着馬鞭子，在空中劃着圓圈玩兒，一邊對董翻譯說：

『董，我一到了華北敵後，就變成聾子和啞吧了。』

董翻譯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歪過頭來望着他，聽他說下去。

『我很想知道這邊的情形，可是我說的話，別人不明白；別人的話，我聽不

懂，不是成了啞吧和聾子了嗎？」說到這兒白大夫不禁笑了起來，「想不到我的嘴和耳朵會失去了效用。」

「我可以做你從不懂到懂的橋樑。」

「你是我這隻孤軍中的唯一的伙伴。現在戰事怎麼樣了？」

「正面戰場，武漢撤退以後，還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正面戰場相持，敵後戰場的反掃蕩就頻繁了，最近戰鬥比較多，雁北打了幾戰……」

「都很順利嗎？」

「很順利，只有一次遭遇戰受了一點損失，傷亡三十多個。」

「你想：依靠目前的力量，可以在敵後廣大區域堅持下來嗎？」

「完全可以。各地方老百姓都組織起來了，和軍隊結成一體，這是一個最有力量的保證。」

「那好極了，日本法西斯一定要垮台的。」

「這只是時間問題。」

「以後你每天給我講一小時關於這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羣衆各方面的情形，好不好？」

「好的。」

「我實在太需要知道了，在加拿大的時候，我就很少能知道中國的事情，到中國來再不知道，就不應該了。」

「我隨時都可以，只要有時間……」

晚上，完成了八十里的旅程，到下關村宿營了。九旅衛生部古部長特地到這兒來迎接他們。第二天這一小队人馬進入崇山峻嶺的雁北，走了三十多里以後，是一條深邃的狹小山溝，兩邊山岩聳立，岩頭伸出來的樹枝，遮住了灰濛濛的天空。溝里陰沉沉的，沒有一絲人聲，只是岩底層的石罅里有着泊泊的溪流聲，下面掛着一長串亮晶晶的冰穗子。

一片片雪花，從山岩頂上跌落下來，鋪滿了一地。

白大夫伸出手來哈哈氣，一個勁地搓。一會，手裏拿着韁繩還是很冷，踏在

蹬子裏的脚也有點麻木了。他翻身下馬，董翻譯也跳下馬來，一同走去。

白大夫望着兩邊的山岩說：

『這地方溫度這麼低？』

『雁北是出名的冷地方，』古部長接着說，這時走到溝口，矗立面前是一架高山，山峯隱入灰濛濛的天空，渺不可見。山麓下是一片坡坡的莊稼地，古部長指着這地繼續說，『這地方連小米也不能種，氣候太冷，只能種小麥。』

『和河北省相差有二十度。』董翻譯把兩隻手緊緊的放在棉軍褲口袋裏。

白大夫伸出兩個手指來說：

『至少二十度。』

『這不算什麼，我們從前過雪山的時候，』沉默的尤思華開口了，『那才叫冷呢，走路誰都不敢站下來，一站下來，倒在雪裏，人就死了。』

越過前面那架高山，每個人身上披着一身雪花。邵一平的背包已經給雪浸濕了，白大夫臉盆上積着一層厚雪，他的腿已經有點酸軟了。

黃昏，他們到了靈邱河浙村九旅後方衛生部（由於戰爭環境的需要，衛生部分成兩部分，還有一部隨部隊在前方），穿過歡迎的行列，他們進了村，到了衛生部辦公室，那兒茶水房間，一切都準備好了。

古部長帶了一個二十多歲青年走過來，他有着——張長馬臉，瘦瘦的，高高的，給白大夫介紹道：

『這是我們衛生部主任方同志』。

方主任是一個農民出身的外科醫生，從小在家鄉安徽放牛，一個大字不識，十三歲上參加路過家鄉的紅軍，從勤務員，衛生員，護士班長，實習醫生這樣的一個台階上爬上來的。他生平沒有進過學校，他的醫學知識和外科技術是從辛勤學習和臨床上得來的。他的藥物拉丁文名稱，是叫人寫下來，用中文字註音，在菜油燈下，別人睡覺了，他一個人一個字一個字死記下來的，如今許多藥名，他還是認得，可是讀不出來，勉強讀出來，音也不準確。現在還保持這份苦學精神。人很老實，也不大會說話，本本份份地埋頭工作。他有一顆向上的心，只是

人拙一點，辛勤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方主任給白大夫敬了一個軍禮，白大夫給他握了握手，便連忙脫下雨衣，摸日本皮帽子上的雪花，急急忙忙地問古部長：

「病房在那兒？」

「不遠，待會兒，吃完了飯，再去看病房。」

「吃飯還有多久？」

方主任計算了一下時間，說：

「都準備差不多了，大概有二十分鐘就可以了。」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吧。」

方主任顧及他們行軍了一天，又是山路，又下雪，並且還是早上出發時吃的飯，太疲勞了，就勸道：

「休息一會再去吧？」

方主任望着古部長，在徵求他的意見。老實說，古部長也有點累了，他同意

方主任的意見：

『休息一會再去。』

白大夫忽然嚴肅起來說：

『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休息的，傷員在等着我們呢。』

經他這麼一說，局面有點僵了，主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幸好尤副部長從中解開了這僵局：

『先去看看也好。』

他們一塊走進了病房。白大夫一氣檢查了三十多個傷病員，有幾個是剛從前綫上抬下來的，這其中有五個要立時動手術。白大夫掉過頭來叫：

『凌大夫。』

凌亮風有點悚然，他走到白大夫面前去。白大夫問他：

『二十分鐘以後能行手術嗎？』

凌大夫是軍區衛生部的醫務科長，從前在外邊一個醫藥專科學校畢業，加上

他到這個部隊裏的幾年實習臨床的經驗，他成爲軍區著名的醫生之一，他是不響地埋頭工作的人。他在醫療隊裏擔任檢查每一個單位的手術室工作，規定到了每一單位要馬上檢查，報告白大夫。今天剛到，也沒休息，就跟着一同查病房，沒有時間去看，他內疚地答道：

『我還沒有到手術室去看呢。』他下巴的肉有點顫抖。

『馬上去看。』

凌大夫正要走出來，給方主任攔住了：

『白大夫，二十分鐘以後可以行手術，我去準備好了，你們先吃點飯，待一會好動手術。』

『我也要去參加準備工作，那末，一道去吧。』

『不吃飯嗎？』古部長問白大夫，他自己也有點餓了。

『沒有時間。』

古部長還想說下去，童翻譯連忙拉拉他的衣服角，怕白大夫不高興，這才閉

嘴不講了。

手術室裏，四面掛着白布，屋頂上也綁着白布，當中掛着一盞汽燈，嗡嗡地響着。室內正當中放着一張石製的手術台，台左邊是一張器械桌，放着一套消毒過的手術器械，用一塊消毒過的白布蓋着。屋子裏瀰漫着一股麻醉藥味，酒精味，血腥味的混合氣息，七個人在屋子裏，一點聲音也沒有，靜得可以聽見白大夫的均勻的呼吸聲。

手術室玻璃室外面，圍着一大羣衛生部的工作人員，透過紗布窗帘的空隙，向室內好奇地張張望望。

白大夫洗完了手，第一助手尤副部長，第二助手凌大夫、麻醉師，童翻譯都站在指定的地位上，右部長和方主任悄悄地站在白大夫的斜對面，好學習他怎樣動手術。

一個年青的叫做蕭天平的傷員，躺到石製的手術台上了。傷員臉色蒼白，左大腿上，纏着滿是膿血的綑帶，緊粘在血肉上，傷口裏發出一股臭味，綑帶縫裏

露出一隻犬牙般的長骨，腿斜向翻着，——傷後治療沒有上夾板。

啪的一聲，白大夫把手裏的夾血管鉗子扔在器械桌上，兩隻手交叉在胸前，滿臉慍色，盯着古部長，質問道：

「這傷員是誰負責的？」

古部長是一個胆小而又謹慎的人，看了這樣子，他有點發慌了。他知道這是方主任在前方做的，但他不敢講出來，怕對方主任當時有什麼不利，支支吾吾地答：

「這，這是一個醫生……」

古部長望望方主任，方主任的一副惶恐的面孔，有點發白，急得呼吸都彷彿停止了。

「我要知道這個醫生是誰。」白大夫又說。

方主任心裏很難過，古部長給他支吾不說出來，更是增加他的內疚，他承認道：

『白大夫，是，是我……』

『爲什麼不上夾板？』白大夫心裏想『怎麼這位主任連夾板也不知道上』。

『前方沒有夾板，準備的十個夾板都用完了。』

『爲什麼對幹部這樣不關心？因爲不上夾板，須要離斷……』他惋惜地對躺在手術台上的傷員說，『要切掉呀，好孩子。』

雪亮的燈光射在傷員的臉上，傷員的眼淚泉湧般的向外流着。事情是很嚴重的了，但更嚴重的是沒有時間來馬上追究這件事，他簡單地結束了，對方主任說：

『你要受到處罰的。』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又望了方主任一眼，拿起剛才扔掉的血管鉗子，彎下腰，關切地對傷員說：

『你相信我吧，孩子。』

麻醉師給傷員上麻藥，麻醉的深酣還要等待一會，他利用這片刻的時間給醫

務工作人員講離斷術的歷史：

『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血管鉗子的發明，那時止血是用烙鐵的。十六世紀的時候，一切創傷都是用烙鐵燒灼，或注射沸油作正當治療……』

手術開始，鋸骨的聲音，嘶嘶嘶地響着，站在窗外門外偷看的人羣裏發出細碎的話語。白大夫做完了手術，看着離斷了的下肢，一股無名的怒火，又從心裏昇了起來。他夾起一塊染滿了鮮血的紗布，生氣地向人羣當中扔去：

『這也不是戲院子，有什麼熱鬧好看，這是手術室啊。』

窗外門外偷看的人沒趣地走了。

白大夫握着離體了的下肢，用鉗子夾着一條肌肉，戀戀不捨地說：

『在技術上說，這還是活着的，你說，這是生命啊。在海洋，在日光中，至少有一百萬年的變化史呀……』

直到深夜十二時，白大夫才把手術做完。方主任像被大赦似的溜出了手術室，他想躲到屋子裏去，飯也不吃了。但得給白大夫他們佈置晚飯，而昨天古部

長給他商量好了，叫他陪白大夫吃，加緊向白大夫學習，提高自己技術。方主任有點怕去，去了會提起蕭天平的事；又有點想去。佈置好晚飯，他終於和白大夫坐在一桌吃飯了。他覺得今天的菜雖然豐富，却一點味道也沒有，吃雞是臘樣的，吃紅燜肉也是臘樣的。他低着頭，怎樣也抬不起來，好像白大夫每一時刻都在注視着他，弄得他坐在那兒不知怎樣是好。他草草吃了一碗飯，便放下了筷子。

飯後，白大夫果然又提到傷員下腿骨折沒上夾板的事，雖然是對古部長說的，可是方主任覺得每一句話都刺在他的心上：

『這件事，我要給你們旅長寫信的。假使一個連長去掉一挺機關槍，那不消說是會受得處罰的，而一個醫生對傷員……槍還可以奪回來的，但生命，人啊……』

方主任移動着脚步，想走開，好像白大夫的眼光在監視着他，不讓他走似的，他的脚又停下來了。真的，現在白大夫在望着他說下去：

「愛護傷員要像愛護親兄弟一樣——像你希望別人愛護你那樣的愛護傷員……」

方主任有一大片道理：沒有夾板不能怪他，他從小就和傷員廝混在一起，可以說他是最知道怎樣愛護傷員的，可是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幾次想說，都啞啞地停住了。

尤副部長小聲地在白大夫面前給方主任解說：

「這實在是因爲軍區目前物質條件太困難，在前線還沒有足夠的夾板設備……」

「你們老說沒有，沒有，沒有就應該馬上做，知道嗎？」

童翻譯插上來說：

「先做點木夾板，也不太困難。」

「好的。」古部長滿口答應。

白大夫想起王旅長的電報上所說的戰鬥，傷員應該很多，爲什麼這麼少呢？

他很奇怪，便提出來問古部長他們。方主任這時才怯生生地答出話來：

『我們這兒是第一所，重傷員都在曲迴寺，那邊是衛生第二所。』

說完了話，方主任如釋重負，身上感到輕鬆多了。

白大夫猛可地站了起來，說：

『醫生是那兒有病人，上那兒去。你們爲什麼帶我上這兒來，不帶我到曲迴寺去？爲什麼？』

古部長因爲這兒是衛生部，照例先把客人帶到衛生部，然後再去第二所。但照白大夫那條原則，他一時竟說不出這個理由來了。

白大夫抹上袖子，看看夜光錶，快一點了。

夜已深沉，村裏人早已沉入酣快的睡鄉了。

白大夫想了一想說：

『明天早上四點半鐘去曲迴寺，能準備好嗎？』

『能。』古部長硬着頭皮答應下來了。

古部長和方主任出來，走到門口又猶豫了，站在門外，村裏的大街上闕無一人，連狗的蹤跡也看不見。雪已停了，街當中有一條灰黑的行人的錯亂的足跡，已凍得結結實實的了。刺骨的山風把他們兩個人吹得打顫，古部長方主任縮着脖子，退到門裏來了。

『老頭子疲勞了一天，這麼晚才睡，又要四點半出發，不是開玩笑嗎？』古部長打了一個哈欠說。

『是的呀。』

『人身子也不是鐵打的，他吃的消，我可頂不住，老方，我混身發酸了。』

『那我們回去睡吧。』

『好的。』

他們走回來，古部長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說：

『要是他四點半起來怎麼辦呢？』

『不會的，他一睡還不睡到八九點鐘。』

『你說他起不來？』

『當然起不來。』

『爲什麼要告訴我們四點半呢？』

『外國人喜歡說鐘點，誰有那麼準確，也不是錢。』

『那不一定吧。』

『通知什麼，大家都睡了，吵醒了白費事……』

『還是去通知一下的好，凡事都要小心，寧可我們準備好了，他不去。免得人家說二話』。古部長說。

『要通知，我去通知管理科好了。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好了。』

『不行，我得打電話告訴第二所，叫他準備一下，不要到那兒手忙腳亂的。』

古部長生怕誤鐘點，一躺到床上就記住四點半這個數目字，把手錶放在枕頭旁邊，一會看看，一會又看看，反來復去怎麼也睡不覺。眼睜睜的看着短針走到

4字，長針指着12，他起來了。穿好衣服，悄悄走到白大夫窗外一看，他暗暗叫了一聲：‘啊！屋子裏已經點好了燈，亮堂堂的。他敲門進去，白大夫穿得整整齊齊，第一句話就問：

『現在開飯吧。』

『好，好。』古部長連忙退出來，走去問方主任，他正睡在床上打鼾，古部長搖了他半天，他才朦朦朧朧地醒來，揉着惺忪的睡眼，問：

『幹什麼？』

『白大夫起來了，快準備出發……』

『呢？』

方主任一骨碌從床上跳下來。他們招呼開飯，收拾器械，拉牲口，上馱子……古部長去請白大夫吃飯，白大夫已和董翻譯到病房去了。古部長趕到病房，滿臉是汗，看見白大夫在檢查昨天動手術的傷員。

白大夫站在蕭天平面前，彎下腰去，用一盞菜油燈照着他的臉，注視他的神

情，用他生硬的中國話問道：

『好不好？』

『好。』

『腿很好嗎？』

『很好。』

『痛不痛？』

蕭天平搖搖頭，說不痛。其實麻醉性過後，他倒是痛得直叫媽媽，嘴裏發出一種連續的嘖嘖的怪聲，護士們都暗中學他的聲音，不過他不好意思說出來。白大夫聽他說很好，又不痛，簡直快樂得跳起來了，嘻嘻嘴對董翻譯說：

『只要傷員告訴我一聲好，那我就不知道該怎樣快樂了。』

白大夫拍拍蕭天平的肩膀，安慰他說：

『孩子，好好休養，不久就會好的。』

他們又到別的病房去檢查，最後回到護士辦公室裏，對護士長說：

『蕭天平不要被他自己行動，王少清在兩天以後交換繃帶……』

他詳細地吩咐了對每一個傷員的處理，然後才回來吃飯，匆匆吃完，他和童翻譯向村口走去，在小廟那兒等候出發了。

東方雲層裏透出一線曙光，天慢慢放亮了。

村口有一座小山神廟。小廟的牆上慢慢露出一幅彩色的壁畫。白大夫對着壁畫上一幅神像望了又望，忽然嘻嘻開嘴，微笑起來，他打開掛在胸前的蘭卡小照相機，鏡頭的紅點轉到五點六上，以五十分之一秒的速度，「嚓」的一聲，壁畫上的神像收進了他的鏡頭。他指着那個神像，愉快地揚起眉頭，對童翻譯說：

『這個神的眼睛很大，很圓，肌肉也很好，你看，是不是有點像我？』

童翻譯笑盈盈地點點頭。

『我把他照下來了，好帶他走。』

白大夫看村裏的隊伍還沒出來，浸長的寒流侵襲着他的身子，有點冷了。他不禁跳起却爾斯登舞來，鋪着一層薄薄寒霜的凍結的土地上，發出有節奏的嗚嗚

嗒嗒的音響來。他招呼童翻譯道：

『童，你也跳……』

童翻譯不會跳，他搖搖頭，含羞地退後兩步，注視着白大夫的步法。

『跳吧，什麼會跳不會跳，活動活動筋骨……』

白大夫過去拉過童翻譯兩隻手，兩人面對面的，帶他跳將起來，一高一矮的影子，不相稱地映在小廟的壁畫上。童翻譯含羞有如少女，低着頭，忸怩地跟着白大夫走，那兩隻脚好像臨時不屬於他的了，指揮不靈活，不知怎麼樣才對。一眨眼的功夫，他身上汗出來了。

村子裏傳來嘈雜的人聲，古部長帶着醫療隊出來了，他忙到現在，各事才辦妥，連飯也沒顧上吃，就隨着出發了。

一副部隊裏的帆布担架，重甸甸地由四個民伕抬着，他們急忙地趕來，後頭跟着一個警備員，走到九旅後方衛生部的門口，輕輕地放了下來，民伕解下頭上的白布包頭，在拭去額上流下來的如雨的汗流。

担架裏躺着的是×團政治工作幹部，叫做許慶成，右手受傷，發炎，流血不止。由於出血過多，神經有點迷糊，嘴裏斷斷續續的哼着，發出不清晰的呼喚，要仔細去聽，才能聽得出他是叫着：「白……白……大夫……白……」

跟來的警備員從圖囊裏掏出一封介紹信，他走到站在門口的哨兵面前，敬了一個禮，性急地問：

「同志，白大夫在嗎？」

「白大夫嗎？不在。」

警備員連忙向哨兵搖手，叫他聲音講低一點，他怕這句話讓許慶成聽去。許慶成見担架放下來，知道已經到了，他睜開眼睛，已聽見哨兵的回答。他旋即抬起頭來，不信任地重複問道：

「白大夫真不在嗎？」

他希望對方更正剛才的話。

直樸的哨兵却不了解他的心情，更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問白大夫在不在，依然

根據事實告訴他：

「真不在。」

白大夫他們到了曲迴寺檢查了一百多傷員，動完了手術，第二天得到王旅長自前方打來的電報，請他到前方去，那兒將有一個戰鬥。廣靈靈邱是南北貫穿的汽車道，敵人經常出來活動，王旅長在汽車路兩邊的小山上佈署了一個伏擊戰。白大夫一聽到這件事，手舞足蹈地跳了起來，不住地對童翻譯說，他盼望了很久，要到戰地去治療，軍區可沒有給他這個機會，這一次滿足了他的要求。他帶着手術器械，連夜就趕到前綫。第二天下午果然打響了，四十五輛汽車從廣靈開往靈邱，三五輛一隊，在汽車道上連成一長條黑綫，捲起陣陣烟塵。戰士看見汽車來，伏在山頭上手只發癢，要開槍。王旅長阻止住了，叫他們聽命令再放槍。一輛輛汽車過去，戰士看得眼睛發紅了，可是王旅長還不叫開槍，直到過去約摸有二十輛光景，才下令動手，山上的輕重機槍齊發，把敵人的隊伍打成幾截。車子上的敵人跳下來，向兩邊山上沖鋒，沖了七次，三四百敵人在山下倒了，兩頭

汽車才無法慌忙撤退，狼狽而去。戰鬥結束，王旅也有一百多傷亡。白大夫就在離前線五里地的黑寺村進行戰地初步療傷。四十小時內，施行七十一名手術，因為戰地醫療隊靠近前線，縮短了運輸時間，有二分之一的傷員，手術後沒有傳染化膿。從黑寺村前線，他回到上石礮村，那兒是九旅前方衛生部。

許慶成聽說白大夫真不在，意識到自己是無望了，微微仰起的頭，頓時倒在担架上，眼前一陣眩暈，混混沉沉地失去了知覺，閉上了眼睛。一個垂危的人，是經不住這嚴重的，雖然是無意的一擊的。哨兵嚇了一跳，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低下頭去叫他：

『同志，同志。』

沒有得到一點反響。警備員急得滿頭是汗，不知所措地蹲到担架旁邊，低聲地呼喚他：

『許慶成同志，許同志……』

低沉的聲音裏充滿了淒涼和憂慮。

病人仍然不答腔。灰白了的面孔上，眼睛，嘴，全緊閉着。正在大家焦急的不知怎樣辦的時候，方主任從部裏走了出來。他接過介紹信看了看，問清楚了情形，知道是暈過去了。他用手放在病人的鼻子下面去，感到一股輕輕的熱的氣流。民伏把担架抬進了手術室，方主任揭開被子一看：担架上流了一大灘血，右胳膊爲彈片拉斷，只是靠着筋肉在聯結着，上面全是泥土。方主任用蒸溜水給他把泥土洗掉，檢查一下，看他流了這樣多的血，而傷勢又這樣沉重，他感到很棘手。憑他的經驗和他從臨床得來的一點技術來看，這傷號十九是無望了。但他沒說出來，只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很惋惜地走了出來。

方主任的「一瓶子裝不滿半瓶子醋」的技術，對於這樣的病人，他無所措手了。他立即打電話到上石礮，告訴古部長傷員的情形，問白大夫怎麼辦。那邊是董翻譯的聲音：

『白大夫馬上就來。』

白大夫背上掛包，和凌大夫董翻譯一塊，騎上馬，奔馳而來了。

上石礮村離後方衛生部有五十里地，進村時，白大夫那匹棕紅色駿馬的臀部，發出烟似的蒸氣，在毛縫中淌着溪流樣的汗雨。

白大夫氣休休地走進手術室，直走到許慶成旁邊。這時病人已稍為清醒了一些，方主任對他叫喚了兩聲，他眼睛微微睜開了一下，旋即又無力地閉上了。方主任低聲地對他說：

「許同志，白大夫來了。」最後一句的聲音提得比較高。

病人驚奇地睜大眼睛，懷疑地在四面尋找，感覺得很吃力，漫無目標地在向室中發問：

「白大夫……真來了嗎？」

「真來了。」

白大夫低下頭去，正對着他的面孔，用着憐愛的聲音說道：

「來了，孩子。」

許慶成灰白了的臉上，頓時閃上一絲微笑，好像自己重又獲得生命的希望，

有了保證似的，下意識地，很安靜地點着頭：

『好。』

他望着白大夫滿是鬍鬚的略爲有點顯得蒼老的臉說，『白大夫……』下面的話便不成聲了。從他失去了光彩的眼眶裏，慢慢地滾下幾滴眼淚來。

白大夫檢查完了，病人須要行離斷手術。但是以『血色素對照』化驗，是嚴重的貧血狀態，體溫又高，精神萎頓，大小便不正常，人是很危險了。白大夫立即給傷員止了血，然後指着傷員，以一個和藹的教師的語氣，問方主任道：

『你看這傷員怎麼治療？』

『我看』方主任雖然是衛生部衛生主任，是苦學得來，在醫學知識和技術上是沒有根基的。他又仔細檢查了一下傷員，憑他的經驗，要是不立即行手術的話，傷員在很短時間之內，一定死亡；如果行手術，這樣的嚴重貧血狀態，那結果，也還是死亡。他過去會遇到過這樣的病人，都犧牲了。他像是一個沒有準備的被考試住了的小學生，胆怯地望着老師，疑問地說，『很難治療……』他又怕

說錯了，便改口道，「我不知道……」

「你是那個醫科學校畢業的？」

「我沒有上過醫科學校。」

「那你怎麼當起大夫來呢？」

「我也沒正式學過醫，是自修的，在軍隊中臨床實習出來的……」

「多久了？」

「還不到五年……」

「哦，」白大夫很有把握地說，「傷員流血過多，須要立時進行手術，然後給傷員進行輸血，生命是可以保存的。」

軍區衛生部部长最近給傷員輸了一次血，曾經拿這個例子在醫務人員當中動員過。但整個軍區的工作人員，對輸血還沒有足夠的認識，總以為輸血對自己身體有很大的損傷，九旅的人也是如此。他們聽白大夫說要輸血，沒有一個人吭氣的。方主任向站在旁邊的護士邱生才說：

『這次你輸血吧？』

邱生才搖搖頭：『我這兩天不舒坦，下次再……』婉辭推脫了。

白大夫叫凌大夫驗一驗這傷員的血型。凌大夫在傷員的耳垂上取了一滴血，放在玻璃片上百分之一的一滴枸橼酸納生理食鹽水裏，用標準血清滴在玻璃片上的血液浮游液內，反應結果是B型。白大夫個起鬚髭的嘴畸角上，浮起微笑，快活地說：

『我是O型，萬能輸血者，我可以輸，準備手術吧。』

方主任考慮到他的年齡和衰弱的身體，勸他道：

『還是找另外一個人來輸吧？』

『用不着。』

『我來輸好了。』

『我輸不是一樣嗎？前方將士爲國家民族打戰，可以流血犧牲，難道我們在後方的工作人員，取出一點血液補充他們，有什麼不應該的呢？況且對身體并無

妨礙，別耽擱時間，救傷員要緊。」

白大夫把手術器械檢查了一下：裏面缺少行這個手術所最需要的器械，他伸出雙手，失望地聳一聳肩，對方主任說：

「沒有鋸子？」

整個九旅衛生部只有一副不完全的手術器械，而這不完全的手術器械，又大半給古部長帶走，放在前方衛生部去了。白大夫倒是有一套完全的，不過也放在上石礮村前方衛生部，剛才沒有帶來。方主任親自出去尋找，找遍了後方衛生部，只有一把工兵的鋸子，他如獲至寶似的跑進來，遞給白大夫。

白大夫接過來仔細端詳了一下，搖搖頭，遞還給方主任，冷峻地說：

「還虧你是衛生主任，沒有進過醫科學校，連這是什麼鋸子都不知道嗎？」

「這我知道，這是工兵鋸子，鋸木頭的。」

「鋸木頭的，怎麼好鋸骨頭呢？這點醫學常識也沒有。」

「不行嗎？」

「當然不行，還用問。」

方主任碰到了難題：整個後方衛生部，除了這把比較算是好一點的鋸子以外，實在再也找不出第二把來了。他接過白大夫給他的鋸子，只是發怔，獨自喃喃地說：

「是的，我也說這個鋸子不行嘛，動手術的鋸子是小的，鋼的，我也看見過。只是我們這兒沒有，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我到上石礮村給你取去，白大夫，你不是有鋸子嗎？」

「來不及了。」白大夫說。

童翻譯建議道：

「是不是可以試？也許可以哩。」

白大夫取回那把鋸子，在一塊破木頭上試鋸了幾下，還算鋒利，他決定用這把鋸子了。他把鋸子交給護士消了毒，一邊說：

「腰椎。」

麻醉師給躺在手術台上的許慶成施行了半身麻醉，手術在悄悄地進行着，只聽見低微的鋸骨的嘶嚙嘶嚙的音響，白大夫很吃力地把骨頭鋸斷下來了。給病人皮膚縫合，包紮上綑帶，白大夫便躺到另一張手術台上，緊靠着傷員，解開衣服，對凌大夫說：

『來，快點輸血……』

那個說身體不舒坦的護士邱生才，見白大夫真的要給傷員輸血，便走到方主任旁邊，眼眶裏流下眼淚，激動地指着傷員說：

『方主任，我要輸血給他……』

方主任走到白大夫身邊，白大夫沒等他開口，連忙搖頭說：

『今天來不及了，護士也沒有檢查血型，不一定能用。』

邱生才看這次沒有希望了，便要求道：

『那麼下一次，一定讓我輸吧，方主任，難道我還不如一個外國人嗎？』他傷感地嚶嚶地哭泣起來了，鼻子一抽一抽地說，『早會兒我也不是不肯輸，我不

懂輸血……我說身子不舒坦，是假的。」

大家圍住手術台，董翻譯看凌大夫給白大夫和傷員的肘窩部進行了嚴密的消毒，用輸血器插到兩個人的靜脈裏；加拿大人民優秀代表的三百CC的血液，在靜靜地輸到中國人民的戰士身上……

董翻譯看看傷員蒼白的臉上，慢慢發出紅暈，內心一種愉快的情緒湧起來，他圓圓的臉龐上漾開笑紋，腮巴子上留着兩個精圓的小酒窩。

輸完血，白大夫跳下來，情不自禁地抬起手來對大夥說：

『這個傷員，我們救活了。』

邱生才一個人獨自站在角落上，仍舊幽幽地哭泣着，他在咒罵自己：『剛才爲什麼不答應輸血呢？我這樣自私，連一點血也不肯輸給同志嗎？我還算一個人嗎？爲什麼白大夫不給我解釋一下？……』

白大夫走過去，拍拍邱生才的肩膀：

『好孩子，不要哭了。輸血的機會多的很，下次一定第一個叫你輸。』白大

夫轉過臉來和方主任商量，『這樣好了，我們成立一個志願輸血隊，把隊員血型檢查好，省得臨時要的時候費事……』

方主任同意他這個意見。

邱生才首先報了名，接着後方衛生部的方主任等工作人員都一一報了名，童翻譯和凌大夫也參加了志願輸血隊。白大夫雖然剛才已輸過血，但他還是硬要參加，他說：

『我休息幾天，還是和你們一樣可以輸血。能輸血救活一個戰士，勝於打死十個敵人！』

三

十二月十五日，特種外科醫院宣告完成了。

軍區的每一個衛生機關都派代表到來參觀學習。九旅的方主任帶了王旅長的介紹信，從靈邱河浙村興沖地趕來。他給自己繪了一個美麗的遠景：從白大夫那兒學習一個時期，把許多艱難的大大的手術學會，再從書本上充實一下自己，這完全要靠自修了。努力使自己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外科醫生。單記得一些拉丁文藥名現在已經感到不夠了，要學英文，一方面可以看英文的醫療書籍，一方面能夠和白大夫接近。他在衛生部裏組織了英文小組，他首先報了名，小組裏一共有四個人，請政治處的宣傳股長教授。方主任還是用他學拉丁文的經驗，把生字一個個記在練習本上：第一個是英文單字，第二個是中文註音，第三個是意思。這方法宣傳股長不同意，說是將來發音會不準確的。但他有自己的意見：『只想看

看書，不想會話，不用中文註音，他就記不住。靠了中文註音，同組的人認識了三個單字，因為他記憶力差，才認識兩個字。五天以後，他就趕上了。他把練習本放在口袋裏，沒事的時候，背着人面，獨自在咿呀學語。騎在馬上，他也拿出練習本來，看了一遍就喃喃地唸着。一直走到山坡口上的楊莊，他才把練習本子放到口袋去了。

他從山邊走進村子，什麼地方也沒有去，就逕自走到白大夫房間來了。

白大夫看完介紹信，抬起頭來向方主任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彷彿不認識他似的，又好像是想從他身上尋找出一些最近有什麼進步一般的，然後凝思地問道：

『九旅衛生部派你來的嗎？』

『是的』

立時白大夫腦海裏反映出一連串的人影和物件：沒有上夾板的蕭天平傷員，右胳膊離斷的許慶成傷員，工兵的鋸子，沒有正式學過醫……這些事情在白大夫

腦海裏起伏，對方主任構成一個平庸無能的印象。他很驚奇九旅竟然派這樣一個人來學習，把信遞給方主任，冷淡地說：

『我們這兒不需要你，你可以回去。』

方主任以爲他還未了解王旅長介紹信上所說的話，就一一給他解釋，最後說：

『王旅長派我來，代表衛生部參加實習週，向你學習……』

方主任想把介紹信從新遞過去，希望他再看一遍信裏的內容。可是在半道上給白大夫阻止住了，他一個勁地搖手，急着說：

『我完全明白王將軍的意思，可是我這兒不需要你這樣的人……』

方主任木然地立在那兒，望着白大夫，望着白大夫身後牆上掛着的一幅人體解剖圖。他滿心歡喜跑來，突然迎頭澆下來一盆涼水，冷了他半截。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現在他不知道是留在這兒好呢？還是真的如白大夫所說的，馬上回到旅部裏去呢？但爲什麼不需要像他這樣的人呢？這兒不是要調人來學習嗎？

他正是來學習的啊。是不是他犯了什麼錯誤？他想不通。幸好站在旁邊的童翻譯把他從窘困的境地裏搭救了出來，童翻譯走上來插言道：

『他是王旅長派來參加的，你可否說明不需要他參加的原因？』

白大夫直率地說：

『他的水準太低，工作能力不行，不可能訓練爲一個好的外科醫生，所以我不收留他。』

方主任明白了白大夫的意思，臉上熱辣辣地泛起一陣紅暈，慚愧地感到自己過去學習的確很差，技術是低劣的，尤其是站在白大夫面前，更顯得渺小無能了。他恨不得地上有一個洞，他可以鑽進去躲起來。腳底下却是很平整的堅實的泥土，無處可逃。雖然是冬天，穿着好厚的棉軍裝，但他身上感到發熱了。覺得自己太不中用，恨不得伸手打自己兩個耳光。

童翻譯企圖從旁挽回，向白大夫解釋道：

『方主任和王旅長一塊工作很久，王旅長是很了解他的，大概王旅長看他可

以造就成爲一個外科醫生，才會派他來的。」

『要能學習，到別處去學習，我不要他。』

『你是否可以先收留他試試看，如果不行，可以再叫他回去。』

方主任接上來說：

『我的底子的確不行，白大夫要是讓我參加實習，我一定好好學習，提高我的技術……』

『這個我知道，』白大夫伏在桌子上，在一張白紙上用鋼筆沙沙地寫了一個條子，放在方主任手裏。方主任臉上立即漾開了笑紋，以爲白大夫收留他了，給他一個允許的條子。但是白大夫站起來，却說出和他底希望完全相反的話：

『這是我給王將軍的信，你回去，立刻把信交給他，說是他派的人不妥當，不應該派你來——你可以走了。』

一陣寒冷頓時掠過方主任的脊背，從頭上一直冷到腳心，陷入失望的泥沼中去了。他還想努力挽回，緊接着說，幾乎是用着哭泣一樣的祈求聲音：

「白大夫……」

白大夫很吃力地接連咳了兩聲，他想講話，剛才比較好了些的扁桃腺炎現在又痛起來了，那隻發炎的手指也很脹痛。咳完之後，他慢慢地說：

『關於這件事，沒有再講的必要了。』

方主任失望地望着童翻譯，企圖他能幫點忙。童翻譯是個機警的人，看看事情暫時無法挽回，便暗示他出去，說：

『等等再說吧。』

方主任失去了主宰，那兩隻腿彷彿突然變成不是他的了，停了一會，才茫然慢慢移動着。他在街上飛快地走着，生怕遇到什麼熟人，特別避免遇到九旅和別的部門的代表們。走到轉角處，×分區衛生部徐部長，他有意把臉轉過去，但已來不及，徐部長看見了，微笑地走上來給他打招呼：

『方主任，你也來了，是參加特種外科醫院學習的吧？』

方主任和徐部長原本就不投機，在工作上談不來，徐部長以爲自己了不起，

看不起他這個衛生員出身的衛生主任，總是拿他當小孩子似的，時常把他做爲開玩笑的對象。方主任聽徐部長那幾句話，簡直是一把鋒利的匕首，刺進他的心窩。他心裏說：『明明知道白大夫不要我，硬說我來學習，不是諷刺我嗎？別以爲我老實，這幾句話我還聽的懂。你技術高，你神氣好了，同我不相干，何必在我面前擺這家威風！在衛生員面前擺威風，沒什麼了不起。爲什麼不到白大夫面前去擺呢？我比不上你，但我總要比鄭醫生邱生才他們高明一點。』想到這兒，他心裏又釋然了，漫不經心，模稜兩可地應了他一聲：

『唔。』

不說是，也不否認，他滿意自己的回答。

『這麼早，你上那兒去？我們到村邊散散步去，反正閒着沒事。』

『不，我還有事哩。』方主任心裏想：『你倒瀟灑，閒着沒事，散散步，等着學習吧。我可沒有那種閒工夫陪你玩。』他逕自走去。

徐部長覺得方主任是一個隨和的人，平常有什麼事找到他，沒有一個不答應

的；要上那兒玩去，他在一羣人當中是唯一沒有意見的一個，上那兒都可以，隨大家。今天却突然變了，真有點怪。

方主任走到分配給他的屋子，恰巧同徐部長同房間。徐部長的行李已經從馬韃子里取出，鋪得好好的了；他那床天藍色的素綢被，疊成三層，放在雪白的褥單上面，被子上面放着一件草綠色細布面子的九道灣白羊羔皮的大衣，甚爲整潔。方主任的行李還沒打開，他也懶得打開，失望地倒在黃馬韃子上，感到一切都烟消雲散了。什麼提高技術，什麼學習英文，全完了。他在革命隊伍裏最多只是一個衛生行政人員，憑他現有的水準，只好看別人學習進步，他這一生休想當一名合格的外科醫生了。在極度失望當中，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他想等兒子長大了，先讓他讀小學，中學，衛生學校，讀上十幾年，當一個外科醫生，完成他父親的志願，把所有的傷員都救活。想到這兒，他忍不住笑了起來，問自己：『到那時候還會有戰爭嗎？沒有戰爭，那兒來的傷員呢？』繼而一想，又給自己解釋：『和平時期，外科醫生也有用處的。』但現在要不要回九旅去呢？這

個問題可難了。『要是回去，人家一定問：你代表去學習，學了一些什麼回來？我怎麼說呢？留下來，等到特種外科醫院開幕，大家去學習，一定拉着我去，說：「老方，跟白大夫學習去。」我走不走呢？去了，白大夫會不會讓我學習？不會的，今天他的態度多肯定！』覺得自己進退爲難了，怎麼的也想不出一條出路，他伏在馬韃子上，哇的一聲，幽幽地哭了。他怕人知道會笑話他，把哭聲壓抑得很低。

童翻譯看方主任鬱鬱不樂地走出去，知道他心裏不高興，特地趕來看他。走進門，看他埋着頭哭，便推推他的肩膀：

『方主任，哭什麼，你的事，慢慢想辦法好了。』

方主任連忙抬起頭來，否認道：

『我沒有哭，我沒有哭……』

馬韃子有一塊給他眼淚濡濕了，他用手遮住。

童翻譯給他開玩笑：

『還賴哩，我看你伏在那兒哭，這麼大的人，像個小孩子。』

『真沒有。』方主任一本正經，還圖抵賴。

董翻譯走過去，迅速把他按着馬鞭子的手拉開，指着道：

『這是什麼？』董翻譯用食指劃着他自己的豐潤的腮巴子，說，『差不
差？』

方主任給董翻譯逗得嘖嘖笑了。他不好意思地掉轉了話題：

『董翻譯，你幫幫我的忙。』

『可以，不過要請客。』

『好的，你要請什麼，我就請什麼。』

『四兩白乾，半斤燻肉。』

『完全照辦，馬上走，上小舖去。』

『看你急的這個勁，』董翻譯嚴肅地說道，『客也不要你請，我把你的情形
再給老頭子說說看……』

『我走不走呢？』

『走了，白大夫要是答應了，誰來學習？』

『那你是叫我等着？』

『唔。』

『人家要問起我來，怎麼說好呢？』

『反正開幕還得有幾天，到那時候再說那時候的話，你自己找機會，再向白

大夫要求……』

『你得給我好好翻譯……』

特種外科醫院實習週開幕的前一天晚上。

白大夫的扁桃腺炎更厲害了，左手中指因為開刀不小心劃破了一小塊而發炎，也還未消腫，因此影響到心臟，他全身發熱了。

各分區衛生機關的代表到他屋子裏來看白大夫的病，方主任走到門口就站住

了。他躲在別人背後，怕白大夫看見。他自己却從人縫當中注視白大夫。白大夫坐在靠牆的一張靠背椅裏，左邊放着一張茶几，上面有一小碗食鹽水，白大夫那隻發炎的中指就泡在食鹽水裏。嘴上倔起的鬍鬚，因為幾天來忙得沒有刮臉，已經長了很長，且顯得襍亂。精神却很好。

尤副部長第一個開口：

『白大夫，手指發炎消了些嗎？』

白大夫從食鹽水裏把手指伸出來給大家看：

『不要緊，我還可以做事。我們做醫生的，特別是外科醫生，如同戰士上戰場一樣：戰士在戰場上，隨時有受槍彈的危險，醫生進手術室，隨時有受細菌的危險。你們要小心。我們和戰士一樣，明知有槍彈的危險，還是要到戰場上去的。但是必須謹慎！我的老師告訴我，動手術一定要戴手套，但是不戴手套，可以摸得更親切些。這次不戴手套，就吃了虧。』

凌亮風站在他旁邊，說：

『白大夫，我說，你還是打一針的好。』

『對，打一針好。』

代表中有人附和。

『用不着，我今天已經吃過大量的瀉劑硫酸鎂了。』

『吃了多少？』尤副部長問。

『六十瓦。』

凌亮風在旁邊聽得大吃一驚，他知道一般人吃十五瓦到三十瓦就足夠了，沒有聽說吃六十瓦的，要是別人吃，他還不相信呢。可是，這是白大夫，而且是他親自吃的。

白大夫談到了特種外科醫院：

『明天我們就要舉行實習週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有價值的事情。你們都是各衛生機關的重要幹部，這兒是開展醫務工作的中心，希望你們多多提意見。』

大家都沒有準備意見，而且實習週還未開始，意見無從提起。白大夫見大家半天沒說話，他自己又說：

『你們來實習，也是來主持這個工作的。這個工作不是一個人能辦的，要大家來辦，才能辦的好。』

『白大夫，你暫時不要想這些事，等你身體好了，再說。』凌亮風說。

『實習週開幕可以推延一下。』尤副部長提出具體的意見。

『對咯，晚一兩個禮拜，也沒關係，』童翻譯馬上接過來說。

『我們在這兒等好了。』古部長說。

白大夫搖搖手，否定了大家的意見：

『你們不知道，現在多麼需要醫務人員，你們回去，還要在自己的地方培養一批。傷員是不能等待的，我們要搶時間。』

『你這手指和扁桃腺炎……』凌大夫提醒他。

『不要緊，很快會好的。』

尤副部長在旁邊默默地焦急着，白大夫這樣身體會受損失的。

童翻譯暗示大家走，他對白大夫說：

『那你早點休息吧。』

代表們退了回去。

桌子上強烈的煤汽燈的光芒，刺眼的照着白大夫，白大夫皺着眉頭，像是忽然想到什麼心思。他沉默了一會，說：

『童，這次實習週完了以後，技術又可以提高一步，又能培養出一批幹部來，只是醫藥器械問題，還是沒法解決。你想想看，有什麼法子，可以到敵區買點來。』

童翻譯曾經是山岳地帶裏一個縣的縣長，抗戰剛開始時，他曾隨着民運工作隊在各地地方跑過，這一帶人情風物他是相當熟悉。他閉着眼睛，把他走過的地方都想了一下，想到曲陽縣的時候，他笑了，說：

『辦法倒是有，可是不容易。』

「怎麼樣？」

「這邊有不少教堂，有外國牧師，他們常到敵區去，來往也還方便，如果帶點小量藥品器械，我想是可以的。」

「什麼地方有外國牧師？」

「曲陽郎家莊就有一位女牧師，人倒還好，可是我們從來沒托過她……」

「我去找她。——你看，什麼時候去好？」

「實習週完了，你不是準備到第三軍分區檢查工作嗎？」

「是的。」

「曲陽就在那兒。」

「好的，藥品器械有辦法解決就好，這不像幹部，訓練不出來的，一定要買。」

「訓練一個醫務幹部也實在不容易，」童翻譯順便拉到方主任身上，說：

「他就學了許多年，還沒有……」

白大夫更正他的話：

「方主任沒學過。」

童翻譯於是把方主任從一個大字不識的放牛娃，參加部隊，用功苦學的過程說給白大夫聽，白大夫像是聽故事一樣的聽入了神，最後大聲說道：

「我還不知道方主任是這樣好學的一個人，一個不識字的娃娃，到了部隊裏，學成了一個外科醫生，雖然技術不大好，但這簡直是人類的奇蹟。」

「這樣的奇蹟，在我們部隊裏很多。」

「爲什麼呢？」

「因爲這個部隊，是一個大的學校。」

第二天早上，八點鐘，特種外科醫院實習週開幕了。各衛生部門派來的二十三名代表，來賓，特種外科醫院的工作人員，都到村後邊的打穀場來了。這兒是舉行開幕典禮的會場，台前掛着慶祝的鮮紅的旗子，來賓興奮地走上台去，講了

衷心愉快的祝詞，白大夫以主人的身份說話了：

『……運用技術，培植領袖，是達到勝利的道路。在衛生事業上運用技術，就是學習着用技術去治療我們受傷的同志，他們爲我們打仗，我們爲回答他們，也必須替他們打仗，我們要打的敵人就是——死。因爲他們打仗，不僅爲挽救今日的中國，而且爲實現明天的偉大自由沒有階級的中國。那個新中國，雖然他們和我們，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但是，不管他們和我們，是否能活着看到，幸福的共和國，主要的是，他們和我們用今天的行動，已使那新共和國成爲可能的了。幫助他的誕生了。但是，他之能否誕生，要依靠我們今天和明天的行動，——他不是確定不移的，他不是自己會產生出來的，他必須用所有我們的血和工作去創造，……』

小小的儀式舉行之後，白大夫和二十三名代表都去特種外科醫院的辦公室，換白色的工作服。方主任聽童翻譯的吩咐，也穿上雪白的工作服，頭上戴着白帽子，靜靜地跟在大隊後面，隨他們走去。他們走到護士辦公室，屋子太小，裏面

擠滿了人，還蹲不下，方主任就站在門口，靠在門框上，看裏面的動靜。

白大夫在人叢中，因為他高大，他有半個臉突出在一片白帽子的上面，可以看到四面八方。方主任有意把臉偏向外邊，避免白大夫的視線。白大夫並沒有抬起頭來看他，白大夫這時候兩手按着桌子，桌子上有一堆小紙團團。

人叢中發出白大夫的聲音：

『爲了提高醫務工作人員——醫生和看護——的技術，在特種外科醫院開幕的時候，我們來舉行一個實習週。』

講到這兒，白大夫伸出那發炎的中指一比劃，說，『這個實習週，是集體的實際教育的一個運動週，大家在這個運動週裏面，要開始學習熟習醫院裏每個人的工作，從當招呼員做起，一直到當外科醫生爲止，這是實習週的科目。大家不分職別，地位，拈鬮，該誰幹什麼，誰就幹什麼。』

×軍分區徐部長聽到這兒，學習的熱忱冷了一半。他本來並不情願來的，因爲組織上派到他，覺得來一趟也沒有什麼，他是帶着一種反正出來可以逛逛的心

情來的。組織上的意思是因爲得到白大夫的報告，指出×軍分區衛生部官僚主義作風很嚴重，這一次派他來學習，看能否改正他一些。他自己還不知道，仍然是部長架子，一聽見從招呼員做起，感到沒趣了。他心裏想：『叫我們部長主任去當招呼員，這不是拿我們中國人開玩笑，這些簡當的事，誰不會做，還用實習？無聊之至！』

白大夫說完了話，指着桌子上那堆小白紙團說：

『現在大家開始拏紙團……』

方主任爲難了：『我拿不拿呢？白大夫肯嗎？要是不讓我拿，大家去實習了，我怎麼辦呢？童翻譯害人，叫我穿上這身衣服，真不三不四……』想到這兒，他看童翻譯站在白大夫旁邊，向外邊望了一眼，方主任斷定：這眼光一定是童翻譯在找他，叫他等一等，不然他爲什麼忽然向外邊望了一眼呢？他安心地決定在那兒等着。

屋子裏的人在搶紙團……

方主任對自己說：『你們搶吧，一搶搶到一個招呼員，有什麼稀奇！』
擎到了小白紙團的人，馬上從人叢當中擠出去，站在一旁，慌忙地打開來，看自己在今天是擔任什麼角色，明知道一會大家全得知道，但一種好奇的心理支持各人，保持着自己的祕密。

九旅古部長擎了一個小白紙團出來，看完以後，問徐部長：

『你是什麼？』

『不知道。』徐部長握緊着手裏的小白紙團，神祕地笑着，他走到護士辦公室對面的牆角落上一看，上面寫着三個大字：

招呼員

他簡直氣壞了，感覺受到一種污辱。他從來沒有這樣受過。要是別人抓到招呼員還情有可說，他們原來就是招呼員出身的呀。派到徐部長頭上，那十足的是

污辱。

『我不能忍受這種污辱，要給白大夫講，從抓一個，否則，我不參加。』繼而一想白大夫的脾氣，這樣說出去，不是自找挨罵嗎？他思索地低着頭走去。

凌亮風迎上來，攔住他：

『徐部長，你抓到什麼，看你那副不高興的樣子。』

『沒什麼，我頭痛……』

『是不是昨天受了涼，感冒……』

『唔，是的。』

尤副部長默默擊了一個，微笑地站在旁邊等候開始工作了。

方主任見大家都擊的差不多了，他從門框那兒遲豫地走進去，伸過手想去抓一個。白大夫抬起頭來，看見他，暗自有點詫異，脫口說出：

『你！』

『我。』方主任的手，在半道上停止下來了。

「你沒走？你要做什麼？」

「我自己技術太差，想多跟白大夫學習一些，可以提高我……」

白大夫靜靜地聽他說下去：

「我們部隊裏醫務人員太少，白大夫指教我，提高我的技術，……」

董翻譯在旁邊給他加了一句：

「學好了，可以多救活一些傷病員。」

白大夫聽到『可以多救活一些傷病員，』翹起鬍髭笑了笑，說：

「對，你參加實習過。」

白大夫低下頭來一看，桌子上面紙團都叫抓完了，他說：

「今天只準備了二十二個人，沒有把你算在裏面，這怎麼辦呢？」他用右手

中指敲敲自己的太陽穴，說，「這樣好了，你跟我來……」

走到門口，徐部長蹙着眉頭，擎着小白紙團上來了。他扶着頭說：

「白大夫，我頭痛。」

『怎麼樣，吃點藥。』

白大夫退回護士辦公室，叫護士給他試了試體溫，還好，才七十五度，沒有什麼熱，他伏在桌上開了一個處方給他，說：

『吃點藥，回去休息休息。』

徐部長把小白紙團拿出來，問白大夫：

『這個怎麼樣？』

『今天不舒服，實習週暫時不要參加好了。』

徐部長裝出心裏不情願的樣子，惋惜地說：

『那我今天不能學習了，』他順勢把小紙團交給白大夫。

『不要緊，以後再補好了。』白大夫把小紙團遞給方主任，說，『正好方主

任沒有，徐部長你快去休息吧。』

徐部長慢慢一步步移去。

方主任打開小紙團一看，拍着腿，笑着說：

『是招呼員，招呼員！』

每一個人都按照新的工作分配，走上自己的崗位。方主任拿一把掃帚和一盆水到病房裏去了，他很耐心地把水潑在地上，輕輕地掃着地。掃完地，病人要大便，他去拿了一個便盆放在地上，扶病人下了床，病人身體還沒復元，蹲在地上就發暈，支持不住，他過去扶着他。一股股臭氣昇浮起來。

白大夫領着醫生和護士來檢查病房了，看見他很耐心給病員大便完了，又小心地把病人扶上床，給地把被子一一整理好，睡得很舒適，然後把便盆端出去。從他身上看不出一點主任的形跡來，簡直是一個勤快誠實的招呼員。病房裏整理得很有條理，一進屋子便給人一種整潔靜穆安適的感覺。白大夫見他端着洗乾淨了的便盆回來，便向他：

『這幾個病房是你管理的嗎？』

方主任向病房四週巡視了一番，生怕是出了什麼岔子，沒發現什麼不妥善的地方，便答道：

『是我，有什麼不對嗎？』

白大夫點點頭：

『很好，很好。』

方主任這才放下了心。

白大夫檢查過病房，帶着醫生護士到了換藥室。一個大腿槍傷的傷員，躺在當中的石製的手術台上。抓紙團抓到護士的尤副部長，在動手給他解開綳帶，撕貼布。傷員只是叫痛，尤副部長慢慢撕着，很久，才算撕下來了。他用鉗子挾出傷口裏的膿布，用蒸溜水洗淨了傷口，又用碘酒搽了搽，拏貼布塗上黃色藥膏，準備貼上，白大夫站在旁邊止住了：

『貼布上面用一點 Bido，換藥的時候，貼布容易撕下來，也不會感到痛了。』

第二個傷員又開始換藥……

徐部長一回到屋子裏，他的頭就不痛了，眉頭也展開來了，精神很抖擻，叫道：「葉和貴，給我買一毛錢的柿子來。」

葉和貴一會給他捧來了六個小飯碗大的紅通通的柿子，上面有一層霜也似的薄冰，裏面凍得結結實實的。徐部長拵了一大碗冷水，放了兩個柿子在冷水裏面，慢慢，柿子裏的冰化了。徐部長拿起一個來，已經有點軟了，剝掉一點皮，用嘴對着柿子吸。柿子還沒有完全化開，裏面有小的冰渣子，有點冰牙，但是蜜樣的甜，冰樣的涼，有如冰吉凌，吃下去清涼，精神大振。從軍裝左邊的胸袋裏，他抽出一張兩寸來長的小白紙條，放了一些阜平的金黃葉子在上面，捲成了一根烟，用吐沫把邊上粘牢，把烟尾撕了一點，點着，抽了起來。

徐部長悠閒地躺在床上，他閉起眼睛來養神。心裏好笑那些代表們的忙碌，不會保養自己的身體，把時間浪費在招呼員護士等人的工作上，太不值得。這樣的實習週就能提高技術了嗎？技術也太容易提高了，他輕蔑地笑了笑。

等方主任他們忙完了回來，徐部長已睡得很熟了。方主任看他躺在那兒沒蓋

東西，怕他着了涼，便把自己那床黃布面子的棉被蓋在他身上。徐部長睡足了，他醒來，看見方主任，便坐了起來：

「完了嗎？」

「完了。你不是頭痛嗎？還是躺一躺好。」

「不，我好了些。」

「晚上白大夫給我們上課……」

「講什麼？」

「腦顱手術。」

徐部長想：這個課也許可以聽聽，還沒有對方主任說出來；他又想；有什麼好聽呢？他覺得和方主任這樣看護出身的人一塊聽課，有點不倫不類，那不是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即使白大夫有什麼精彩的地方，看看他們的筆記，不就得啦？腦顱手術是艱難的大手術，他從來沒做過，也沒看別人做過，他對方主任却裝出很了解這個手術的神情，像老師對學生講課的口吻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方主任，你應該詳細記筆記，現在你記筆記可以了吧？」

「可以，只能記一個大概。」

「慢慢練習，就能全記下來了……」

白大夫和童翻譯推門進來，看徐部長坐了起來，又是驚，又是喜，他連忙問：

「徐部長，好了些嗎？」

得意的神情馬上從徐部長臉上消逝，他又現得愁眉苦臉的了，他扶着頭又好像連講話也沒有了力氣似的！

「好了點。」聲音很低。

「你爲什麼不躺下？」

「剛才方主任回來，談起今天實習的情形，聽的很起勁，就忘記躺下了。」

「還是躺下的好，傷風感冒要多休息……藥吃了嗎？」

「吃了……」徐部長看一看桌子，桌子上還有兩個沒吃的柿子和那一碗水，

他的臉像柿子一樣的紅了，幸好藥他是放在口袋裏的，雖然沒吃，白大夫也看不見，他放心了。發燒的面孔，慢慢冷下來。

『出汗沒有？』

『沒有。』

白大夫坐在他的床邊，伸過手去按着他的脈門，一邊看着左手上的夜光錶，聽了半分鐘，很正常，勸他：

『還是躺下來，多休息一會好……』

白大夫這樣關心他，反而使他難過起來，他罵自己不應該這樣坑弄白大夫，應該去跟白大夫學習。不參加實習週，回去怎麼交代？即使沒什麼好學，也應當去鬼混一下。他振做起來，要求白大夫：

『晚上我想聽你講腦顱手術……』

『這個不忙，休息好了再說……』

童翻譯也勸他休息，要學習可以看方主任的筆記，方主任說他的筆記記不

全，要末，借別人的筆記看。徐部堅長持要自己去，並且說他已經好多了。

晚上，徐部長和方主任一同到辦公室去，那兒已坐滿了人，只是前一排還有三個空位子。那些調皮的代表們，都找到較後面的位子坐，好隨便點。前面一舉一動，白大夫看的清清楚楚啊。方主任和徐部長無處可坐，只好坐到前面去。白大夫那盞煤汽燈擎來，放在桌子上，靠牆放了一塊黑板。白大夫打開講義夾子，看了一遍講演提綱，站起來，說完了一段，童翻譯給大家翻出來：

「腦顱手術，是一種最深奧的最艱難的專門技術，除了爲着救治傷員的性命以外，絕對不可以隨便施行。施行這種手術時，首先須要確定病位，最好能夠利用X光鏡檢查，很詳細地檢查所有的象徵，腦部損傷，往往因爲出血，浮腫，外物，或滲出物之壓迫，而發生各種最重要的象徵。手術的時候，爲了要達到腦內的病位，要注意到不要損壞其他組織和構造……這些，手術前必需要注意到……」

童翻譯翻譯的時候，白大夫坐下來，透過他那副白金鑲的散光眼鏡，在一個

勁地注視着方主任。

方主任坐在白大夫左前方，他聚精會神地聽取董翻譯的每一句話，用心地，迅速地記到小日記本上去，整個辦公室，靜靜的，只聽見沙沙的鉛筆在紙上畫的聲音。白大夫驚奇方主任記得那樣快，精神那樣專注。他的教授的興趣更加提高了，好像一個老農播下了種子，不久就看見長出的嫩苗的那種喜悅。

白大夫又站起來繼續說下去，一直講到深夜十一點鐘，關於腦顱手術的問題，才算是告了一個段落。

大家聽得很累了，挾着筆記走回寢室去。

方主任回去，興奮的睡不覺，展開筆記本，從頭一直看到尾，細細地研究着。徐部長回來就鋪開被子睡了，看方主任一個人在洋油燈下，孜孜不倦地看筆記本，諷刺道：

「方主任，科舉廢了，睡吧。」

方主任沒有讀過古書，聽不懂他的話，只是說：

『我再看一會。』

『明天也不中狀元，這麼用功幹什麼嗎？』

這一次方主任聽懂了，他分辯說：

『我現在還不想睡，再看看，這些東西，我過去都沒學過。你先睡吧。』

徐部長不再刺他。他看到第二遍，覺得有個問題，他馬上閣起筆記本，跑到白大夫寢室那兒去，跑到門前，才看出門已經關了，但是裏面還有燈光。他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隔了一會，門開了。白大夫的被子攤好在床上，他底布軍服也脫下來——準備睡了。

『有什麼事？』

白大夫戴上白金鑲邊的散光眼鏡。方主任怕妨礙他的睡眠，改變了主意，說：

『沒有什麼，你睡吧。』

『不，你一定有事，』白大夫看到他手裏擎着筆記本，便猜出了幾分，向

他說：『是關於剛才講課的事嗎？我睡覺不要緊，有什麼問題，你問吧。』白大夫又穿上軍服。

『我剛才研究了一下，想起了一個問題，不懂，想問你……』

『什麼問題？』

『就是行腦顱手術以前，可不可以注射嗎啡？』

『不可以，』白大夫肯定地搖搖頭，說，『還有什麼問題？』

方主任顧及白大夫的健康，沒再問下去。

『你這樣熱心學習，很好，很好，有什麼問題，你可以隨時來問我。』

第二天實習，不再抓小白紙團，按昨天的職務昇一級，招呼員昇護士，醫生降下來當招呼員。徐部長看大家都那樣做，也不好不參加。晚上的課他以爲也有興趣，過去在學校裏從來沒聽過的。從前在學校裏，一個課程一學期上下來，也不過等於這兒的幾小時功課。他決心全部參加。白天實習完，晚上又是上課，講『關於消毒藥防腐藥在外科上之價值。』

同時，白大夫每天親自動手術，做完了『腐骨摘除術』，『赫爾尼亞手術』……配合當時手術，一邊講，一邊做，用實際例子，進行教育。每個手術之後，白大夫叫代表們各人開十個處方，他細心地給他們修改，說明。他自己也開十多個處方，讓大家學習，研究。

一週緊張的生活過去，方主任那本大練習本，記得滿滿都是字了。他在日記本上這樣寫下：

『……這七天之中，也許是太興奮了的原故，總覺得日子太短，一天天很快的就過去了，然而我想每一個代表在這七天中，實地學習的收穫，勝於讀書七月，甚至於……每一個代表都感覺到空空而來，滿載而歸。尤其是我，要好好珍惜這七天的學習，做爲我新的學習起點，回去英文小組要加強。……』

實習週最後一個夜晚，代表們都睡了，白大夫在煤汽燈下，面對着那座打字機，嗒嗒地打着。他把這一次實習週的情形整理出來，一份份打好，好讓明天就要走的各衛生機關的代表帶回去。這些代表回去，在他們那個機關，那個地區，

又可以展開一個實習週運動，使這運動擴大到每一個衛生工作人員中去，那技術很快就可以提高一步了。打完了實習週的報告，蓋上打字機，已是深夜一點鐘了。他把每份報告都寫上代表的名字，好分配給代表們帶回去。當他寫到方主任的名字時，想起方主任來時，他對方主任的看法和了解，一股熱流湧上了臉頰，他嚴厲地批評自己，獨個兒喃喃地說：

——這是我的一個很大的錯誤，看人不能夠從表面上去看，也不能夠從一方面去看，更不可性急地斷定每一個人如何，方主任是那樣子一個苦學的孩子，應該給他學習的機會的……

他又把打字機打開，捲上一張乳白色道林紙的信箋，嘩嘩地打着。打完了，他抽上來，用鋼筆在上面親自簽了名，裝在信封裏。

脫掉衣服，躺到床上，他已是疲憊不堪，沉沉入睡了。

代表們回去，在自己的地區，又把各軍分區下面的衛生機關人員招集來，開了一個實習週，訓練出一批人來。這時感到醫務人員還是不夠用，於是開辦了四

個醫科大學，房子很大，有一個醫科大學建築在幽靜的叢山中，四面是參天拔地的老樹，週圍有百畝地大小，生物實驗室，化學實驗室，細菌室，解剖室，小規模的藥廠，一共收容了三千多青年學生，進進出出，從早上忙到晚上。白大夫給他們上課，因為人太多，沒有這樣大的教室，都移到廣闊的操場，上大課，三千多學生坐在地上的小凳子上，起伏着一片海洋似的白皙的面孔。白大夫的嗓子太小，講課也太吃力，他的講台上放着一個擴音機，他身後掛着三大幅人體解剖圖，他一邊講着，一邊指着圖表。學生的海洋，一點聲音也沒有，只是一個勁低頭在做筆記。

講完了課，休息一會，白大夫帶着畢業生那班的甲組到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去，這是一個擁有八百張床位的現代化醫院，單是這一個醫院就有二百名醫生和護士。畢業生那班的甲組學生分配到各科去臨床實習，外科的病人最多，不過這時候各兵團都有了戰地醫療隊，在火線上做了初步療傷送到後方來的，化膿的只佔百分之點幾，他們能夠即時治療，調養又好，進院兩三個禮拜，除了少數殘廢

的以外，都送到前線去了。

在前線打戰的戰士，每一個人都很勇敢，白大夫在一個山頭上，聽戰士在一塊講話：

——打吧，現在可有辦法了。

——怎麼樣？

——受了傷，到後方醫院一住，十天半個月，又是一個健康的人。

——那當然，你說連長掛彩有多久？

——我想想看，不是上個月在蓮花堡作戰受傷的嗎？

——可不是。

——才三十二天，你說怎麼樣？他回來了。

——我沒看見。

——他在營部，昇了副營長了……

忽然有四千多敵人進攻了，他們一個勁沖下去，消滅了一千多敵人，自己也

傷了好幾十。一個戰士左胳膊受了傷，白大夫要上去給他進行初步治療，這個受傷的戰士，竟然揮開白大夫，和隊伍，一塊去追擊潰敗的敵人。他們一個勁追過去，白大夫忘記了自己是醫生，也跟着追了過去。敵人邊走邊打，一路上掉下了好多屍首，血流得一地，他們隊伍從敵人的血跡上跑過去，一直追到城裏，四千多敵人都消滅掉，把那一座城市解放了。

在人民出來歡迎的時候，那個左胳膊受傷的戰士終於不支倒在地上了。白大夫連忙跑過去，一摸，忘記帶治療藥品器械，急得滿頭是汗，便大聲叫道：

——快拿紗布碘酒來，快啊！……

『白大夫，白大夫！』

白大夫忽然聽見有人叫他，而且感到有人推了他一把，他睜開眼睛一看：勤務員邵一平站在他的床前，他迷裏迷糊地跳下床來，在地上四面尋找，嘴裏自語着：

『那個傷員呢？那個傷員呢？』

「白大夫，你找什麼，不早了，快洗臉吧，水打來半天都冷了。」

「哦。」

「剛才方主任古部長徐部長都看過你，問你還有什麼吩咐沒有，他們要回去了。」

白大夫這才想起昨天晚上的實習週報告，看着窗外射進來的耀眼的陽光，他完全清醒過來。剛才的夢，叫着要『紗布碘酒』，邵一平不知是怎麼一回事，特地把他推醒的。

白大夫走過去洗臉。邵一平在給他把被子折疊好，他便到伙房那兒去。炊事員老張已把饅片烤好，照規矩用油炸了幾片山藥蛋，上面撒了一些精鹽。邵一平說：

「別的沒有了？」

「小鬼，你想揩油嗎？不行，做多了，老頭子要罵的。」

「別見你的鬼，我這個勤務員，從來是不吃首長的東西的。不像你，整天蹲

在伙房裏，吃這樣吃那樣，連大灶的伙食都吃不下了。」

「你瞎說，小鬼！」

老張從伙房裏追出來要打他，卻一平早一溜烟似的跑到白大夫的屋子裏，把簡單的早點放在白大夫面前。他閉着嘴，裝做鎮靜，其實他剛才跑來，心卜東卜東地在跳。董翻譯摸摸他的頭，說：「小鬼，你又給誰打架了，心這樣跳。」

「沒有。」

白大夫拿起一塊饅片來，吃着說：

「你把方主任請來。」

方主任進來，白大夫過去，緊緊握着他的手。方主任感到一股真摯的熱力在交流，白大夫抱歉地說：

「請你原諒我，對你不正確的看法。」

方主任猛然聽他說這樣內疚的話，一時倒楞住了，不知道是什麼事。後來一想，才記起來，大概是指他第一天來的情形。他自己仔細想了想，白大夫並沒有

對他看錯，以他的基礎和才能來看，的確是不夠和白大夫學習的。聽白大夫這麼一說，自己倒反而感到難過起來，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這件事，我個人是有經驗的，心裏感到很難受。我的老師技術很好，脾氣也不好，我初學習的時候，害肺病，老師有三回把我從手術室推了出來；不要我學習，說我不能成爲一個好的外科醫生。當時，我心裏不舒服的很。但是我堅持學習，雖然害肺病，要學習好，一定要把肺病治好。我研究肺病，把身體調養好。老師三次把我攆出手術室，我三次都在門口等，老師看我身體好起來，誠心誠意要學習，後來才算收留我。』

童翻譯微笑道：

『原來還有這麼一段故事。』

方主任關心地問：『你肺病現在好了嗎？』

『好了。我現在脾氣不好，和我老師有關係，就是受他的影響。』

白大夫把昨天寫好的信，和實習週的報告，一併交給方主任，說：

『這是我給王將軍的信，我希望你親自交給他。』

他們一塊出去，從山坡的台階上走向村當中的大街上去。路當中有一段少了一塊台階，不好下，方主任走在前面，他好玩地就跳了下去，白大夫在後面問他：

『方主任，你跳下去，舒服不舒服？』

方主任在下面站了下來，轉過臉來說：

『因為不好走，就跳下去，沒有什麼不舒服。』

『傷病員能跳下去嗎？』

『不能。』

『這是傷病員要走的路，應該給他們鋪好，』白大夫指着路邊的一塊四方的大石頭說，『把這塊石頭移過來，墊上，就可以走下來了。』

方主任走過去搬，石頭太沉重了，沒搬動；董翻譯去搬，弄得氣喘喘的，還

是沒搬動；白大夫走過去把石頭搬過去，墊起，他自己在上面試一試，看下來方便，這才往下面走過去了。

走到村口的槐樹下面，白大夫戀戀不捨地握着方主任的手，諄諄地說：

『你回去，馬上把實習週的情形，傳達下去，把這個運動在你們那兒展開來。』

方主任注視着他慈慧的眼光，馬上就要和這樣令人尊敬的老人離開，他也不由地心酸起來。

『在戰地工作要快，做醫務工作是救人性命，一點不可馬虎，』白大夫又說，『我很願意幫助你，如果你有什麼困難和需要。』

方主任說不出話來，只是黯然地點點頭，騎上馬，走了。馬蹄聲慢慢遠去，他走兩步，便回過頭來看：白大夫和童翻譯站在村口的槐樹下面。白大夫高高地舉着手，向他招呼。他在馬上也向白大夫招呼，一直走到山路的盡頭，快要下坡的時候，遠遠還望見白大夫站在那兒。

方主任回去把信交給了王旅長，那上面寫着：

『……過去，我對於方主任的認識是錯的，你對他的認識是對的。他還能夠工作學習，只要他努力下去，是可能成爲一個好的外科醫生的。現在，我對你承認我的錯誤。……』

四

加美醫療隊到了第三軍分區曲陽縣境，住在牛莊，附近都傳聞開了，連離牛莊六里地的宋家莊教堂里的紐西蘭人的女牧師賀小姐也知道了。

賀小姐來往平漢線一帶傳教，已有五年以上的歷史了，給當地老百姓廝混得很熟，一提到外國女牧師，沒有一個不知道的。她今年已是三十六歲的老處女了，她決心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上帝，努力傳佈上帝的教義。她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可是她喜歡同能說英語的人聊天，以爲這樣聊天會增加親切。她尤其喜歡和外國人在一塊聊天，不管是那一國人，只要說英語，她一見到，就像是會到本國人的那麼親熱，問長道短，談個不休。

她有修長的身材，很健壯，穿一件黑素綢的長袖棉旗袍，胸前掛着一個金十字架，和長方型的臉龐上的高高的鼻子，很遠就使人看出她是一個外國女牧師。

面孔永遠是靜穆的，連笑一下也很矜持。

她聽說白大夫來了，第二天一清早就來看他。兩個人在屋子裏足足談了兩個鐘點。臨走的時候，白大夫親自送她出村，兩個人邊走邊談，又談了二三里地，賀小姐緊緊握着白大夫的手，說：

「明天來吧，我等你。」

賀小姐今天特別愉快，有說有笑，白大夫尤其感到愉快，甚至可以說他到這邊來後，這是談話最多的一天。白大夫以爲賀小姐是很有能力的牧師，童翻譯給白大夫補充了一句：

「她也是一個外圓內方的人。」

「有一點，她對我們態度還算不壞……」

「人是一個好人。」

「我聽她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我就想起我來了。童，你給我找一本漢英字典，好嗎？」

『你也要學中國話？』

『唔，你看我到中國半年多，中國話還是不行。我要是能講中國話，可以節省着你很多時間，我也可以能夠直接和每一個中國人講話了。』

『這也不難，只要常常講就行。』

『如果我能和任何一個中國人談話，童，你說那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啊！你幫助我，童。』

『好的。』

第二天白大夫一早起來，連早點也沒吃，也沒帶童翻譯，他一個人獨自走了。

順着昨天賀小姐指給他的路，走完了四里地，果然有一座小山巒，一條隱伏在棗樹林裏的小山道，彎彎曲曲地露出一個頭來，穿過這枝葉落盡的空疏的樹林，是一個空蕩蕩的山堡，站在上面，遠遠地看見一座天主教堂的尖尖的塔頂，那上面有一個十字架，在靜穆的晴空裏矗立着。

下了山堡，轉入一條大車道，青灰色的教堂便完全看到了，四面是錯落的磚瓦房。教堂像是一個青灰色的巨人，站在一羣黑腦瓜的小孩子似的平房當中。教堂給一片一丈多高青灰牆環繞着，牆外四週是枯萎了的柳樹，赤裸着身子，只有靠着教堂背後的那兩棵松樹，還在早冬的嚴寒裏發着暗綠色。

教堂前面是一片空闊的廣場，白大夫走進拱形的門，向教堂裏面一看：正當中掛着一幅聖瑪麗的像，她的頭上罩着一個神潔的光圈。像下面的桌子上，掛着一幅嶄新的黃緞子的桌圍，迎面放着兩隻銀製的燭台，上面點着兩隻細長的白燭，跳躍着熊熊的火光。香爐的檀香，升起輕盈的婉約多姿的青烟，縈繞在教堂裏，輕紗也似的。教堂兩邊也點着細長的白燭。光滑的黃嫩嫩的地板上跪着十多個男女，賀小姐跪在左前方，她帶着林裏的信徒們做着晨禱，在上帝面前懺悔自己所犯的罪惡。

教堂裏不時傳出來一聲聲的晨禱的鐘聲，縈繞在肅靜的山谷裏。

白大夫看着這情形，他生氣的聳一聳肩，對着教堂裏的賀小姐撇一撇嘴，自

言自語地說：『這是什麼時候？一兩百里外便是敵人，還領導老百姓做禱告，簡直是麻醉麼。』他想一頭衝進去，走到門口，那雙穿草鞋的脚便站住了。他笑自己這樣做，不是太荒唐了嗎？雖然他不是一個教徒，但對於獻身於宗教的人應該受到尊敬，賀小姐有她傳教的自由，老百姓有他們信教的自由，一個大夫能夠干涉別人的信仰嗎？他想起自己沒有這個權利，臉上升起一陣紅暈，羞媿起來，退後了兩步。可是他又實在看不下去，站在那兒吧？他難受。他懶散地走去，快走出大門，他想：真回去嗎？還有許多事要托她辦呢！正在這時候，他背後拋過來一個清脆的女人的聲音：

『嘿囉，白大夫！』

他回過頭去看：賀小姐穿着那身黑素綢長袖棉旗袍，站在教堂前的台階上，在陽光裏向他招手，一閃一閃的。白大夫折回去，和賀小姐握手。賀小姐緊緊抓住白大夫的手，接二連三地抱歉說：

『晨禱剛剛完畢，對不起，叫你在這兒等了很久了吧？看上帝的面上，請原

諒我。」

『不要客氣，我打擾了你的晨禱。』

『沒有，沒有。』

教徒從教堂裏慢慢走出來，從他們兩個人身邊走過，視線都集中白大夫的身上，有的已經走到大門那兒，還掉過頭來，使勁瞅了白大夫的背影一眼。

賀小姐把白大夫領到教堂後面，那兒一排三間平房，正常中是一間客廳，放着和這鄉村不調和的三張沙發，上面罩着深藍色的細布，一張雙人沙發在上面，兩旁各有一張單人沙發前面是一張醬紫色的小茶几。這些東西，都是在戰爭以前從城裏運來的。他們兩個人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你們每天都做晨禱嗎？』白大夫首先打破沉默，心裏還有點不滿。

『不，七七事變以後，山溝裏也不太平，人們都很忙碌，做禱告的時候少了。今天是禮拜，才有些教徒來。』

『唔。這兒的教徒多嗎？』

『自從打仗以後，很少有新教徒參加了。本縣有七百多教徒，本村裏也有五十多個。』

『那也不算少了。』

『這些舊教徒也有許多不來禱告了，噫！』，賀小姐低低地長嘆一聲，說，『不在上帝面前懺悔自己的罪惡，這些不潔的靈魂，怎麼能夠走進天國的門呢？』

『單是懺悔不夠的，現在到天國之門的路上，有東西阻攔着。』

賀小姐大吃一驚，她移近白大夫這邊，焦慮地問道：

『什麼東西？』

『法西斯蒂。』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全世界的人民都在遭受法西斯的屠殺，這些無辜的人民生活在苦難裏，生前都沒有救他，死後怎麼能進天國呢？』

『這要看他對宗教的虔誠了。我覺得：沒有宗教，人是不能夠善，也得不到

幸福，我們要佔有牠，較佔有世界上任何東西都要牢固。我認爲，要是沒有宗教，他們的心便會枯萎。只要我們虔信上帝，總會有一天進天國之門的。」

白大夫提出了異議：

『更重要的是從災難裏把活着的人救出來。』

『是的，我現在就是把我的生命獻給上帝，用我一生的精力，傳佈偉大救世的教義。耶和華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他赦免一切罪孽，醫治一切疾病，救贖他的子民們脫離死亡。我們現在就是做着這件莊嚴的工作。』

『法西斯在破壞你的工作，他們屠殺更多的人民……』

『不要提到那些卑污的靈魂，他們在上帝面前會得到處罰的。』

『等他們得到處罰的時候，人民的血要流成大海了。血的海，鮮紅的血的海……』

『這太可怕了，白大夫，我請你不要再說下去。』

『這是事實，我不說，事實會說的。』

『不可能避免嗎？』

『不可能。』

『真的？』

『只有一個可能避免。』

『什麼？』

『加速法西斯的死亡。』

『這是上帝份內的事，上帝的子民們沒有力量。』

『我們有，而且我就做着。』

『你不是醫生嗎？』賀小姐感到奇怪，怎麼醫生也有這個力量呢？

『是的，我是爲着加速法西斯死亡而服務的醫生。』

『哦，原來是這樣的。』

『希望你向這兒軍隊伸出援助的手。』

『那我不是參加戰爭了嗎？多可怕。』

『不是參加戰爭，而是加強你的教務，給上帝多做一些工作。』

『你的話越講越使人不容易明白。』

『這兒軍隊都是上帝的信徒，他們爲了拯救人民的苦難，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前線，獻給祖國。這精神，就是在一般教徒裏也是少有的吧？』

白大夫這些話，賀小姐一句也聽不下去，把戰爭（在賀小姐眼裏這是多麼可怕的名詞啊！）和上帝聯系起來，有點不倫不類。一個上帝的女兒，他是要避免戰爭，反對戰爭的，怎麼能夠叫她潔白的手沾污到戰爭呢？上帝給她的工作，是要拯救人類的靈魂，大家和平地走進天國之門，這才是她唯一的願望和任務。她給自己下了決心，她是傳播上帝福音的人，不能幫助中日兩國任何一方去進行戰爭，她暗暗決定拒絕白大夫。她默默地坐在沙發上，望着門外發楞。半響她才說：

『他們這樣爲祖國的精神，我是欽佩的。他們爲了拯救祖國的人民，進行戰爭，我也了解的。不過，他們的工作和我們不同，在方式上尤其不同，我們要用上帝的精神，來拯救整個人類。戰爭給人類帶來了更大的災難，白大夫，你不覺

得戰爭可怕嗎？」

她站了起來，沒再說下去，沉默着。

太陽已從山頭完全升起，教堂尖塔的影子伏倒在地上，那上面十字架的消瘦的面影，正好照在客廳的門前。

白大夫看她沒說下去，以為她已經給自己這番話說動了心，心裏按捺不住歡喜，連忙抓緊這個機會，坦白地說：

「戰爭固然帶來了災難，要制止戰爭，首先要幫助正義戰爭的勝利，這樣才有永久的和平。你要是能夠給他們一些幫助，他們是會很感激你的，連我也要謝謝你的。這是拯救人類最好的辦法」。

賀小姐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她不好意思當面拒絕，想起還沒吃早點，便站了起來，走到客廳旁邊的飯廳那兒，推門一望，裏面的牛乳咖啡和蛋糕點心已擺滿了一桌。她用右手的食指向白大夫招呼道：

「談了好半天，倒把早點都忘了，白大夫，快來吧，要冷了。」

鷄蛋糕在山溝裏是稀有的點心，賀小姐的廚子做的。更稀有的是賀小姐打破了慣例，取出了一瓶紫紅色的葡萄酒來。賀小姐向來是不喝酒的，今天却給白大夫斟滿了一杯，又給自己倒了一杯。然後，她低下頭去，默默地禱告，聲音低得只有她自己才可以聽見：

謝謝上帝的恩賜，

給我這一頓豐盛的早餐……

默禱了之後，她把杯子對白大夫舉了起來，兩個杯子輕輕碰擊，高腳玻璃杯裏的紅艷艷的葡萄酒一口全喝光了。賀小姐白皙的面龐上，微微泛出了紅暈，像西方一片晚霞。她又要給白大夫斟酒，白大夫站起來，推辭道：

「我從前有肺病，不敢喝酒，現在還是不能多喝酒。」

「在中國的鄉村裏，我們會面，該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爲了慶賀這個，我

們再喝一杯。」

『好。』

高脚玻璃杯裏，又裝滿了紅葡萄酒。白大夫飲了半杯酒，他把話題又拉到請她幫助的事，以爲她已是沒有問題了，就具體地說出：

『我今天比你還愉快，除了我們能在這兒會面以外，這兒的軍隊能得到你的幫助，更叫我高興的不行……』

賀小姐兀自吃了一驚，她自己雖然竭力保持着鎮靜，可是她的眼光掩飾不住她內心的煩憂：這個事必須說明白了，以免這樣誤會下去，她問：

『你是說……』

一對藍寶石的眼光，懷疑的落在白大夫的臉上。她用叉子叉起一塊蛋糕來吃。

『我想你是會答應幫助這邊部隊的，講起來也很簡單，只想托你買一點藥品和器械便成了……』

『哦，這個啊。』賀小姐，這才明白，她叉子上的蛋糕跌落在雪白的台布

上，她連忙用叉子把它叉起，放在嘴裏吃着，利用這個空隙的時候來思索，怎樣回答白大夫呢？一個上帝的女兒是不能參加戰爭的，不管是直接的也好，間接的也好，打總一句話，不能答應白大夫的要求，可又不好拒絕，她委婉地說：

『這件事，請你給我時間考慮一下，白大夫，可以嗎？』

一個心急的人，事情又是這樣的緊迫，無數的人在和死亡搏鬥，等着藥品和手術器械治療啊！白大夫看她那樣為難，有點焦灼起來，直截了當的問：

『是不是對你有什麼妨礙呢？』

『多少是有的，我想。』

『那你可以幫助嗎？』白大夫馬上就要得到一個答覆的神情，直望着賀小姐。賀小姐的臉，這一來，更加紅了。

『幫助戰爭，上帝不允許我這樣做的。我如果做了，這是一種罪過，我希望你能原諒我，不要讓我做與心願相違背的事。』

『上帝不是要拯救人類嗎？為什麼看着這許多戰士死亡，不設法弄點藥品來

幫助他們呢？我覺得，這才是上帝和他的信徒應該做的事。」白大夫胸脯在急遽地動着，他有點不平。

賀小姐臉上雖然還是微笑着，心裏可是也有點不舒服，她勉強保持着平靜，用小銀勺子弄了兩勺子糖放在白大夫的牛乳裏，裝做沒事的樣子說：

『牛乳快冷了吧？』

白大夫把糖調勻了，喝了一口，說：

『正好。』白大夫一對淡藍的眼球，搜索地注視着她，好像從她紅紅的臉龐上，要找出一個答案來似的。她一對眉毛微微蹙着，臉上擺出一付尷尬的神情，她心裏對白大夫的話一點也不同意，可是也不願意駁斥他。看看點心已經吃完，她很自然地和白大夫一同站了起來，走進客廳的時候，她圓滑地答覆了白大夫：

『只要不違背上帝的意旨，我能夠做到的事，我是沒有不情願做的。……』

說到這兒，白大夫幾乎高興得要跳起來，以為今天出乎意料之外，這麼快便成功了。他臉上漾開了笑紋，凝神的聽她說。聽到後來，他臉上的笑紋消逝了，

她那幾句話是：

『如果我不能做的，希望你不要勉強我。你給我考慮一下。』

白大夫不便再說下去，他走了。她送他到門口，見白大夫走過了教堂背後那一個小山嶺，她才回來，給自己下了決心：一個上帝的女兒是不能參加戰爭的，怎麼能夠幫助軍隊呢？我要是這樣做，上帝是不能赦免我的罪孽的。

白大夫回來沒給尤副部長董翻譯提起這件事。他是一個好勝的人，覺得他親自和賀小姐說都沒有成功，是沒面子的事。董翻譯追問的時候，白大夫不好說已經成功了，但也不好說沒有希望了，他總是含糊糊地說：『快了，快了。』或者說：『她的確是不大容易說服，要慢慢來，慢慢來。』說到最後，他自己却是充滿了信心，說：『不要緊，我一定可以戰勝她，我相信，我還有這個把握，她對我倒是很好的呀！』

嘴上雖然這樣說，可是他心裏還是擔心，他時時想法來說服賀小姐，而又想

不讓賀小姐曉得他是在說服她。他和賀小姐的往來，比剛到時更加密切，每天都要見面，不是他去看賀小姐，便是賀小姐來看他。見面的時候，白大夫事先都想好了一套，該談點什麼，他甚至一兩天不談要她幫助的事，却把這個部隊的情形告訴她，像談家常似的。兩個人一碰到面，便雙雙出去，在樹林裏，在山坡上，在坟地裏，慢慢地走着，低低地談着，常常踏盡了一個黃昏。天晚了，白大夫吹着口哨，送賀小姐回去，一直送到那個小山嶺，白大夫看她走到教堂附近，在暮色中，兩個人舉起手來招了招，才真的分別了。

一天早上，大家還沒有起來，村裏只有少數的農民，揹着糞筐在拾糞的時候，白大夫又出去找賀小姐去了。勤務員邵一平端了一盆洗臉水，走到白大夫屋子裏，屋子裏却沒有人，行軍床上的被也鋪好了。邵一平放下臉盆，到處找，都找不見，一直找到村邊，還是沒有。他順着去教堂的方向走去，走出二三里地，也還是找不到。邵一平急哪，一個勁往那個小山嶺上跑，把眼光向四面八方一掃，冷清清的，天空中有幾個小鳥飛過，沒有一個人影。這是山陰面，陽光還沒

照到，冷峭峭的。邵一平像一個小松鼠似的，一會工夫，竄到半山腰了。抬頭一望：太陽已昇起來了，燦爛的陽光從山峯那兒射過來，半山峯那兒有兩點黑影突出，再走前幾步，邵一平看清楚了；咦，那不是白大夫嗎？他旁邊就是那個女洋鬼子。是的，白大夫和賀小姐兩個人坐在山頭上，肩并着肩，面對着一望無邊的山的海濤，欣賞朝日慢慢從山的海濤那邊升起，太陽完全露出了那張圓圓的大紅臉。鵲雀在他們頭頂上翱翔，唱着愉快的晨歌。白大夫低聲在對賀小姐說：

『如果我自己去，你可以幫忙嗎？』

『這是另外一回事，你要我怎樣幫助都可以，我很高興去做。』

『只要你帶我到北平，我那兒有許多朋友，在城裏許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做，說不定可以募到一筆款子，可以多買些藥品回來。藥品器械買了以後，運輸方面還需要你的幫助。』

『這個完全可以。』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走呢？』

『這完全由你確定，我隨時都可以走的。』

『那麼，後天好不好？』

『他們會讓你去嗎？』

『誰？』

『部隊上。』

白大夫早想到這個問題，昨天給童翻譯暗中提了一下，童翻譯勸他不要去。白大夫看他態度很堅決，就假裝答應他，不去了。現在賀小姐提起，他想了想，

斷然地說：

『不要緊，我不告訴他們，等我把藥品器械運回來，他們即使有意見，我也可以說，我不去醫藥和器械這個嚴重問題怎麼解決呢？你知道一個外科醫生沒有藥品和器械，是不能救人的啊。』

『他們總會曉得的。』

『不，我可以做得很祕密的，一切的準備都不讓他們知道，我可以說自己到

前邊鄉村去看看，我的馬也不騎，叫縣政府給我們準備一個大車好不好？」

『好的，你得換上便衣，打扮像一個傳教的牧師，那就更好了。』

『我胸前也掛一個十字架，你給我一本聖經，我擎在手裏，賀小姐，你看我像一個牧師嗎？上帝一定會幫助我的。』

賀小姐轉過臉來對他仔細望了望，聽他說最後那一句話，噗哧笑了，指着滿嘴的鬍鬚說：

『你也相信上帝嗎？我知道，你是一個無神論者。』

『上帝不是要救人類嗎？我就是做着這種神聖的事業。我是比上帝的信徒還要信仰上帝的。』

『唔哼。』賀小姐不信任地向白大夫撇一撇嘴。

鵲雀在他們身邊啁啾着，太陽已昇到半空中，萬道金光投入山的海濤裏，村裏的農民都下地了，四野傳來零碎的人聲和輕微的脚步聲。邵一平遠遠在他們兩個人後面，他一句英文也聽不懂，就覺得他們談得很投機，一會高聲笑着，一會

轉過臉來，看着那愉快的神情，他兩肩一聳，伸出一個紅膩膩舌頭，屏住呼吸，連忙退了幾步，生怕被白大夫看見，一溜煙地跑回來，鑽進童翻譯的房間，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童翻譯，童翻譯，我……我……』

童翻譯望着他那股心慌的神情直是發笑：

『小鬼，有什麼高興的事，看你，連話也講不週全了，慢慢的說，究竟是什麼事呀？』

邵一平走到童翻譯面前，附在童翻譯的耳朵上說：

『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

『什麼？』

邵一平把聲音放得更低說：『白大夫在和那個女牧師談戀愛呢。』

『人家談戀愛，你怎麼知道，你這個小鬼。』

『我看見的，他們還在山頭上談着戀愛呢，巴巴眼，望望天，快活似神仙。』

童翻譯，你不信，你去看看。」

『我不看，白大夫不會的。』

『你不信，拉倒，等他們生出一個娃娃來給你看。』

『生出一個小鬼來，像你這樣調皮。』

『不信，童翻譯，你騎着毛驢看書，走着瞧吧。』

邵一平翻一翻眼，出去了。

白大夫和賀小姐約好了明天中午去北平，從教堂裏出發，他自己祕密到縣政府裏去要了大車。回來，也不跟誰談，把房門一關，他從箱子裏拿出一套深灰色嘩噠的西裝，和一件細藍條子的襯衣，衣服都壓皺了。他把它放在褥子底下壓平，明天帶到教堂裏，好換上去北平了。

五

×軍分區衛生部徐部長，從特種外科醫院回來，把裝着白大夫做的實習週總結報告的圖囊往桌子上一扔，他懶得去看。他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有一種溫暖和安適之感，直是想躺下來，但自己鋪蓋還在馬上，伸頭到堂屋裏一看：沒人，只見那一幅山水中堂優然自得地掛在牆上。他一頭不高興，伸直嗓子叫：

『葉和貴，葉和貴！』

沒人應聲，叫第二遍的時候，他簡直忍不住罵了：『死了，一個人也不見，都死了。』他剛罵完，葉和貴端着一臉盆水從院子那邊走來了。他遠遠聽見部長在罵『都死了』，再一看部長的臉色不好，知道部長又發脾氣了。他放下笑臉，加緊脚步，趕上前去，把那盆洗臉水放在木製的洗臉架上，解下掛在自己飯包上的部長手巾，小心地放下去。

徐部長的氣還沒消，他伸手想往葉和貴頭上打去，手剛伸出去，馬上想起自己現在是在革命部隊裏不許打人的，手就垂下來，聲調也緩和了：

『回來這半天哪，舖還沒舖好，幹什麼的，整天的耍，這點事也做不好。』
葉和貴猜出徐部長發脾氣原由，講了一句：『部長，水打好了，洗臉。』他便抽身出去，在半道上他把氣憤移到馬仗身上，『這死鬼，回來這半天了，也不知道把馬韃子送來。』他喃喃咕咕地向馬號走去。

徐部長洗過臉，他自己把那水放在躺椅前面，從軍服左胸袋裏抽出一張白的長方形的捲烟紙，捲了一隻阜平葉子烟，點起，躺到躺椅上閉着眼睛抽了起來。他的兩隻腳很舒服地放在那盆熱水裏燙着。他閉目遐思，想起從前在城市裏的舒適生活，這時如果在洗澡堂裏洗個澡，兩隻腳伸出去讓修腳的慢慢地捏，那是多麼安逸啊，可是戰爭把他帶到這樣荒僻的山溝溝裏來，不要說是修腳的，連找一個像樣的澡堂子也着實的不容易了。他沉醉在過去的生活裏，覺得像他這樣的技術人材在這兒工作，說句一點也不誇張的話，簡直是受委屈。憑他這一手技術，

在那個城市裏不過得舒舒服服的？

葉和貴揹着草綠色的馬韃子回來，從裏面抽出天藍色素綢的厚棉被，和雪白的褥單，一一舖好，然後走到徐部長旁邊，輕聲說道：

『部長，舖好了。』

徐部長這時閉着眼睛正想到要是在外邊澡堂子裏，洗過澡，吃一碗糖煮白菓或者冰糖蓮子，然後吃一兩片清香爽脆的天津蘿蔔，那是多麼妙啊。聽葉和貴告訴他『舖好了』，便漫不經心地『唔』了一聲。

葉和貴到馬號裏去取行李，經過村裏運動場，吃過晚飯，部裏的和衛生所的工作人員正在運動場上打球遊戲，看見葉和貴，知道徐部長回來了。徐部長是代表本分區到特種外科醫院去，參加白大夫領導的實習週，這消息早興奮了分區的衛生工作人員，有些醫生在興奮裏還多少夾有一些羨慕和嫉妒。徐部長走了之後，大家便計算着時日，那一天該到特種外科醫院了，那一天該實習了，那一天該往回走了，那一天該到了。他們計算昨天該到，許多人在村口去等，等了很久

沒見回來，今天還沒有人到村口去等，徐部長和葉和貴便在大夥渴望中回來了。醫務科長胡世範首先看見葉和貴，他放下手裏的籃球，大聲叫道：

『部長回來了，部長回來了。』

這聲音像是經過廣播電台廣播似的，一會工夫，運動場上到處響起了同樣的聲音：

『部長回來了，部長回來了！』

科長，醫生，實習醫生，看護……都丟下手裏的球，棋子，唱歌本子，像一窠蜜蜂似的，嗡嗡地擁到部長室來了。

徐部長正好揩乾腳牙子，準備往床上去躺下來，胡世範帶着大家一頭鑽進來了。徐部長心裏滿是不高興，奇怪地望着他們，臉上掛着不自然的微笑。人叢中不知道誰說出一句話，打破這剎那間的僵局：

『部長，累了吧？』

『還好。』

『部長今天從那兒動身的？』

『旺角村。』

『特種外科醫院的規模怎麼樣？』這是胡世範的聲音。

『差不多。』徐部長把實習週的事都快忘了，正沉醉在過去生活的幻想裏，給他一提，心頭一楞，想起當招呼員的事，興緻冷下去。

『實習週進行得很好吧？』

『唔。』徐部長的眼睛有點疲倦的樣子，往下垂，只瞟着一線望着大家。他像是一個被攷問的學生似的，並且這是一位對各種問題毫無興味的學生，任何問題他只是冷冷地答覆一些不具體的字眼，使得大學滿懷一肚子期望的人，提出幾個問題以後，就再也沒有勁提別的問題了，因為那答覆總不外是『還好』，『差不多』，『唔』……現在要從徐部長嘴裏探知一點關於特種外科醫院和實習週的情形，是很困難的。王醫生看出這情形，連忙站出來解圍，說：

『部長，你今天累了，明天給咱們部裏的人做一個報告。』

徐部長馬上接過來說：

『好的，明天給你們談。』

部長把『明天』這兩個字的音說得特別重，大夥懂得這是催他們快走的意思。大夥知趣地陸陸續續走了，只有胡世範一個人留在那兒。他懂得大夥今天的熱忱，並不是來看看部長，也不是想知道特種外科醫院的什麼新聞，大夥主要的只是想學習一點東西，徐部長參加實習週回來，以為可以把他們大夥的技術提高一步。看剛才的情形，大夥走出去，有點沮喪了。

胡世範站在那兒，想試探特種外科醫院的情形，用來改進本分區的衛生工作，他問：

『實習週怎樣進行的？』

『噢，別談了，真是冤枉跑了一趟，什麼實習週不實習週，名詞倒好聽，叫醫生當看護，這就是實習週。』

『這是怎麼回事呢？』

「說的是啊，醫生是醫生，看護是看護，各樣工作，在我們醫務部門中都是一個分工，叫醫生什麼工作都做，那一個人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啊。比方像我們當部長的，白大夫也要我們去當看護，給傷病員換藥，到病房裏掃地倒痰盂，這簡直是開玩笑嘛。」

徐部長氣呼呼地輪到躺椅上。天黑下來，葉和貴把部長那盞煤油燈燈罩擦得雪亮，端了進來。胡世範仍然拘謹地坐在徐部長旁邊，他有點不大相信徐部長的話，因為白大夫到過他們這兒，那技術和工作精神是他非常佩服的，這一次調各軍分區的衛生機關服責的首長去參加實習週絕對不會如徐部長所說的那麼簡單。老實說，這一次他沒有去參加實習週，心裏不大滿意，現在來探聽，又碰到徐部長的一盆冷水，弄得他也高興也不高興。高興的是原來實習週不過如是，沒去也沒有什麼；不高興的是他懷疑一定實習週不會這麼簡當，徐部長是不是有什麼原因不告訴他呢？他於是坐下來，耐心地問下去：

『白大夫還給你們講什麼課沒有？』

『講倒是講了，什麼腦顛手術，腐骨摘除術，赫爾尼手術！』

『那好極了，部長，我們正想學這些手術哩，把你的筆記借給我們看看，然後油印發到各衛生所去，在提高技術上有很大幫助……』胡世範不由地笑起來，像是一個絕望的病症，忽然他發現了什麼特效藥可以治好似的。

『我沒有記筆記。』徐部長冷冷地說，『這些我都知道，沒什好記的。』

『那太，太可惜了。』

『書上都有的，白大夫不講我也知道。』

『你當然知道，你是專門學校出來的，不像咱們這兒都是土包子。部長，你可以給我們講幾課。』

『那要看我的時間怎麼樣……』

徐部長便閉着眼睛，左腿蹺到右腿上，很斯文地搖着。胡世範看到這神情，知道自己該走了，但是還是不甘心，他硬着頭皮提出一個問題：

『白大夫對我們分區工作有什麼指示沒有？』

『指示？沒有。他有什麼指示？他的指示頂多還不是叫部長到病房去掃掃地……』徐部長輕視地撇一撇嘴，他一眼看到桌子上的黃牛皮圖囊，說，『他倒是有一個實習週的總結，你可以拏去看看。』

胡世範把圖囊遞給徐部長，從徐部長手裏接過總結來，他匆匆看了一下，隨着總結一頁一頁展開，他臉上也展開了笑容，最後他說：

『我們分區也要舉行一個實習週？』

這句話喚醒了徐部長一長串的記憶：彷彿白大夫就站在他旁邊，監督着他。臨走時，白大夫對他的囑咐，像山谷迴音似的，在他耳際迴響着。他說：

『唔，當然要舉行一次。』徐部長讓醫務科長問得實在有點不耐煩了，他有意對胡世範打了長長的哈欠，然後把眼睛悠然地閉上，慢吞吞地說，『你把總結拿去研究一下，照着上面的指示做好了。』

『你要不要自己計劃一下，在分區怎樣舉行？』

『用不着我計劃，你看着辦就是了。』

胡世範走了。徐部長鼻子哼了一聲，精神抖擻地站起來，走過去把房門一闔，生氣地說：

『這些人真不識相，行了一天的軍，剛到家就談這談那，這樣忙著幹，把人還要幹死哪。呸！』他對門吐了一口口水。他生怕再有人來，連忙又把燈熄滅，心安理得地躺到天藍色的厚棉被裏去了。

像瞎子摸象，胡世範摸索着白大夫實習週的總結。他在摸索中舉行了軍分區的實習週。這只是一個形式。軍分區各衛生單位派了代表來，也抓白紙球，也從招呼員做起，徐部長表面上也參加。他內心對這件事實在一無興趣，不過袖手旁觀，在旁邊指指點點，課也不上，一切都推到沒有參加軍區實習週的胡科長身上。一個禮拜過去，分區實習週結束，各衛生單位代表空手而去，正如他們來的時候一樣。

軍區巡視團下來，從別的分區巡視到這個分區，旁的分區實習週鬧得轟轟烈烈

烈，造成一個學習的熱潮；這個分區冷冷清清，結束以後，烟消雲散。從這次實習週工作上，更可以看出徐部長這個分區的衛生工作是最壞的一個。

經過白大夫和軍區衛生部的批評，又特地派徐部長親身參加實習週去學習，徐部長牢不可破的官僚作風，沒有絲毫改變。巡視團檢查完了，不客氣地對他工作提出意見，告訴他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一切的事不能坐在上面指揮，讓幹部隨着他的嘴說東說西來轉動是不行的。徐部長不承認，他舉出他自己參加了軍區實習週，又參加了分區實習週，還能說不親自動手嗎？一提到工作效果，便看出他參加不過是表面的形式。徐部長無話可說，他提出另一個理由：

『我最近身體不好，事事要我自己去做，實在忙不過來。』

巡視團和他沒法再談下去，回去彙報給軍區衛生部長。這時正好軍區後方醫院院長沒有人擔任，空着有一個月了，便決心調他擔任後方醫院院長。這院裏住的全是疥瘡休養員，工作比較簡單，好讓他休養一下，同時在下層鍛鍊鍛鍊。如果他的作風能因此得到改造，隨時準備調回原來的職位。

這消息一到他耳朵裏，他馬上關起房門來，整整輪了一天。他覺得衆人在排擠他，他甚至覺得巡視團團長在搶他的位置，後來想想也不對，巡視團團長是政治工作人員，不會搶他的位子，也不可能。不過，他總覺得明裏暗裏有人排擠他。他躺在床上，後悔不該留在這樣部隊裏工作，三年前被俘的時候，爲什麼拿了五塊白洋不肯走呢？這簡直失策。回到原來部隊裏會槍斃？自己不是兩條腿，不會逃走嗎？拿了一點盤費，隨便到任何一個城市，比方到上海租界，或者香港，還缺徐某人一碗飯吃？部隊裏能在這樣大都市裏找到他，不是活見鬼。

沒有任何理由需要留在這樣的部隊裏。爲了錢？在那個部隊裏雖說是醫官，可是有幾十塊錢一月，現在當部長，名聲倒好聽，只有五塊錢津貼，夠什麼？別說薪水，當醫官的時候，遇到上面發救濟費，他伸手撈一把，三百四百不爲難；領藥的時候，更有一批進賬，公家的藥品每日隨便往家裏帶，只要多開兩張處方往藥房裏一放，神不知鬼不覺。一月一兩百進賬不稀奇。在這個鬼部隊裏，哼，你想撈點油水嗎？比登天還難。藥房裏有司藥，部長不能隨便拿藥；保健費倒是

有，一個蘿蔔一個窩頭，每人領多少全有定數，一個也不能扣。向管理科也不能隨便領東西，管理科長月終的賬要給政治委員過目簽字，額外多點，馬上就有不三不四的話，誰也聽不下去。一月淨掙五塊錢夠什麼？

吃嗎？簡直不能和從前比。從前嗎？嗨，每頓四五個菜，魚呀肉的，還得來個二兩酒。下小館更是常事。現在對部長，說是優待，大灶一個菜，部長兩個菜，誰希罕這兩個菜，要是在從前，三個菜也吃不下飯，起碼得四個菜。菜不夠嗎？自己可以拿錢添。現在就是自己要添，那兒來的錢啊？現在精神不好，就是營養不良，一個人營養不良怎麼能工作，笑話！

講起穿來，更不必提。過去全身全是呢子軍服，筆挺，嶄新，逢得禮拜六禮拜天還得換上一身西裝，到處蹦蹦跳跳，多安逸！現在成年四季是這身粗布衣，大家一樣，沒有上下，軍裝上連表明階級的領章符號也沒有，沒有一個大小，成什麼體統？要是在外邊，這身衣服怎麼見得人？朋友們看我穿得這樣，不要笑死了嗎？

想起那個時候的禮拜天，可樂極了。三五個朋友出去，開個房間，八圈麻將還不過癮，只少十二圈，有時贏個三五十，口袋裏滿是錢。賭完了，上窯子裏一坐，挑個漂亮的窯姐兒過一夜，痛痛快快過一個禮拜天，這才像個樣子。那像現在，又不准賭，又不准嫖，一個人只准討一個老婆，那有這個道理？那個部隊裏，那個官長沒有一兩個姨太太？一個姨太太的，都嫌寒儉，說不出口。這兒倒乾脆，只准有一個老婆。有了老婆，就不能再和旁的女人勾勾搭搭，動不動就是什麼『影響』啊，『威信』啊這些大帽子來了。

剛參加這個部隊工作，老實說，實在過不慣，到處都齟扭，十足像個養媳婦。首先自己是個俘虜，人家不殺你，就算好了，還能有什麼要求？逢事學別人，別人怎樣做就怎樣做，過去那一套收起來不談，開頭，可真不容易啊。看看大夥兒都是這個樣兒，有什麼話好說？比部長高的，軍區首長都和大夥兒一樣，一個軍分區衛生部長能提什麼要求？

徐部長閉上眼睛，仔細想想這個理由不充分。他爲什麼要這樣吃苦呢？別人

是爲了革命，他嗎？什麼也不爲。他家是中等家庭，有吃有穿，年年還有餘糧，可以幫別人一點忙。他不要革命。憑他的技術，生活會過得更好。什麼革命，什麼政治，他起先一點也沒興趣。叫他參加革命，他不幹；叫他給革命部隊的傷病石病動手術，這個倒可以，幫幫革命的忙。他覺得自己比從前已進步得多了，省吃儉用，不貪污不腐化，跟大夥一塊吃苦，還要說什麼『官僚作風』，硬是排擠他。要說徐某人有『官僚作風』，哈，你們眼光小，沒見過市面，在從前那個部隊裏，別說大官，就是二個小營長，你瞧，那架子，在營部裏就找不到他，什麼事都是手底下人給做了。那才是『官僚作風』呢。現在連想打藥和費一下，都不敢，怕人家說二話，什麼軍閥啦，『帽子』又來了。簡直癢手癢腳像個養媳婦，還要說什麼『官僚作風』呢，滾。

這樣待下去，實在沒味。從部長降到後方醫院院長，他拿什麼臉去見人？想到這兒，徐部長一骨碌從床上跳下來，在屋子裏漫無目的走了幾圈，走到掛圖囊那兒站了下來，從裏面抽出一份五方之一的軍區南線的軍用地圖來，在燈光下

面，他順着平原的鐵路線看過去，出這邊區域不到二百里地的地方，他知道便是從前那個部隊駐紮的地方，過去豪華生活的美景，在他面前張開一幅誘人的圖畫。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那塊地方。他不一定能到駐紮那兒的部隊裏工作，但從那兒可以到城市裏去，可以回家。

回到床邊，他從枕頭裏抽出一個小白布包，裏面有他積聚下來的五十塊錢，還有三個金光閃閃的戒指，這是他被俘虜時候帶來的，想不到今天居然用到它。把它放在手掌中，對着三個金光閃爍的戒指翻來覆去，看個不停。他臉上也閃着金光，笑了。

院子裏飄浮起細碎的脚步聲，這時候，該半夜了，那兒來的脚步聲？他想一定有人在監視他，知道他要逃走，特地派人到他院裏來巡視。是誰呢？一定是巡視團搞的鬼。徐部長連忙吹滅了燈，把金戒指和鈔票匆匆包好，藏到枕頭裏。他躺到床上去假裝睡覺，眼睛閉着，還有意打出鼾聲。可是怎麼也睡不覺，外邊的聲音他聽得清清楚楚：有人輕輕地走路，還有草的細碎聲音。他氣憤得心卜通卜

通跳着，自己喃喃地說：

——不放心我，爲什麼要派我當衛生部長？當了部長，又怕我開小差，派人來監視我，呵，原來我還是一個俘虜！我不能忍受這樣待遇，我要抓住他問個清白，是誰派他來的。

他悄悄從床上起來，躡着足尖，屏住呼吸，慢慢走到窗前，他用舌尖濡濕了窗戶上的白麻紙，眼睛從那個小洞裏望出去，咳，真有一個黑影子，正在牲口槽那邊，背朝着徐部長。因爲對方在暗中，看不清什麼模樣兒。徐部長想，一定是那個人聽見他起來的聲音，逃避不及，就把臉掉過去，怕他認出人來。正想到這兒，那個人把什麼東西往槽裏倒，胳膊動了兩動，突然轉過臉來，面孔正對着徐部長的視線，走到月光下，現在看清楚了：天呀，原來是房東給牲口添草料，他手裏拿着一個空升子。徐部長的神經鬆弛下來，腦筋也漸漸冷靜清醒。覺得自己太魯莽，衝動，幸好剛才先在窗口看看，沒衝出去，要衝出去，不是笑話嗎？他躺在床上，早一點鐘以前，自己也沒想到要逃走，更沒跟第二個人說過，誰會知

道他要逃走，馬上就派人來監視他？這不是自己嚇唬自己嗎？

他走回來，這次真的躺到床上想睡了。剛才太緊張，枕在枕頭上，自己可以聽見神經急遽跳動的音響。他睡不着覺，計劃還是明天就走，遲了，真的被人知道，那可不是玩兒的。可是便衣呢？穿這身『老虎皮』却走不出這個區域，就是走出去，到了那邊，一看到是這邊的軍人，還不捉了去，又當俘虜？那才是有苦說不出。一定得找一套便衣。先到某縣，說是到游擊區檢查衛生工作，換上便衣才方便，進了遊擊區，半道上岔過去，過了鐵路，走幾十里地便到了那邊，什麼事也不要顧慮了。葉和貴要不要帶去？帶去太麻煩，礙手礙腳；不帶去，不是叫人疑心，誤了事反而不好；還是帶去吧。到了遊擊區，一支吾，把他摔掉，不是太容易了。事情都想得停當，心也平靜下來，他沉入美麗的夢境。

第二天，徐部長意外地起來很早，態度也特別和氣，他告訴政委要到遊擊區去檢查一番下面的衛生工作，調動工作之前，好對軍區提一點改善分區工作的具體意見。出去三兩天就回來。政委覺得徐部長忽然對工作有這樣負責的精神，一

定是受白大夫的影響，大爲稱贊，同意他去。臨去時，還送到村邊，徐部長和葉和貴都騎上馬一同走了。

六

白大夫到縣政府的那天晚上，童翻譯接到第三軍分區司令員的電話，問：白大夫親自要牲口，明天出發，但不肯說上那兒，態度很機密的樣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果要到游擊區去，事先要有部隊保護才好，不然遭遇到敵人，會受損失的。童翻譯當時就想起早幾天白大夫想去北平的事，這兩天碰到人，總是催人快點做事，把未了的事辦完，做個結束，像是有遠行的樣子。自己却閉口不談要上那兒去。第三軍分區司令員聽到這情形，他像是聽完部隊派出去的偵察員的報告以後一樣，他馬上就判斷這情況：白大夫一定是要上北平去。他的意思是要童翻譯馬上去問白大夫，真要到北平去，就勸他不要去，在路上被敵人發覺，一定會扣留他的。童翻譯不同意這樣做，白大夫這兩天壓根兒沒提要上那兒去，怎麼好問呢？問他，他也不會老實告訴你的。童翻譯提議：把這件事報告給軍區聶司

令員，看他的意見怎麼樣，要是不讓他到敵佔區去，馬上就回電來。第三軍區司令員同意這個辦法。

夜裏三點鐘，童翻譯收到第三軍分區司令部轉來聶司令員的電報，他本來想立刻擎着電報去找白大夫，看不久天快亮了，省得打攪他，就沒去。反正縣政府牲口沒準備好，他天亮時候不會走的。他先在燈下看了電報，那上面是這樣寫的：

三分區轉白大夫

有要事即返軍區

聶

早上，童翻譯擎着電報走進白大夫屋子，白大夫正從褲底下取出他那身深灰嘩嘩的西裝，和那件還是有點皺的襯衣，他見童翻譯敲門進來，旋即把褲子蓋

上，轉過身來，遮住沒有蓋好的西裝。

董翻譯把電報唸完給他聽，白大夫不解地問：

『什麼事？什麼要緊的事？』

『不知道。』

白大夫兩手叉着腰，低着頭，抽着烟，在思索。他走了兩步，又返回來，踱着方步，摘下嘴上的烟，往地上一扔：

『有什麼要緊的事，要我即刻回去，我在外邊工作還沒完，怎麼能回去？我不去。』

白大夫臉上氣得發白，一屁股倒在床上，躺了下來。董翻譯走過去說：

『這是聶將軍特別打來的電報。』

那意思就是暗示白大夫，這是軍區的命令，不好不去的。白大夫也懂得，他坐了起來，懷疑地問：

『是不是有重要幹部受傷了？』

『電報上沒有說明。』

白大夫在屋子裏踱着方步，走了幾圈，坐下來，又問：

『是不是聶將軍不舒服？要我即刻回去。』

這個童翻譯也難做肯定的答覆。白大夫坐了一會，不耐煩，站了起來，又是踱方步，拿出一隻烟來抽，剛抽了一會，旋即又從嘴上摘下來，扔到地上去了。

『你可否先回去一趟，』童翻譯建議道，『把聶將軍的急事辦完了，再回來。』

白大夫一個勁在搔着自己頭髮，他的頭上前面一大塊已經拔頂，光禿禿了。

他急着說：

『這怎麼可以，這怎麼可以，我明天還有事呢。』

『有什麼事？我可以給你做嗎？』

『你？』白大夫望了童翻譯一眼，『忽然想起剛才講話有些冒失似的，連忙改口道，『沒有什麼事，真的沒有什麼事。』』

白大夫的心情稍爲平靜一些下來，他靜靜地坐在董翻譯對面，閉着嘴，一句話也不說，足有兩隻烟的功夫，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說：

『好吧，明天六點鐘動身，連夜趕到。』

『你不是說明天還有事嗎？』

『唉，不去了。』白大夫看看這幾天暗下準備的計劃已完全給這個電報打破，不可能實現了。董翻譯再一追問，才把它公佈出來，『我本來和賀小姐約好了，明天一同去北平，我把要買的藥，羊腸線，麻醉藥，手術器械……都寫好了一張單子，準備帶去買。我的西裝也理出來了……』白大夫打開那未蓋好的褲子，拿出他那套深灰色的西裝說，『我沒跟你說，我怕你們知道了，一定不會讓我假冒這個危險的。』

『你可以把單子交給賀小姐去辦。』

『但是我去有很多方便，北平我有不少熟人哩。我可以選擇，我可以募捐。我瞞着你們和賀小姐計劃好了路線，服裝，運輸……一回去，什麼都完哪。』他

沒有把賀小姐不情願去說出來。

『這些事賀小姐都可以給你代辦，買藥品器械，需要多少錢，不夠，可以先從三分區那兒拿，然後轉賬好了。』

『錢的事倒好辦，我沒給賀小姐商量，不知道她肯不肯哩。』他想起最近賀小姐聽他談了許多這邊部隊和老百姓的事，有些不了解的地方都清楚了，很爽快答應他一同去北平，可以看出她的態度不是從前那樣堅決了，反正給她錢買藥，他去不去都是一樣的。白大夫有把握地說，『我現在給她講一講，也許會肯的。』

白大夫從黑紋皮皮包裏清理出一張購買藥品和器械的單子，望着單子直搖頭，在董翻譯面前晃了晃，說：

『噫，你看，我什麼都準備好了，這個電報要是晚兩個鐘點來，我就走了。現在我得給賀小姐商量去，她還在教堂等我哩。』

他站起來，拿着購物單走了。走到門口，他又走回來，對董翻譯說：

『董，請你給我辦一件事；通知縣政府一聲，今天牲口不要了。』
董翻譯早已心裏有數，沒詳細問他，只是點頭，答應給他去通知。

賀小姐雖然答應白大夫給他代辦，移到第二天動身，白大夫還是一肚子氣，一宿翻來復去睡不好。天才毛毛亮，他便起來了。草草收拾一下，一會功夫，便準備停當，氣生生地站在村口，看手上的夜光錶已經五點五十分，他們還在村裏沒動身，便叫邵一平去催。邵一平一口氣跑到董翻譯面前，說：

『老頭子在村口催呢，快走吧。』

董翻譯幫助招呼了一下，便和邵一平前來。白大夫繃着臉，冷森森的可怕，他把手上的夜光錶指着給董翻譯看：六點零一分。白大夫跨上了馬，對董翻譯說：

『昨天我講好六點鐘出發，現在已經過了一分鐘，我們走吧。』

『不等他們一會。』

『不等，誰叫他們那麼慢的，你不走，我先走了。』他斬釘截鐵地說。

白大夫兩腿挾緊馬肚子，抖一抖韁繩，棕紅色的駿馬便放開四蹄，奔跑開了，一陣風也似的，在村邊沙灘上急馳而去。

童翻譯知道白大夫並不認識道路，他生氣地一個人先走，會走錯路的。他來不及等候村裏的人了，匆匆對邵一平說：

『你快去催他們，我們先走，慢慢等你們。』

童翻譯縱身上馬，連加了兩鞭子，才氣咻咻地趕上白大夫，他也不好叫白大夫不走，便有意和他拉話，好讓他走慢點。

『清早跑馬真是一件愉快的事。』

『是的，我在加拿大的時候，我常常喜歡騎馬到野外去散步。』白大夫又想起電報的事，『童，你知道聶將軍爲什麼要打電報給我？』

『不知道。』

『聶將軍不知道我在外邊檢查工作嗎？』

『我想他會知道的。』

『那爲什麼打電報來呢？是我美國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白大夫果然走慢了。

『這個……』童翻譯心裏好笑，但他忍住了，吱吱唔唔地答着。

白大夫想一定是美國家裏有什麼事情，電報上很難說的清楚，所以聶將軍乾脆不提，怕我焦急，等見了面再告訴我，會不會我的妻子有病，或者沒有生活費用？雖然離婚了，我也有責任幫助她。否則，不會那麼急着叫我回去的。聶將軍是很了解我的工作的。他這麼安慰自己。他不再想到電報上去了，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快到軍區。邵一平他們趕上來，他們一同向軍區走去。

三天後，他們到了軍區司令部所在地——焦塘莊。白大夫和童翻譯進去找聶司令員，不在。一科參謀說：『聶司令員出去了。』

白大夫馬上沉下臉來，他的鬍鬚氣得翹了起來，說：

『聶將軍爲什麼不在家？他打電報調我回來的。』他走近一科參謀面前，把

兩隻手又在腰裏問：「你說，爲什麼？」

「聶將軍在開會。」一科參謀冷靜地說。

「在什麼地方開會？」

「你等一等，」一科參謀不慌不忙，走去搖電話，他對着聽筒裏講：

「要三〇九接電話……喂，你是三〇九嗎？……白大夫和董翻譯他們回來了，要見你……唔，唔，好的……叫他們馬上來……好……」

一科參謀掛上電話，對董翻譯說：

「聶司令員請你們馬上去，他們在蒼蠅溝開會。」

在蒼蠅溝正舉行全軍區的高級幹部會議，白大夫知道是請他參加這個隆重的會議，他的煩燥和不满，在熱烈的會場中漸漸消逝得一乾二淨。他在會上講了話，表示中加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法西斯的願望。會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得到聶將軍的同意：他可以組織一個醫療隊到冀中平原去。他把山岳地帶的醫療工作建立了差不多，好久就想去平原沒有得到聶的同意，現在才答應他。他高興得

像個小孩子似的，在地上跳了起來，把北平和賀小姐的事都忘掉了。

他把參加高幹會議的軍區秦部長拉出來，告訴他這個好消息，興奮地向他要求：

『我要盡量的輕裝，我知道平原上的戰爭是頻繁的，殘酷的，但是我必需要的藥品和手術器械，希望你允許我帶去。』

『可以。』

『我明天到後方醫院去準備一下，』白大夫一想，他改口道，『不，還是今天就去吧。』

『今天去也走不了多遠了。』

『不，總可以走三四十里地，早一點準備，可以早一點到平原上去。』

白大夫這時的思想已經飛到平原上去了，他幻想着平原上的一切景象。走在路上，一個勁地向董翻譯『平原上的醫療設備怎麼樣？』『傷病員在什麼地方？』『藥品是不是也缺乏？』……一連串的問題董翻譯都答不上來，白大夫更加着

急地要快去平原。

到了後方醫院，他已想好了要帶什麼人，白大夫向秦部長提出巡視平原所需要的精練幹部的名單：

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尤思華

醫務科長凌亮風

九旅衛生主任方國楨

醫生王道劍

白大夫把單子交給軍區秦部長，解釋這一次到冀中去，還得要尤副部長和凌科長的理由，因為那邊手術多，非還要他們當助手不行。隨後他指着『九旅衛生主任方國楨』的名字說：

『我希望你打電報把他從九旅調來，要他明天趕到。他是一個苦學的人，這

一次我帶他去，給他一個學習的機會。」

『不必打電報，他正好在這兒，前天來軍區接洽藥品的事，還沒走呢。』

『那好極了。』白大夫拍拍秦部長的肩膀說，『我還希望你幫我一個忙……』

『什麼？當然可以。』

『到平原去，你知道一切要輕裝，不能多帶東西，但必需的東西要帶，我需
要找一個木匠和洋鐵匠作兩個輕便的醫療箱帶走。』

『你和我一塊到總務科來，這個問題很容易，馬上可以解決。』

他們兩個人向總務科走去。

七

月黑夜。

烟似的夜霧悄悄地落着。

站在山坡坡上向下望去，平原遮蓋在霧的海里，迷迷濛濛的。寒冷潮濕的風，在平原上唸哨着，樹的枝葉給吹得發出沙沙的音響。

一隻輕便的部隊，大約有百把人的樣子，像一條黑色的河流，從山坡上沙沙地流下來，投入平原的海洋里，在一片迷濛里，靜靜的流着。

埋在夜霧里的村落，睡覺了似的，一點聲音也沒有。村里遠遠閃出幾點燈火，像霧海里的燈塔似的，指示着行人的方向。這隻部隊從村當中穿過，從街窗里射出的燈光，照着他們走去。前面有一個小鬼，手里擎着一個小三角旗，紅底黑字，上面寫着五個大字：

東征醫療隊

加美醫療隊已從步兵變為騎兵，成爲一隻小小的東征醫療騎兵隊。在他們前面走的，是一連步兵，今天晚上他們要把東征醫療隊護送到平漢路東去。

在村里沒有停留，也沒驚動村里的人，悄悄地走去。

在護送部隊的後面，有兩匹馬平行地走着，那上面坐着白大夫和童翻譯。白大夫嘴上刁着一隻烟斗，遠遠便可以看到他烟斗里閃爍着星星一樣的火光。濛濛的霧，細雨一樣的落在他們的臉上，身上，軍衣有點濡濕了。在霧里走着，他們兩人都沒注意這個，精神集中在談話上，童翻譯小聲地說：

『那兩天，他們都以爲你同賀小姐談戀愛呢！』

『童，』白大夫也把聲音壓得很低，說，『你想，我會嗎？』

『當然不會的，後來事實也證明了你是想和她去北平，不過，有人這麼猜想

罷了。」

『那僅僅是一種主觀的願望，對不起，我沒有照他們的主觀願望去做……』

『你和你的夫人離婚很久了吧？』

『唔。』

『你還想結婚嗎？』

『我何況不想有一個女孩子在我旁邊，可是還不是時候。在中國很少好的外國女子，中國女孩子倒是不錯，可是我不願意和她們結婚。』

『爲什麼呢？』

『我總覺得一個外國人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我不願因爲我的生活習慣，使得中國女孩子的生活遭受到痛苦，所以我還不能下這個決心。』白大夫吸了口烟，提提精神。

『夫婦間的生活，倒的確是需要協調與和諧，不然雙方都會感到不愉快的。』

先頭部隊又走到一個小村落，隊伍休息下來。前面有人傳過命令來：

『向後傳；不准抽烟，不要有聲音。』

白大夫他們也走進了村，童翻譯聽到這個命令，他爲難起來了。他知道白大夫是不能夠離開烟的，可是部隊上下了命令，軍事上要求是不能吸烟的。童翻譯走過去，指着白大夫的烟斗，很久沒有說出話來，反而是白大夫問他什麼事，童翻譯這才吞吞吐吐地說：

『部隊上不准吸烟了，大概快過封鎖線了，我在考慮你的烟怎麼辦呢？』

『這沒有什麼考慮，既然是部隊上的命令，只有服從，不抽好了。』他馬上摘下嘴上的烟斗，把一鍋還沒抽完的烟倒了，烟灰的餘火在地上發着光，他過去用腳把它踩熄了。

白大夫的動作，出乎童翻譯的意料之外，又是高興，又是驚奇。他索性告訴白大夫，部隊還不准講話，不准有聲音。

『好，我們停止談話。』他制止童翻譯說下去。

董翻譯笑了，告訴他不是現在不要講話，是出了村不要有聲音。白大夫頓時想到他那匹棕紅色的駿馬來了。要是牠走到封鎖線上，忽然叫了起來，怎麼辦呢？他走過去，從醫藥箱里取出一大堆棉花球，塞進馬嘴里，外邊用布扣緊了。馬一點辦法也沒有，吞嗎？吞不下。吐呢？吐不出。要盡情長嘶，更沒有這個可能了。

大家見白大夫塞了棉花，別人也以自己的辦法去準備了。方主任是把料袋掛在馬嘴上，跑的時候，馬是不會吃的，等牠要叫的時候，把料袋一緊，貼近嘴邊，牠就會吃，顧不上叫了。

在村子里休息了一會，又走了。

一出村子，步子頓時快了起來。在平坦的泥土的大道上，一個緊跟着一個，步調均勻地一起一落，嚓嚓地走去。

在平原密佈的據點中，他們穿行着。

忽然前面傳過話來：

『向後傳：不要掉隊，快過封鎖線了！』

大家頓時緊張起來。白大夫兩腿緊夾着馬，手裏緊抓着韁繩，準備隨時把馬放開，叫牠飛速地跑去。步行的人，檢查一下背包，摸一摸幫腿帶，看是不是鬆了。然後無聲地大踏步走去。

白大夫透過眼鏡，注視着前面，他想看一看中國北部的日軍封鎖線。隊伍從一個大村落穿出去，前面是一片沒遮攔的平原地，只是疏疏落落幾棵樹散佈在大道邊上。

走着，走着，剛好走到那幾棵楊樹面前的時候，只看見前面有一個包着白頭布的黑影子飛也似的向隊伍跑來，附着前面隊長的耳朵嘀咕了幾句，前面馬上便傳過來：

『蹲下來，不要走，不要講話。』

白大夫迅速的下了馬，和大家一塊蹲在樹下。頓時，都靜下來，一絲兒聲音也沒有，連白大夫那匹棕紅色的駿馬，也懂事地悄悄地立在白大夫旁邊，只是用

牠的鼻子在擦着白大夫的脊背玩。

白大夫以爲有什麼情況發生了，他注視着前面。一會，北面遠遠傳來空隆隆的聲音，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高，接着是一道刺眼的刷亮的燈光，像一條利劍似的，刺進平原上夜色的胸膛。燈光起處，是個黑色的怪物，這是敵人的裝甲查道車。空隆隆地震撼着大地，旋即就過去了。

剛才偵察員就是回來報告有查道車要過去，叫大家等一等再走。

大家鬆了一口氣，白大夫站起來，上了馬，又向前走去。

走了沒有五里地，白大夫忽然瞅見一條賊亮的光，像一條無窮長的長蛇似的，橫在面前。再向前一看：原來是平漢路的鐵軌。

路口上站着兩個哨兵，他們監視着三里外敵人的據點。這個連的指導員，就站在他們的旁邊。路口兩邊，約有四五十米達遠近的地方，各有一班人，帶着一挺機槍，在監視着敵人的來路。路旁的電線桿，給風一吹，發出絲絲的金屬的響。

當白大夫踏上了鐵軌的時候，童翻譯走上去告訴他：

『這就是封鎖線。』童翻譯指着南邊夜霧中矗起的一座建築，說：『那個是火車站。』

白大夫向着童翻譯指的方向望去：不到三里路遠的地方，果然有一叢房子，黑須須的，看不清楚，有一盞半明不暗的燈光，約隱約現地在茫茫夜霧裏閃着。白大夫轉過身來，看到北邊，不遠，在平地上隆起一座圓圓的怪物，像工廠裏的一個大烟囱似的。白大夫奇怪地注視着。童翻譯對他說：

『那是一個堡壘。』

後面的人，從他們身邊迅速地走過去。

『敵人不出來嗎？』白大夫懷疑地問道，『他要是知道我們通過的話。』

『敵人不敢出來，出來怕我們打他。』童翻譯有把握地說，『就是敵人出來，也不要緊。剛才連上指導員給我說過，兩邊都佈置好了，車站附近，他們還有部隊監視着敵人哩。』

白大夫點點頭，他們一邊低談着，一邊隨大夥走去。

『這地方，白天是敵人的，晚上就是我們的了。』董翻譯指着鐵路兩邊告訴白大夫。

白大夫想：在敵人這樣星羅佈棋的密集的據點裏，他們這一隻小小的隊伍，如入無人之境，簡直是一個奇蹟。他置身在這個奇蹟裏，連聲嘖嘖地驚嘆着。

隊伍全通過了封鎖線，最後，警戒部隊收了回來，他們留在東征醫療隊的後面走。一過封鎖線，前面便接近平原的鞏固區了，不會有什麼情況，倒是後面，要防備敵人的追擊哩！

在司令部的客廳裏。

這是一間寬大的平房，中間讓兩張方桌子拼成的長方桌佔了三分之一的地位，上面鋪着一塊雪白的台布，桌子當中放着一長列菓盤：嫩黃的梨，粉紅的沙菓，冰凍的柿子，深黃的雞蛋糕，花生，瓜子，……長桌子四周坐滿了人，於是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幾個談話的單位。屋子裏四面浮起細碎的人聲，嗑瓜子的響

聲，和不時爆發出的一兩聲笑聲。

靠近門口那兒是方主任和凌大夫他們，方凌兩個人都是初次到平原，感到一切都是新鮮。方主任取了一個梨，削着皮，說：

『平原究竟不同啊，凌科長，你看這梨多好，又嫩又甜！……』

『山裏也有……』

『可是沒這個好。』

『這個話一點也不錯，』尤副部長這位沉默的老實人，他忽然參加進來，而且說了一句很漂亮的諷刺話，『平原的月亮，也比山裏圓。』

『誰講的？』方主任還不知道人家在和他開玩笑，他認真地辯解，『我可沒這麼說啊。』

他這一辯解，而且態度那麼嚴肅，引得大家哄然笑了起來，尤副部長笑得最厲害，他彷彿在欣賞自己這一句話的成功。凌大夫連忙碰了他一下，指着桌子上端道：

『小聲點，他們在談心理。』

方主任回頭向上面一看：白大夫正在和呂司令員談得很起勁，他伸了伸舌頭，不再吭聲了。

白大夫坐在冀中軍區呂司令員旁邊，他說：

『呂將軍，我來的目的就是對平原上的傷員有些幫助，也願意把山地的工作經驗和平原的工作經驗交流。我這一次，從山地帶來了模範醫院實習週中的幹部，組織了一個小小的醫務騎兵隊，願在你幫助之下工作。』

『我代表平原的軍民，歡迎你們的幫助。』

『我需要幾種材料，呂將軍可以幫忙我嗎？』

『當然可以。』

『現在平原有多少醫院了！』

『三個。』

『在什麼地方？』

『一個大的，就在此附近，小的比較遠。』

『有多少傷員？嚴重的程度怎麼樣？』

『我們這兒的衛生部，受山裏的衛生部領導。傷員的數字，嚴重的程度，希望你和衛生部長去談一點，他們知道得很具體。』

『我們到醫院去方便嗎？』

『方便，不過最近一次反掃蕩，中心醫院有不少傷員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去了。』

『在老百姓家中？』白大夫把眉頭一皺，轉動着眼珠。他心裏想傷員怎麼能放在老百姓家裏、誰來看護呢？

童翻譯看白大夫不吭聲，那神情很不愉快，便向呂司令員說道：

『你最好把傷員在老百姓家裏的情形講一講給白大夫聽。』

『在平原，不如山上，流動性大，不可能有較大的固定醫院，我們就分散在老百姓家裏……』

白大夫不等他說完，便急着插上來問：

『誰看護他們？』

『分散在每一家，都編好小組，有醫生看護，每組有固定的看護，一個醫生管幾個小組。』

『這個……：……這個……：……』白大夫遲疑地沒說下去，下面的話如果說出來，是：『這個怎麼行呢？老百姓家裏衛生條件那麼差，無論如何不能放傷員啊？你們簡直太輕視傷員了。』因為他沒親自看到實際情形，不便說下去。他對自己講，『等我去看了以後再給他們嚴重地提出這一個問題。』他沒把下面話說完，就轉問：

『呂將軍，你對我們在平原上進行檢查治療計劃，有什麼意見？』白大夫把事先寫好到各個衛生機關去的大概計劃遞給呂司令員看。

呂司令員補充了一點意見：

『這個計劃很好，這兒有一個野戰師，賀師長的部隊也在平原上，他們那兒

也有些傷員，最近他們還要打一個大戰，如果你願意去幫助的話，他們一定很歡迎的。」

「當然去，當然去，」白大夫拍拍童翻譯的肩膀，聳了聳肩，說：「這消息使我很興奮，我有機會到平原戰場上去，是一件無上愉快的事。」

方主任凌大夫都站了起來，童翻譯以為有什麼客人來，或者是有什麼事，他走過來問，原來是飯好了，來請大家去吃晚飯。

呂司令員陪着白大夫邊談着，邊走進飯廳。後面隨着其餘的客人，和司令部的首長，做陪客。謙遜一番之後，白大夫和呂司令員坐在朝南的上位。

白大夫看見桌子上全是盤盤碟碟的菜，把一張八仙桌擺得滿滿的，沒有一點空隙。當中有一大盤菜，是紅燒鯉魚，白大夫暗暗叫了一聲：「哦，魚！」他到了山地以後，半年多沒吃到魚了。但是他看完了桌子上的那些清燉鷄啊，粉蒸肉啊，紅燒蹄膀啊……他便呆住了。自己懷疑的問：「這是幹什麼呢？他們拏我當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呂司令員給白大夫斟了一杯酒，站起來，對着白大夫，把杯子舉在空中：

『我代表全平原軍民歡迎你！白大夫！』

白大夫站起來，給呂司令員碰了一碰杯，雖然把酒立時喝完了，但顯得勉強，微笑之中，却隱隱露出不滿之色。呂司令員看他的臉色有點不解了，是不是招待不週到呢？對他有什麼不禮貌的地方嗎？還是工作上叫他有什麼不順手呢？他默默地想了想，白大夫剛到，這些情形都沒有，那是爲什麼呢？他想到另一個原因，就問他：

『白大夫過路太疲勞了，是不是身體不大舒服？』

『過封鎖線沒什麼，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早就習慣戰爭生活了。身體也很好……』

『看你精神好像不大好的樣子，白大夫，你是不是飯後休息一下？』坐在下面的方主任關心地說。

『請恕我直率，』白大夫指着桌子上的那些菜說，『我覺得你們拏我當客

人，準備了這麼多的菜，太浪費，我感到很不舒服。」

呂司令員連忙欠身解釋道：

「不是的，因為你從加拿大第一次到平原來，平原的物質條件比較方便，這次只是表示一點意思。以後當然不會這樣的，也不可能這樣。」

「我是來治療傷員的，不是來吃的。這一隻軍隊是艱苦奮鬥，你們弄這些菜給我吃，不是很好的招待我，我喜歡你們像招待一個士兵一樣的招待我，……」

說到這兒，門外警備員又端着一碗海參，一碗紅燒丸子要進來，在下面一桌陪尤副部長他們的軍區參謀長，連忙走出去，搖手，告訴警備員白大夫已經嫌菜太多，後面的菜，全部不要上了。警備員摸不着頭腦，但這是參謀長講的話，絕不會是開玩笑。他不解地把菜送回伙房，說：

「別忙了，外國人嫌菜太多，參謀長說後面的菜不要了。」

司令部伙房的炊事員正好做出一碗蔞菇湯，倒在碗裏，用鐵勺敲着鍋底，他想今天司令員請貴客，得把菜做得好一點，亮這麼一手，蔞菇湯已經夠鮮的了，

他又加上了兩小勺的味精在湯裏。聽見警備員這麼說，不相信他的話：

『那有這樣的事，客人嫌菜多是客套話，我知道，菜少了他會不高興的。』站在伙房裏玩的白大夫的炊事員老張，却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說：

『哼，這還算好的呢，沒罵人哩！老頭子可真夠瞧的，每天只吃油煎山藥蛋片和雞蛋，另外吃幾片鱸片，就夠了。有一次，我給他做了一個鷄送上去，嗨，你瞧他那股勁，瞪着眼睛，指着我鼻子，大罵了我一頓，說我浪費。我浪費什麼？也不是我吃，公家叫我給他做好一點，也不能怪我。他罵了我一頓，他還是不吃，把那隻鷄，整個送給一個傷員吃了。你說，怪不怪？』

『天下真有這種的怪人？』警備員放下手裏的海參和紅燒丸子，聽得入神了。

『就是這樣的怪人，我活到四十了，也沒見過。在楊莊舉行實習週的時候，他向組織上提出了降低自己生活費，還要取消我這個伙伙呢！他要吃大灶飯。』

『取消沒有？』司令部的炊事員問。

邵一平在門外邊聽他們講老頭子，插進來說：『要是取消了，他還會在這兒放大砲嗎？』

『你這個小鬼，又來了。』老張指了邵一平一下，又好氣又好笑。

『上級當然不肯；每日給他的一百塊錢津貼，這老頭子也不要，他捐給醫院裏，貼補休養員的營養費。』

『這麼說，』司令部炊事員想了想，說，『那他真是嫌菜多了，就不要送去吧。這個菜多下來怎辦呢？』

邵一平說：『老頭子不吃，咱們會餐吧。』

『會餐也輪不到你，』老張向邵一平劃了劃自己的腮巴子說，『羞不羞，看你！』

八

五月初，一二零師師部駐在任邱縣的大株村，師的衛生部在師部前面，不到二里地的溫家屯。師部正在開幹部會議。河間城裏集中了兩千多敵人，帶着鋼砲擲彈筒，向溫家屯出發，企圖消滅師的主力。下午在齊會和七一六團接觸上了。

太陽逐漸偏西，簡直是躲到樹梢背後去了，快落土了。

透過煙霧射出混濁模糊的紅光，可以隱隱瞅見村子三面都被敵人包圍住了。敵人幾次衝鋒，全被頂住，敵人於是從村邊放起了火，順着風勢，向村裏燒去，一排房子跟着一排房子嘩啦啦地倒塌了，火勢又到處散開去。煙霧籠罩了整個齊會村，彌漫了大平原的天空。煙霧裏時不時冒出一條條紅膩膩的火舌，借着風勢，向村裏舔去，更多的房子倒塌下來了。在猛烈的火熱當中，更有敵人的砲彈和子彈，雨點一樣的落在村子裏。

堅守齊會村一營的指戰員全在村子裏。李營長看火勢越來越猛，便對他身旁的通訊員說：『告訴各連首長，把隊伍拉上房，嚴密監視敵人的行動，不要讓敵人趁火勢攻進村子。叫他們派一部人把火撲滅，快！』

通訊員飛也似的跑去了。

李營長把手裏的二十發大金面的盒子，掖在腰間的寬皮帶裏，順着牆邊的梯子，蹬蹬的上了屋頂。他擎起掛在胸前的望遠鏡，向村外看去：只見村南的那座石橋，有敵人的重機槍陣地，這和西北角上那座土地廟旁的砲兵陣地構成交叉火力網，一齊集中在村東落下來，使一營和外邊的聯系斷了。

忽然，東面離村子四五百米達的地方，響起了槍聲。李營長凝神一聽：那槍聲是自己人的，增援部隊來了。他臉上閃起興奮的微笑。敵人火力太猛了，增援的部隊一時過不來。李營長向村外四周仔細看了一下，他估計旅的主力一定把敵人包圍住了。夜裏敵人會偷偷退却的，那時上級會命令一營追擊敵人。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奪取南面那座石橋，消滅那個火力點，這樣才能夠和包圍上來的部隊

取得配合動作。他默默地想了一下，自言自語地，回答自己什麼問題似的說：『就是這個辦法。』

匍——，又是一個砲彈落在村邊。接着是一座房子嘩啦啦倒塌的震撼着大地的音響。他下了屋頂，順着牆根所控通的牆洞鑽過去，過了兩個院子，便是三連戰士住的地方。他和教導員商量了一下，就叫三連連長徐志傑集合全連戰士。一會，全連戰士在一堵磚牆背後集合了。

太陽已落土了，光線慢慢暗下來。

李營長向站在他面前的每一個戰士掃了一眼，叫了一聲『同志們』之後，他有力地伸出右手指着南方，提高了嗓子說：

『我們要奪取村南的那座石橋，消滅敵人的火力點，需要一個排去，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任務，那一個排去？』

三個排長都舉起了手，爭着要去。隊伍裏騷動起來，你一言，我一語，都爭着要自己的排去。最後，李營長選了那被稱做老虎排的二排去。他接着又說：

『由一個連級首長帶去……』

他的話還沒有講完，馬上便有一個年青小伙子，高黑的長臉子，黃顴骨，身子雖瘦，然而很結實，腰間掛着一把盒子，從隊伍裏走了出來，把手舉到帽沿，向李營長敬了一個禮，說：

『報告營長，我去。』

李營長轉過臉來一看：是三連連長徐志傑。他點了點頭，同意他去，馬上簡單嚴肅的命令道：

『用勇敢迅速的動作，奪取石橋，固守石橋！』

老虎排的戰士，旋即在原地放下身上背包，拔下腰間的刺力，嚓嚓的插到槍筒上去，站到連隊的前面來了。徐連長走過去檢查了一下每個人的武器，對李營長行了一個注目禮，眼睛一紅，向戰鬥員擺一擺手，大家都提起了槍，悄悄地，敏捷地，跟着他走了出來。

李營長見他們已經通過了一條小巷子，旋即就叫通訊員命令一連重機槍掩護

二排攻橋；並且叫機槍連長再帶一挺重機槍去附屬十一連，加強掩護二排的火力。

村裏的火小了，有些地方完全撲滅。

四面八方的重機槍都響了，格格的，像急雨打在洋鐵皮上似的。子彈帶着一股火光，橫直穿梭地射來。徐連長通過用桌子，橙子、木頭……堵住的街口，飛一般地跑到村外。房頂上一連的戰鬥員看見，連忙加強了火力，向石橋的敵人壓去。

石橋下的水向東流去，小河兩邊是池塘和沼泥，叢生着尺來長的野草。徐連長把大家領到一個窪地那兒，前面是一個四五十米達的廣場。要通過這廣場，才能到達橋邊。徐連長叫大家拔掉手榴彈的保險蓋，握緊在手裏。他自己也抽出腰間的盒子，擎在手裏，低低對大家說：

『同志們，就要到橋頭了，我們一定要把石橋擎下來。同志們，拼吧！受了傷不要緊，白大夫就在我們後面。』

『真的嗎？』一個戰士問。

『真的。』

『幹吧。』

『白大夫在後面呢！』

戰士們聽說白大夫在後面，混身頓時更加充滿了勇敢，信心，和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

徐連長命令大家單個躍進，突過前面的廣場去，準備戰鬥。

砲彈在頭頂上，帶着一種震撼人們心腑的威脅力量，嗖啊嗖的飛來，噼噼一聲，就在空中開了火。一個個通過了廣場，當徐連長躍進時，子彈撲嗤撲嗤的鑽入他身旁的泥土裏，旋即又暴戾地蹦出來。他就在這密佈的彈雨中間，躍過了廣場。過了廣場，不可能伸直了腰走，也不可能蹲着走，大家全睡倒在地上，一個個滾到河邊，悄悄地急速地向橋頭匍匐前進，肚子在地皮上摩擦出細微的響聲來。

一連的重機槍火力，把敵人壓得抬不起頭來，原先在橋頭的敵人都躲到橋下去，不敢露頭。滾到河邊的二排戰鬥員，一個個躍近了橋邊。當敵人偷偷露頭來瞭望的時候，戰鬥員已經接近橋頭，跪着，用大輪姿勢投彈法，竭力把手榴彈成排地扔過去，連續地在敵人當中爆炸開來。敵人給這猝不及防的奇襲動作所怔住了，軍心動搖起來，待他們想把重機槍掉轉過來的時候，徐連長兩眼通紅，叫着震天動地『殺』聲，領着老虎們撲過來了。就在這當兒，徐連長忽然覺得肚子上，像是給誰用勁打了一拳似的，經驗告訴他：是帶花了。但是旋即就忘記了自己帶了花，他趁着敵人間息了一下火力，他興奮地喊道：

「給老子衝啊！」

戰鬥員的手榴彈接連地投進敵人的橋頭臨時工事裏，轟轟地炸開，陣地上揚起一陣陣的塵土，直冲天空。

敵人看徐連長他們直向火網衝來的那個猛勁，嚇住了。待徐連長指揮戰鬥員接近了工事，重機槍已經不叫了，被卸開兩截，敵人扛着它，連滾帶爬地跑了，

只有掩護撤退的步兵，不時射來幾槍，一會也就稀疏下去。

徐連長他們佔領了石橋。

猛可地，石橋側翼，西南坎地方面又響起了槍聲。徐連長回過頭來一看：是敵人輕機槍陣地，轉過來壓制橋頭。他們都掩護在橋邊。徐連長馬上下了決心，給大家說：

「同志們，現在我們要把敵人的西南的坎頭陣地奪過來，不這樣，固守不住橋頭……」

「好！」大家說。

「你帶一個班固守橋頭，」他對王排長說，「我帶兩個班去奪取坎頭陣地……」

王排長看見徐連長腹部那兒，從草綠的軍服上，時不時滴下血來，知道他掛花了，但沒好直接給他說，只是指着他的腹部講：

「連長，你……」

徐連長低頭看看，沒有發現什麼東西的樣子，又看了看，然後才恍然大悟似的，按一按腹部，解下左腿上的綁帶，把傷部包起來，毫不在乎地說：

『輕傷，沒什麼……；』他好像身上並沒有掛彩似的，興奮地對兩個班的戰鬥員說，『好，我們去吧。』

西南坎地的機槍陣地，不斷地掃射過來。

王排長堅決地阻止道：

『徐連長，這樣不行，你掛花了，該退回村子裏去，我帶兩個班去拏下坎頭陣地……』

『我，一點輕傷怕什麼，——一班二班，跟我走。』他轉過來望着王排長囑咐道，『這是命令，執行吧，你要死守橋頭。我們一動，村裏的機槍會掩護我們的……』

王排長看着徐連長領着一班二班，一個個溜下了橋，伏在地上，像一個大爬虫似的，迅速地向前撲。當敵人火力稍為弱下來的時候，他們馬上疏散開去，徐

連長在戰鬥員中間，暗暗地做着手勢，指揮他們前進。

幕地重機槍響了，王排長高興得伸出頭來，遠遠望去，說：

「好，村裏我們的機槍，果然配合上了！」

他看見徐連長他們已接近到坎頭，並且蹲起來，拏着手榴彈，準備衝過去，就在這時候，王排長的臉色蒼白了；他看見徐連長忽然倒在地上，徐連長第二次掛彩了。遠遠傳來徐連長激昂的呼聲：

「同志們，往前衝呀，把陣地拏下來！」

徐連長已經站不起來，他伏在地上有勁地揮動着胳膊，指向敵人的陣地，一邊慢慢地還向前爬去。戰士劉海平留下來招呼他，一班長說：

「我們要給連長報仇！」

嘩的一聲，大家全蜂擁上去了。村裏的一連戰士，也在李營長的命令之下，配合從側面衝過來了。夾攻之下，陣地奪過來了，給一連看守着。

石橋方面響起了猛烈的槍聲，這是五團的包圍部隊，以強行軍的速度，包圍

上來了。正在運動着的企圖包圍齊會的敵人，紛紛轉移，有撤退的模樣了。

戰士劉海平把徐連長措到剛佔領的陣地上來，在一棵柏樹背後，給他舒適地躺在草地上，幾個戰士都圍了上來，默然無語地蹲在他旁邊。劉海平掏出救急包，給他把腹部的綁帶解開，——他第二次掛彩也是在腹部，把救急包按在傷口上，鮮血從劉海平的手指縫間汨汨流下。徐連長的胸脯劇烈的跳動，他咬緊牙，忍受着腹部一陣陣火燒般的痛楚。他的眼緊閉着，臉色開始蒼白起來。

兩個戰士把他運回村裏，旋即放在担架上，向後方的救護站送去。

離前線五里地的溫家屯村邊，有一座小廟，前面是一片廣場，在暗弱的星光之下，可以看見廣場上有秩序地放着一排担架，上面躺着剛從前線上抬下來的傷員，發出低沉的，嘶啞的，顫抖的痛苦叫喊，浮游在廣場上。招呼傷員的人，像慈母一樣的安撫每一個傷員，輕輕地走到傷員面前，低低地告訴他們：快輪到誰動手術的時候了。担架一直排到小廟的門口，裏面做好一個手術送出來，外面便

立時抬一個進去。

小廟裏上下四周都纏上白布，當中垂下來一盞煤汽油燈，一股酒精和血腥的氣味，從裏面飄溢出來。白大夫穿着白手術衣，面前掛着紅橡皮圍裙，頭上戴着一盞小電燈，身上揣着電池，他緊張地動着手術。

猛地，訶的一聲，一顆砲彈落在手術室的後面，爆炸開來，震得地都動了，小廟上的瓦片格格地響，砰——有一片落在地上，打碎了。

董翻譯走到白大夫面前，他正在動手術，說：

『白大夫，這邊砲火很激烈，最好能移動一下。』

白大夫連攷慮也沒攷慮，搖搖頭說：

『打戰就是這樣，前面有隊伍不要緊，應該做下去，這不算什麼。我在西班牙的時候，比這更厲害，飛機大砲更多哩。做軍醫工作就是要和戰士在一塊，犧牲了也是光榮的。怕什麼，做下去……』

『可以不可以轉移一下，後面五里地便有一個村子，轉移後，也一樣可以動』

手術。」野戰師衛生部金部長，這個小矮子，抬起徵詢的眼光望着白大夫，向他提出這個意見。

「軍醫離火線越近越好，往後移五里地，離火線遠了，傷員到達的時間也就延長，因此，會增高傷員的死亡率的。傷員越早救護越好，同樣一個傷員，早一小時救護，能活；晚一小時救護，他就會死的。」

金部長還是不放心，他以為讓白大夫在這樣激烈的炮火下工作，如果出了什麼意外，他是推諉不了這個責任的。他堅持自己的意見，試探着說：

「這兒太危險了，白大夫，我看還是……」

「危險？」白大夫抬起頭來，望了金部長一眼，恰巧和金部長期望的懇求的眼光碰到，白大夫的眼光避過去，好像說，你這人真奇怪，一個部長說出這樣的話來。白大夫低下頭去，把傷員的傷口用碘酒消了毒，一邊低語着，「火線下才危險哩，隨時都要死人。戰士在火線下都不怕危險，我們怕什麼危險？」

他又抬起頭來，質問地望了金部長一眼，金部長碰了一個釘子，沒話好說

了。

槍聲沉寂一會，大砲和機關槍又在平原上咆哮起來。一顆砲彈落在手術室的側面，打在小廟後面的牆上，嘩啦啦一聲，一堵牆倒塌下來了。一種責任感，使得金部長擔心地捏了一把汗，他是師衛生部的負責人，假使白大夫不幸出了什麼事，他會怎樣呢？他會受到處罰的，而且無從聲辯。可是白大夫又固執自己的意見，金部長想來想去，到頭還是一個沒辦法。最後他給自己想了個法子：盡量和白大夫緊緊地靠在一塊工作，假如有什麼意外，他願意和白大夫共同分担，別人再不會有什麼話說，他內心坦然了。他緊緊站到白大夫的側面去。

白大夫做完了一個手術，放下滿是鮮血的彎刀，鬆了一口氣，對金部長說：「你去告訴他們，有腦部胸部腹部創傷的，不必等登記，馬上就來告訴我。」

金部長走出了小廟。小廟前面是一片黑烏烏的廣場，那兒有秩序地躺着一排一排的傷員，一陣陣叫痛的呻吟聲從各個抬架上昇浮起來，混成一種痛楚的交響

樂，震撼着人的心靈。在黑烏烏一片中，有一個穿着白衣的護士，提着一盞馬燈，來回的晃着。

劉海平他們抬着徐連長，簡直是用跑步向救護站走來，等到看見小廟裏透露出來的煤汽燈的光亮，步子才稍爲放慢了一點，身上的汗已經流得像雨一樣的了。劉海平把担架放在廣場上，正想過來打聽，那個提着馬燈的護士，手裏擎着傷員登記簿走過來了。他把傷員姓名，部隊番號，傷勢都一一登記上，發給傷員一個白布條條，上面寫着『第四十二號』，用別針別在徐連長的胸前，叫劉海平把傷員放在廣場的左端去等着。

金部長看見新來了傷員，他輕輕地走過去，護士用馬燈照着，讓他檢查傷員，是腹部創傷，便叫劉海平把傷員抬到小廟門口，對劉海平說：『你等一等。』

金部長進去告訴白大夫，白大夫立即放下手裏的手術，叫金部長趕快把傷員抬進來。徐連長躺在手術台上，臉色已蒼白得不像人樣，連痛楚的喊聲也叫不出

來了，嘴裏不時吐出游絲一樣的呼吸。白大夫給他解開衣服褲子，敏捷地進行檢查：是腸間膜的動脈管破裂，大量出血，使得腹間積滿了血，褲子黏在肚子上，費了很多時候，才慢慢拉開。但腹部內部的創傷，還不清楚。

白大夫把他腹部從中剖開，取出一截截紅膩膩的腸子，透過白金邊的眼鏡，他仔細地一段段的檢查。把沒有創傷的腸子用鹽水紗布包着。檢查出創傷是橫結腸和降結腸，上面有十個穿口和裂罅。檢查完了，立即把完好的腸子放入腹內。小廟裏靜靜的，連白大夫沉重的呼吸也逃往，聽不見了。方主任的眼光隨着白大夫的手轉動。白大夫像一個熟練的裁縫似的，用羊腸綫把受傷的腸子上的穿口和裂罅一一縫合，他轉過臉來對金部長說：

『準備木板。』

金部長出去拏了兩塊寬木板進來，靠牆放着。

前綫的砲聲，已不常聽到，只是繁密的機槍聲還在叫囂着。

縫好腹部，他從醫療箱裏，拏出一套木匠傢具，用鋸子鋸着木板，對站在他

旁邊的方主任說：

『一個戰地的外科醫生，同時要是木匠，縫紉匠，鐵匠，和理髮匠，』他伸出四個手指來說，『有這四匠，才是好的外科醫生。』

他幾下子把木板鋸斷，又用鉤子鉤了鉋，一個靠背架馬上就做好了。徐連長從手術台子上給抬下來，白大夫手裏擎着『靠背架』，童翻譯和劉海平他們把徐連長安置在村裏衛生所的病房裏，親自給他用靠背架靠上。他知道手術後，徐連長呼吸一定很困難，這樣靠上，呼吸就容易了。徐連長躺好之後，他對衛生所的劉醫生說：

『一個禮拜之內，傷員不能吃任何東西，只是用糖鹽水給他做點滴灌腸，口渴的時候，可以用水嗽嗽口。』

他急忙走出病房，又回轉頭來，囑咐道：

『你親自招呼他，注意病人的變化，——不要疏忽。』

他看了徐連長一眼，見他閉着眼睛，靜靜地躺在靠背架上，才放心回到小廟

的手術室去。那兒尤副部長和凌亮風在繼續白大夫的工作。現在白大夫洗了洗手，又開始和他們一同做手術。他做手術時，心裏還是惦記着徐連長，怕有什麼變化。一小時後，他和董翻譯匆匆到村裏衛生所去，衛生所的劉醫生端端正正地坐在病人旁邊，在注視病人的動靜。白大夫把步子放輕，慢慢走到病人面前，壓低了嗓子，用着耳語一樣的小聲問醫生：

「病人經過怎麼樣？」

「還好，很安靜。」

「有什麼變化沒有？」

「沒有。」

「脈博怎麼樣？」

「還是很弱，無力。」

「呼吸呢？」

「有點困難……」

白大夫擎着一隻洋臘燭，走到病床旁邊，向病人臉上照了照，用手輕輕按着他的胸脯，低下頭去聽一聽，呼吸果然有點困難，不暢，很慢。他一檢查，原來是病人躺下來一點，位置不合適，所以困難。他放下洋臘燭，給他移上了一點，徐連長無力地睜開一下沒有光芒的眼睛，旋即又閉上，呼吸比較舒暢起來了。

『有什麼變化，馬上告訴我，——一小時後，我再來看他。糖鹽水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一小時後給他做。』

白大夫從賀師長那裏得到消息，這一次戰鬥要延長兩三天，而且雙方傷亡一定很重。白大夫於是把東征醫療隊分成兩班，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尤思華和醫務科長凌亮風是一班，他自己和九旅衛生主任方國楨是一班。宣佈以後白大夫叫尤副部長和凌科長去休息，凌科長已走到臨時救護站的門口，尤副部長却遲疑地沒走，

他想他們應該先做，讓白大夫去休息，把這意思告訴童翻譯。凌科長在門口暗自怪自己太粗心，竟沒想到這一層，露出一付尷尬的面孔立在門口那兒。方主任見童翻譯和白大夫在談這件事，他便勸尤副部長說：

『你們早點回去休息吧，我們在這兒做。』

『你在這兒做倒沒有關係，多學幾個手術，』尤副部長跟他不客氣，直率地告訴他，『可是還有白大夫。』

方主任這一來不好說了，照他自己打算，他是想和白大夫一塊多學習，但連累白大夫不好休息也是不好的。剛才一股興頭頓時消逝，有點快快不快了。尤副部長看他那個神情，沒說下去，便接上來講：

『要末，我和你一塊做，讓白大夫去休息。』

方主任點點頭，反正他只想多學做幾個手術，誰教他都是一樣。童翻譯和白大夫談完了，白大夫堅持叫他回去休息，而且要馬上回去，明天早上來接班。尤副部長想再說下去，童翻譯暗中指指白大夫，輕輕搖搖手，告訴尤副部長沒有這

個可能，不要再說了。

白大夫走到手術台前，方主任連忙跑到他的側面去，童翻譯則站在手術台的上頭，他已經不僅是一個翻譯員，而且學會當一名麻醉師了。一個傷員做完抬出去，金部長又叫人抬上來另一個傷員，一個接着一個，一直做到天亮。尤副部長和凌科長走進來，白大夫把手裏的手術做完，他才輕鬆地嘆一口氣，帶着方主任下班休息了。

他們走出救護站，並不回去休息，向村裏的衛生所走去，巡視了一下病室，看每一個傷員手術以後的情形好不好，最後他又去了一次徐連長，回到屋子裏躺下來休息的時候，已是中午十二點了。他躺到床上反來復去睡不覺，雖然眼睛閉着，但是那些血肉模糊的傷員，斷胳膊缺腿的景象，時不時在他眼前閃來閃去，痛苦的呻吟彷彿就在他耳邊似的，聽得很真切而又清晰。許久許久，他才算睡覺了。睡了沒有一會，遠方傳來一陣轟轟的砲聲，把他震醒了，他以爲天黑了，又進入激烈的戰鬥，睜開眼睛一看：滿屋子的陽光，手上的夜光錶正指着兩點半。

他起來了，走到童翻譯他們的屋子裏，那兒響着像雷一樣的鼾聲，童翻譯和方主任正睡得很熟哩。他走到炕面前去，拍拍童翻譯的肩膀，說：

『孩子，起來吧。』

童翻譯揉着惺忪的睡眠，有點昏昏沉沉的，還沒有睡醒，瞪着兩隻眼睛望他。白大夫精神飽滿，雙手往上一舉，忽然高興得大叫一聲：

『天亮了，起來吧，孩子們。』

童翻譯和方主任清醒過來，方主任低低地對童翻譯說：

『我剛閉上眼睛，正好睡……』

『誰不是的？』

白大夫沒注意他們在說什麼，只顧想那個小廟裏能不能再容納下一張手術台，他想了想，一定可以容下，便得意地催促他們：

『快走，孩子們，傷員在等我們呢！』

『不是尤副部長他們在做？』方主任不解地問。

「跟我來就對了。」

白大夫他們走進救護站裏使得尤副部長凌科長吃了一驚，尤副部長問：

「你怎麼回來了？」

「我休息好了。」

「不，我知道你才休息兩小時，你需要再休息，我們這一班還沒做完，你們到晚上再來換班。」

「我知道這個。」

「請你再回去休息……」尤副部長懇求他。

方主任和童翻譯也想回去，他們的疲勞還沒有恢復過來，童翻譯借着這個機

會建議道：

「是不是回去休息一會再來……」

白大夫指着小廟外面放着那一大排的担架，焦急地說：

「傷員這麼多，這樣痛苦，我們休息是不應該的，要把手術做完，我才能好

好休息。現在叫我休息，我也不能好好休息的。」

「我們不是在做着嗎？」凌科長詫異地說。

白大夫轉過臉來對方主任說：

「你去催他們一下，叫他們快點送來。」

方主任走出去，白大夫又對凌科長說：

「我知道你們在做着手術，而且做得很好，你的技術比從前進步了。現在我派人添一個手術台，同時做，不是更快嗎？」

凌科長和尤副部長無話可說，回到手術台前。一會另一張手術台和原先那張手術台平行地放好了。白大夫叫方主任出去把重傷的傷員找來先做，方主任出去叫了一個左胸步槍傷的傷員來了。他單獨給這個傷員動手術。白大夫怕他做不來，悄悄走到他側後看他，要是有什麼不妥當，或者發生意外，好幫助他。白大夫看了一下夜光錶，好計算時間。方主任低頭審視着傷口，竟沒注意到旁邊有人看他。白大夫望着方主任把傷員的傷口洗淨，剪除腐肉，通過頭上的反光鏡，

隱隱看出一個黑色的小圓物體，卡在第三根與第四根的脅骨之間。方主任很細心地從肌肉的窟窿當中，把夾子放進去，巧妙而又敏捷的，把子彈頭夾了出來。方主任像是打了一個勝仗，把敵人俘虜過來，臉上堆下了微微的笑容。他把子彈頭放在膿盤裏，用小錫子夾了一塊藥水紗布，塞進傷口，另外把 B.I.P.P. 塗到貼布上去，蓋住傷口，包紮起來。傷員抬了出去。方主任緊張的心情才鬆下來，他喚了一口氣。白大夫看一看夜光錶，從手術開始，到完成，整個過程的時間，不到十二分鐘，他忍不住歡喜，走上去，雙手把方主任抱在懷裏，說：

『孩子，你的技術使我吃驚……』

『做錯了嗎？』方主任嚇了一跳。

『沒有，』白大夫呖嘴微笑，說，『你做的很好，我是說你的技術進步得使我吃驚。你簡直抵得上一個醫科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

白大夫對方主任伸出手去，翹起了大姆指，說：

『孩子，好！』

凌科長和尤副部長聽見白大夫讚美方主任，都歪過頭來瞧，尤副部長還插了一句嘴：

『方主任可用功呢，一有空就到手術室去，自己不做，也看別人做……』尤副部長只顧說話，忘記了在做手術。

白大夫抬頭看見，就吩咐再抬進一個傷員來。白大夫對尤副部長說：

『是的，我也聽說了——我們快動手術吧，現在沒有時間詳細談。』

尤副部長連忙把眼光移到傷員的傷口上。

兩班同時進行着手術。

沉寂了半天的戰場，隨着黃昏的到來，前方的槍聲又像鞭爆一樣的響起來了。小廟裏又點上那盞煤油燈，亮堂堂的了。尤副部長和凌科長遲疑不決地還是做下去，給白大夫催了兩次，結束了手上的那個手術，多做了兩個多鐘點，才下班休息。白大夫和方主任他們，繼續做下去，另外一張手術台空下來了。

做到半夜，白大夫的身體實在支持不住，眼前不時發黑，看見一陣陣金黃的

星光在閃爍，擎着鋸子的手也顯得無力，平常鋸腿一會工夫便下來了，現在要鋸很久才行。但是一想到傷員，精神便來了。這精神終於抵制不住過度的疲勞，像大海裏的泡沫似的，剛起來，便又消逝了。因為體力不行，手術做得很不順手，給一個腰部受傷的傷員取子彈的時候，方主任在旁邊遞鉗子遞遲了一會，白大夫拏過來，『啪』的一記，用鉗子打了方主任一手心，很重，痛得手都有點發熱了，他忍受着。

白大夫若無其事地用鉗子去取子彈，那個傷員怯痛地擺動着。白大夫一對可怕的眼光，從傷口處移動過來，對着正在給傷員上麻醉藥的董翻譯，不滿地盯着他的面孔，驀地發出暴躁的叫喊：

『董，你在幹什麼？』

正在注視着病人呼吸的董翻譯，感到這句話很怪，從語氣裏知道白大夫很不滿意，這種無由來的不滿意，即連像他這樣熟習白大夫的，也覺得莫名其妙了，

反問道：

『不是在上麻醉嗎？』

『傷員動了，你知道嗎？』

『知道。』

『動了，麻醉藥會到傷員肺裏去的，懂嗎？』

『懂的。』

『爲什麼不按緊了？』

童翻譯按着他指示，按緊了。

『不對！』

童翻譯的手稍爲鬆了一點，傷員又動了。

『不對！做了幾個月了，怎麼這個還不會？』

童翻譯的兩隻手不知道放在那兒是好，試着照過去各種方式放，却怎麼也不對。他乾脆放下兩隻手，從不生氣的童翻譯也沒法忍受了，說：

『我怎麼放才算對呢？請你告訴我。』

「你做了好幾個月了，你不知道？還用我告訴你？」

「說我做的不對，又不告訴我怎麼做，這樣我沒有辦法和你一塊工作，對不起，我要休息去了。」

白大夫看着童翻譯矮胖的身影消逝在小廟外面的深夜裏，他惘然若有所失，自言自語地說：『你不做，賸下我一個人，我也可以做。』

村子裏鷄已叫過三遍，天快要亮了。童翻譯冒着深夜的寒風，走去把尤副部長他們拉了起來，又好氣又好笑地說：

『老頭子太疲倦了，看什麼事也不順眼，老是對人發脾氣，你們快去換換他，好讓他休息。』

童翻譯回到自己屋子裏，心裏很不舒服，他是一個心平氣和的人，今夜竟然和白大夫發了脾氣，現在連他自己也想像不到剛才他怎樣毅然決然走出小廟來的，讓白大夫和方主任留在那兒，而他自己回來休息，於情於理是說不過去的。祇想再回去，但是去了，在那樣情況之下，怎樣才能合作下去呢？他正在炕上發

楞，不知怎麼辦的時候，出乎他意料之外，白大夫修長的身子走進來了，更出乎他意料的是白大夫臉上浮着歉然的微笑，見了面劈口就說：

『孩子，不要見怪我，我實在太疲勞了。脾氣不好，請原諒我。』

童翻譯想起剛才白大夫對他發脾氣的神情，他嚴肅地望着白大夫，沒有答腔。白大夫繼續說下去：

『你也疲勞了，孩子，有兩天沒好好睡覺了，你需要休息。』

童翻譯站了起來，心裏冷靜下來，勸他：

『你也要好好休息。』

白大夫點點頭，說：

『我接受你的意見，我去休息。』

沉浸在濃黑的深夜裏的屋子，窗戶上的蔴紙已泛上了淡淡的白光。白大夫走回他自己的屋子。

第三天清晨，前線的戰鬥結束了，消滅了五百多個敵人，自己也有二百八十多個傷亡。快十一點的時候，金部長帶着賀師長送來的勝利品（日本佐官一級的薄薄的草綠色的呢子軍大衣，鵝黃色的絨氈子，嶄新的深紅色的皮馬鞍子，和本罐頭，三砲台香煙等等吃的東西。）來看白大夫了。

白大夫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喜歡，把大正十一年的鵝黃色的絨氈子舖在自己的床上，又把草綠色的呢子軍大衣穿在身上試了試，摸着下頰的鬚鬚對童翻譯笑着說：

『童，你看，我這樣像一個日本軍官嗎？』

童翻譯看那件呢子軍大衣吊在他膝蓋上面，和他這付高大身體極不適合，有點不倫不類，忍不住笑道：

『一點也不像，日本那有你這麼高的，你看這個！』童翻譯指着他膝蓋上面的大衣邊給他看。

白大夫彎下腰來一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脫下來，說：

『這是從東方方法西斯匪徒手裏繳獲下來的勝利品，很有意義的，我將來要帶回美國去。』他手裏提着這件大衣，晃了晃，忽然發現了大衣上那頂帽子，他馬上用剪子把他剪下來，給童翻譯說：

『我那幾本社會科學的書和小說，有地方放了，你看，改做一下，多麼漂亮的書袋！』

金部長接過來，說：

『白大夫，我給你叫人在洋機子上打一下好了。』

『謝謝你，要長方形的。』白大夫用紅鉛筆在上面畫了一個樣子，低下頭來看見皮鞍子，他拏給童翻譯：

『童，這個我轉送給你，你那個馬鞍子應該退伍了。』

『白大夫，賀師長派通訊員送勝利品來的時候，還請你到戰場上去看看。』

『這太好了。』

童翻譯把新馬鞍子換上，三個人騎上馬，向戰場上走去。

齊會村埋在一片煙霧沉沉裏。由於砲彈和槍彈射擊，揚起的塵土，彌漫在平原的上空，四周昏昏沌沌的，什麼事物也看不清楚。一股火藥的和死傷人身上發出來的血腥的氣味，在各處蕩漾着。走到前面去，塵土淡了一點，約隱約現的露出一片稀有的綠色，這是齊會村邊的一排綠茵茵的柳樹。大地像一個壯漢，經過了一場惡鬥之後，精疲力盡地躺在那兒，動彈不得，靜靜地躺下來休息了。

沒有狗吠，沒有鷄叫，沒有人聲，彷彿大地上所有的聲音，都在剛才戰鬥中發完了似的，現在全成了啞子。

戰場已經打掃得差不多了，現在只有部隊上的一名民運幹事，在那兒走來走去，指揮老百姓搬運勝利品：子彈，步槍，罐頭，汽水，餅乾……

一排綠樹下面是一個死水池，池子旁邊躺着五匹洋馬。那個民運幹事，一個二十多歲的本地青年，走上來對全部長白大夫他們說：

『這個死水池子前面的平地，是敵人的砲兵陣地，很多敵人集結在這兒，我們曾經向這個方向突擊，一陣子榴彈，敵人死了幾十個。可是戰鬥最激烈的地

方，是那兒，』那個青年指着一二里地外的壕溝說，『在那線上，敵人有堅強的工事，就在這兒，七一六團的徐連長佔領了那個石橋，截斷了敵人的增援部隊，我們的主力出擊，對敵人壕溝裏的主力強襲，一槍也沒放，全用手榴彈和大刀，一傢伙衝上去，金部長，就在那個壕溝裏消滅了靠一百的敵人！』

這青年講得眉飛色舞，白大夫聽重翻譯給他講，也慢慢入神了。民運幹事想起了徐連長，問白大夫看見這個傷員沒有？

白大夫點頭，說是看見了。

『他的傷不重吧？』軍隊裏忌諱說死的，傷不重的意思就是性命沒有關係吧？

『傷很重，但是不要緊，危險期快過去了。』

他們一同向村子裏走去，在一片打麥場上，那兒有規律地停放着幾列大車，上面堆滿了敵人的屍體，場子上還有數十具屍首等大車來裝，有的還好好的戴着鋼盔，有的頭已不知去向；有的腹部已經炸開了，但是上身還很完整，紅色的金

邊的肩章在強烈的陽光下照耀着；這些屍體都如同臘人一般，靜靜地躺在那兒。

童翻譯在屍體當中走來走去，他像是進了臘人陳列館似的，看了一會，他忽然奇怪起來了，他從小一聽到人講到死和鬼就會毛骨悚然，怕起來了，現在面對着這些屍體，竟然一點恐懼的感覺也沒有，而且很興奮地在注視每一個屍體的具體情形，暗暗計算着屍體的數目。他把這個奇異的變化告訴了白大夫。白大夫思索了一下說：

『我們對法西斯匪徒應該這樣的，不要怕，有什麼好怕的？這些法西斯活着才真的可怕呢，多死一個好一個。我們應該對同志們說，』他轉臉來望着青年民運幹事，『再多打幾個這樣的勝仗，越多越好？』

青年點頭而笑，彷彿他承受了這個任務。白大夫取出一把小刀，這小刀是上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上買的，跟他將近二十五年，他用這小刀割下一個屍體上的少尉階級的領章和肩章，收藏在口袋裏。他們走出打麥場，白大夫拍拍金部長的肩膀，說：

「在這幾天當中，我們能把英勇的指戰員的手術做完，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現在，我們又親眼看到法西斯的屍體，我好像得到無上的安慰，你們覺得嗎？」

「我和你同樣的感覺。」

青年從旁接上來說：

「部隊裏聽說這次你們好幾夜沒睡覺，都很興奮，白大夫，這次，你們太辛苦了。」

「辛苦嗎？不。你們還不是一樣的，不，比我們更辛苦的多了。你們的成績，就是打麥場上的數百具屍體，我們的成績是已經躺到床上的很舒適的傷員。」

一股喜悅的情緒在白大夫心裏蕩漾着。

九

『開會哪，開會哪！到俱樂部開會。』

軍區後方醫院，指導員張英從村那頭走過來，對着護士班住的臨街的窗戶叫喚，裏面有人輕輕地答應：『來啦，來啦。』張指導員又對着窗戶裏面說了兩句：

『通知護士班的人，都到俱樂部裏來，新院長給我們全體講話。』

裏面那個人『唔』了兩聲。張指導員又走到管理員的屋子，通知事務人員早一點到會，這是新院長來第一次開會，不要像過去開會，事務人員總是遲到，不是炊事員的鍋沒洗乾淨，遲來；就是飼養員等加草，晚到。這次管理員在張指導員面前拍胸脯，一定和護士班一同到齊，絕不遲到。

張英轉到俱樂部來看一看。

俱樂部 and 休養員的飯堂連在一塊。這是過去一家地主的宅子，後方醫院搬來以後，向他家商借的。一進門是四合院的房子，這院子有三丈見方，上面是一間通房，能夠容納百把個人。裏面懸着各國的國旗，正中掛着一幅孫中山的像，像的兩面伸展出去的牆上，貼着四張大壁報。通房當中橫放了二三十塊木板，每塊木板下面用兩塊磚頭墊着，木板與木板之間有規律地保持着八寸來寬的間隔，這木板是凳子。在木板的東頭，靠牆放着一塊黑板。這就是俱樂部；與其說是俱樂部，倒不如說是後方醫院的活動中心場所，來得較恰當。晚飯以後，這兒當然是俱樂部；所裏工作人員上文化課政治課，這兒是課堂；在各個壁報出版的頭一天晚上，這兒是壁報編輯部的辦公室；每次請人報告或者是首長講話什麼的，這兒又是會場。俱樂部外面那一大片的院子，是飯堂；下雨的時候，就暫時移到俱樂部裏面來。

張指導員仔細看了一下俱樂部，見已經佈置好了，他便回到院部裏去。護士，事務人員，醫生，文書……大家陸陸續續的到了俱樂部。一些精神好的休養員，

聽說今天歡迎新院長講話，三三兩兩也走進俱樂部坐了下來。等到張指導員陪着新院長進來的時候，木板的凳子上已坐滿了人，黑壓壓的一片。新院長屁股後面跟着一個警衛員，掛着駁壳槍，那槍柄上面的穗子在風裏飄呀飄的。他是葉和貴。

新院長是×軍分區衛生部徐部長。

徐部長出現在游擊區的支隊部的時候，他身上已換了便衣。支隊部的傷病員，聽說徐部長到下面來檢查工作，躺在床上上的重傷員，高興得彷彿病忽然減輕了似的，最重的傷員也覺得他的傷口不要緊，徐部長來了，一動手術，很快就可以好了。輕傷的都跑到支隊部來看他，圍繞着他問長問短，大夥都覺得徐部長和以前不同，沒有架子了。徐部長在這樣熱情的歡迎之下，順水推船，他只得認真的和每一個傷員檢查，治療。傷員還沒檢查完畢，城裏的敵人出動一千多人，對這個區域進行小規模的掃蕩。支隊部派了一支隊伍去襲擊敵人的據點，支隊的後勤部份轉移到山地，徐部長和傷病員也一同轉移。敵人對這一支非戰鬥部隊追蹤過來，他們被迫轉移到深山裏，在只有五家人家的一個荒村裏停下來。傷病員只帶

了糧票，沒帶糧食，這五家老百姓也沒有什麼餘糧，糧票取不到糧食，正發愁的當兒，轟的一聲，敵人搜山的少數部隊追上山來了。幸好後勤部份有的是手榴彈和槍支，輕傷員臨時武裝起來，和保衛後勤的一小部份的武裝，選擇了險要地方佈置開來，待敵人快上來的時候，一陣突襲，敵人以為碰到主力，搶回陣亡的五六具屍首，這才退走了。勝利興奮了荒村，興奮了徐部長。一個傷員在這次防守中又受傷了，在肩部，是擦傷，徐部長連忙給他洗乾淨，包紮好。那五家老百姓的米櫃裏還有少許糧食，部隊怕老百姓不夠吃，沒領糧食。大家把自己帶的餘糧，七拚八湊，夠吃兩頓稀飯，怕徐部長吃不飽，特地給他撈了兩碗小米乾飯，又給他買了一點辣椒鹹菜，炒了一盤送去。別人只是稀飯裏放點鹽，就對付過去了。徐部長看到戰士受了傷還要打戰；打完戰，只吃點稀飯；他對着那兩碗乾飯和炒菜吃不下去。他端出來，放在傷病員當中，他要和大家一塊吃稀飯。可是沒一個人動他的。他自己拿了一個碗去裝稀飯，在半道上給支隊部的指導員攔住了，把原先那碗小米乾飯放在他的面前，說：

『徐部長，你這樣忙，到下面來給我們看病，飯總要吃飽的，不能餓着。』

徐部長說吃稀飯也可以飽，但他不同意：傷員們吃稀飯慣了，不礙事；并且傷員吃飽了就躺下，不做事，吃稀飯頂的住。還有許多傷員要徐部長看，徐部長要吃得飽飽的，才能做事。徐部長望着那碗黃嫩嫩的飯，依然吃不下去，指導員把辣椒鹹菜推到他面前，用着哀求的神情說：

『部長，你吃飽了，就等於我們吃飽了；你的身體健康，就是我們的身體健康，比我們的身體健康還重要，有了你，我們這兒的傷病員就有了保證，你爲我們把飯吃了吧。』

徐部長含着感激的眼淚，端起了飯碗，舉起筷子來，却吃不下去。他知道自己是一個要開小差的逃兵，他沒資格接受大家對他的優待，更沒資格聽指導員勸他的那些話，看到這些可愛的傷員，他打消開小差的念頭，他要留下來把所有的傷員治好。但一想起白大夫，和自己要降級使用，調到後方醫院去，是一件不體面的事，他不能忍受。想到個人的未來，他要給自己找條出路，還是逃走好。

不過轉進到山地增加逃走的困難。雖邊區的邊線遠了，道又不熟，他想向老百姓打聽一番，可是這個荒村小到只有五家人家，一露了口風，別打草驚蛇，走不了，反而暴露了自己，那是不利的。

他勉強吃了一碗乾飯，就再也吃不下去了。他心裏想：乾飯還是留下你們自己吃吧，我是要走我自己的道路的。要是現在吃多了，第二天你們發現我走了，更會被你們罵的。寧可少吃，對於自己的良心上可以得到少許安慰。傷員見他第一碗吃完，又給他裝了一碗，他旋即冷冷的推開，自己想：這不是逼我嗎？我不想吃，硬要我吃，吃了好叫我不走嗎？就是不吃。他又怕弄僵了，不好，便說：

『你們留着吃吧，我吃的機會多着哩！』

所謂機會是指他逃到外面，可以隨使自己要吃什麼就吃什麼。這是他的心思，不料信口說出，有恐露出馬脚，旋即不露痕跡地補上一句：

『我將來回到軍區工作，——可以可以……』

話沒說完，他臉上一陣紅暈，覺得他的話騙了人又騙了自己。他怕傷員們追

問他下去，連忙岔開話題，說：

『快收拾碗箸，上午沒換完藥的，趕快來換藥……』

換過藥，他走到村邊，對着山下深深的呼吸。他尋找着下山去的每一條路，在綿綿不斷的山巒中，時隱時現着白線似的小道，順着山勢望下去，約莫十里地遠近以外，便是一望無邊的平原，錯落地散佈着大小村莊，還有黑烏烏的一大叢房屋的，是縣城。他的心隨着視線，進了城，過了敵區，到了邊區以外的地方，他渴望想念着的地方。他癡癡地站着，竟忘記天慢慢黑下來。

晚上。徐部長睡在床上，老是睡不覺，想起來下山去，一想到山下在進行着戰事，便有點猶豫；再一聽到傷病員痛楚的呻吟聲，和白天傷員勸他吃乾飯的情形，就更加彷徨不定，他想離開這兒的心，給一種力量拉住，但邊區以外的繁華世界也有一股力量想抓他走，他的心就忐忑不安了。在軍分區下的決心，現在如一個鐘擺，向左右兩邊搖擺着，他不知道怎樣才好。

他在失眠狀態中，迷迷糊糊過了一個悠悠的長夜。

第二天，支隊部的後勤部分，奉命調到根據地了，徐部長邁着遲豫而又懶散的步伐隨隊伍走着，在鞏固區住下來了。雖邊區的邊緣更遠了，那一身便衣漸漸失去了效用。大家因為反掃蕩過份疲勞，到鞏固區域，全洗澡換衣服，徐部長洗完澡還想着便衣，指導員給他送來一套新的粗布黃軍服，要他換。他不要，說就穿這身衣服，等回到分區再換。指導員說：

『你把便衣換下來，不要緊，這兒是我們自己的地方，有我們就有你……沒危險了。』

他不好再推辭，如果不換，不是說明自己胆小，在根據地裏面還要穿什麼便衣呢？或者就是另有企圖。他怕暴露心中的祕密，換了。指導員給他掙去洗了，徐部長時不時瞅着曬在院子裏的便衣，等它乾了，就收進來，即使不馬上穿起來，走的時候好換上。他穿着那身新軍服，心裏好不舒服，就像是渾身長了刺一樣的難過。

一個通訊員從分區給徐部長帶來一封信，這是全分區的衛生工作人員，聽到

徐部長在游擊戰爭環境中堅持救護傷員，并且和傷病員同生死共甘苦，他們特地寄來的慰問信。他讀着信，渾身直發熱，他感到一種溫暖，也感到一種慚愧。他明白自己在游擊區工作是怎麼一回事，是一個什麼目的，那兒是堅持工作，更不是情願和傷病員共甘苦，一切的讚揚，都成了諷刺，內心深深地痛苦。真正堅持工作的，是戰士，是傷病員，他把信念給大家聽，說：

『這是分區衛生工作人員給我們大家的……』他對自己說：一個要開小差的逃兵，是沒資格收到這封信的。但大家聽完信後，一致頌揚他這一段工作的勞績，他說不出話來，低下頭去。

通訊員從口袋裏掏出二十元邊區票，又從地上拾起一個布包，裏面有十五斤大米，一齊送到徐部長面前，說：

『這是這個月的保健費，政委說你在游擊區，把錢帶來，要買什麼，方便些。那米是軍區慰勞你的……』

『這……這……』徐部長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指導員沒等他說下去，就代他收下，說這些天徐部長太辛苦了，煮些大米飯，吃頓好的，立時就叫伙伙做去。指導員一邊問分區衛生部的情形，通訊員把最近聽到白大夫在冀中的情形，說了一下。他眉飛色舞，越說越有勁，白大夫的本事真大，就在火線上救護傷員，一點也不怕，有一次聽說敵人一個砲彈把手術室震動了，白大夫還是不走。這次打仗的傷員都救活了，沒一個死的。聽他們講，連一個小肚子受傷的戰士，都叫白大夫治好了。他們說這傷在外國也不容易治，現在中國却能治好，你看白大夫的本事多大？

徐部長聽通訊員說得有聲有色，他抬起頭來，靜靜地瞅着通訊員，彷彿白大夫就在他身邊，好像支隊部的傷病員都在指摘他說：

『你想想，白大夫是一個外國人，都在冀中那樣艱苦的環境裏工作，爲中國抗日戰爭服務，出生入死，從沒一點怨言。你是中國人，你在這個部隊裏也工作了三年了，正在抗日戰爭前綫需要人手的時候，你想逃走，你對得起這個抗日部隊嗎？你對得起祖國嗎？你有臉走嗎？你忍心走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他腦海裏浮沈，他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別人都向通訊員問長道短，只有徐部長沉默着，深鎖着眉頭，在譴責着自己。指導員聽通訊員說白大夫，他不知徐部長心思，站在一旁說：

『這次徐部長到我們支隊部來，也和白大夫一樣，工作很好，沒有一個傷病員不說徐部長好的……』

徐部長搖手禁止他說下去：

『這……這不算什麼，你別講了……我……我怎麼能比白大夫……』

一股熱情支持着他，當天把所有的傷病員都動完手術。他第一次感到工作的愉快。工作完畢，他沒有再留在支隊部的必要，而這時支隊部後勤部門一時不會轉移到前面去，就是說沒有可能接近邊區的邊緣，只好暫時砍斷出走的念頭；并且這一短時期的支隊部生活，使他對這個部隊留戀起來；白大夫在冀中的工作情形，令他昏亂的頭腦，清醒過來。他決定和通訊員一塊兒回去。

當天晚上，他叫葉和貴從院子裏把便衣收回來，他交給支隊部的指導員，要

他送給支隊部的偵察員，他用不着了。第二天一早，在傷病員的歡送下，他向軍分區的衛生部走去。

在路上，他向通訊員打聽他離開分區衛生部的以後情形。頭一兩天，分區衛生部照樣進行着工作，沒有什麼。四五天以後，徐部長在游擊區工作的熱忱，傳到分區時，許多幹部都說徐部長到了下面變了，衛生部的政委尤其高興，特別關心他的生活，就派通訊員來了。徐部長知道這情形，更加歡喜，興沖沖地回到了軍分區衛生部。

這次他真的提了許多改進分區衛生工作的意見，下面的醫療技術太差，分區或軍區，應該有一個以上的巡迴的醫療隊，實際到下面幫助工作，訓練大批的衛生工作人員，目前最爲急需。把意見寫好交給政委，他便到後方醫院去，全分區的衛生工作人員很惋惜地把他送出二里之外，政委本想提意見給軍區，讓他仍然留在分區工作，後來一想，他到游擊區去一趟有這樣的轉變，讓他到後方醫院再鍛鍊一下不是更好嗎？

一到了後方醫院的村子，支持他的那一股工作熱情已經冷下去，他頓時想起：當院長是降了一級。他下了馬，步子蹣跚起來，他想：他可以不承認是組織上調他工作，是組織上讓他到後方醫院來休養，因為這兒沒有院長，叫他同時幫助領導後方醫院的工作。他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不好意思見人，在院裏住了三天，才答應張指導員和大家見面談談。

張指導員和徐部長一走進俱樂部，那裏面頓時掀起一陣掌聲，來歡迎新院長。張指導員走到黑板前面介紹，說到新院長的時候，他一想，不對，從唇邊又把『新院長』三個字吞回去，改稱了『徐部長』，然後徐部長就走到大家面前來了。

徐部長很尊嚴的望了大家一眼，他自己的眼光裏發出驕傲的光芒，覺得自己是部長，和聽眾差了好幾級，聽眾應該感到光榮，今天部長來給你們講話了。同時，那光芒裏也透出一點委屈和淒涼，徐部長是不得已才到這兒來的。他打掃了一下嗓子，接連咳了好幾聲，才慢吞吞地說：

『我這次因為身體不好，才到這兒來的。你們大家都知道，在部裏工作太忙了，你看，整個分區的衛生機關都由我一個人負責，直屬隊的，團上的，各個單位的衛生所，我都要管，還有藥品器材……咳，坐在部裏就沒有一天空閒過，實在太忙了。上級看我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特地讓我休養一個時期。我本來不想來的，但是上級一定要我來，這是組織決定，我們應該服從上級，我只好來了。』

『我到後方醫院來，也很高興。我們在上面做領導工作的人，有一個機會到下面來看看，比如我這一次到游擊區去，多了解一些具體情形，對領導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助，這是很好的。』

站在門口的兩個休養員，聽徐部長老是說他自己怎麼樣怎麼樣，對後方醫院的工作一個字也沒提到，他們便沒有耐心聽下去，走了。徐部長仍然用他那個慢吞吞的調子說下去：

『我在這兒主要的是休養，組織上希望我早一點把身體休養好，部裏許多工作還要等我回去做，我自己倒是想在這兒多待一個時候，可是工作忙，不能夠。』

『說到這兒，他真的長長嘆了一口氣。然後說：

『後方醫院一切的工作仍然由張指導員領導，張指導員是一個很好的同志，他從前在部裏的時候，是衛生員，我看他工作很好，人也積極，我就提拔他當護士班長，後來軍區調去，不久就到你們這兒當指導員了。』

說到這兒，他向站在他旁邊的張指導員望了一下，彷彿問他：『是嗎？』張指導員會意地點點頭。他很愉快，覺得大家都很尊敬地看着他，已不以為他是院長，而是部長，并且院裏的指導員從前還是他部裏的衛生員哩。他嗓子稍為放高了一點：

『我聽張指導員向我彙報，說你們都是到這兒來很久了，工作也很好。這是很好的，你們要向張指導員學習，他是很好很好的同志。這兒的一切工作，還是由張指導員負責，當然，我在這兒，也不能不問，張指導員有什麼事，可以和我商量商量，我一定會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你們只要工作做好，很快便可以陞級的。』

『所裏的工作，張指導員把報告給我看了一下，我親自又到各個病房去看了一下，大體上還好，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又是在山溝溝裏，的確是不容易了，有這樣的成績，很可以驕傲。不過村裏的環境衛生不好，街上很髒，護士班要抽出時間來打掃一下，病房也不乾淨，要常常打掃衛生……這是很重要的……』

坐在後排的休養員聽新院長的報告，竟然同休養員毫無什麼關係，對後方醫院的工作也沒有什麼改革的意見，反而誇獎了一番。他們很失望地悄悄離開了俱樂部。後方醫院的工作人員聽完徐部長的話，主要只得到一個印象：徐部長是徐部長，與後方醫院沒有關係，他是來休養的。對後方醫院的工作和工作人員，特別是醫務人員所關心的業務學習一個字沒提到。因為大夥知道徐部長過去在外邊軍隊裏當軍醫，又是專科學校出身，以為有這樣一個人來，是會對大夥業務學習有幫助的。結果竟然不是如此。徐部長講完話，那掌聲沒有他剛進俱樂部那樣熱烈，就是這個原故。

在徐部長，他覺得已盡了他所應該盡的領導責任了。並且他是帶着不愉快的

心情講的，一個部長到後方醫院對護士什麼的講話，他以為是大材小用；能夠這樣做，他覺得自己進步了。這還能說徐部長不深入下層嗎？那未免太冤枉他了。

後方醫院工作還未開始做，徐部長又感到有點厭倦了。

十

白大夫從箱子裏拏出一罐荷蘭純牛乳，和一小罐美國咖啡粉，把牛乳打開，倒在鑲製的缸子裏，滲了大半的水，又把一個白麵饅切成薄薄的小片，他把這些東西放在托盤上，和童翻譯一同拏到廚房裏來了。一進廚房，炊事員老張放下他那桿長烟袋，搓搓他那滿是油腥氣味的手，伸過來要接白大夫手裏的托盤，想拏過去做，白大夫馬上搖搖手：

『不要你做，這不是我吃的東西，這是病人吃的，你不能做……』白大夫捏緊盤子，生怕他搶去似的。

『我不會做，白大夫，你教我做好了。』

白大夫用手一指：

『你站在鍋子旁邊看好了。』

老張只好站在旁邊楞着。他昨天被金部長叫去訓了一頓，問他是不是不想當伙伕了，爲什麼飯都不做？要白大夫親自動手。他有口難分辯，他一再解釋說是白大夫自己要麼，最後金部長雖然相信了他的話，可是又以爲一定是他做不好，否則爲什麼不叫他做呢？這些話在老張的腦海裏迴旋着，他用灰布軍服的下擺不自然地擦一擦那雙油手，想伸出手來不管白大夫要不要他就做，看到白大夫什麼都準備好了，把缸子放到火上去，他無從插手，於是加了兩根木柴上去，低下頭來去吹火。

白大夫却把放進去的兩根木柴抽了出來，告訴他夠了，不用大火。他東張西望，想找一點什麼事來做，可是無事可做，童翻譯告訴他白大夫要做，就讓白大夫做好了。老張沒法，只是一會望着那個錄製缸子，一會望着白大夫。

忽然，金部長好像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一頭鑽進伙房來了，漲紅着臉，劈口就說：

『噯，你原來在這兒，我找你好半天都沒找到。』

『我一天要在這兒四次……』

金部長瘦削臉上的一對金魚眼睛，馬上掃到炊事員老張的身上，老張以立正的姿勢站着，恭恭敬敬，臉上紅一道白一道，嘴動了動，想講什麼又講不出來的樣子，半響，才吞吞吐吐地說出：

『這是白大夫自己……不怪我……他自己要……』

白大夫立時明白了金部長眼光的意思，從旁解釋：

『是我不讓他做的，這個責任完全在我，不能怪他，一點也不能怪他。』

金部長這才轉過臉來，改口說：

『你一連做了三天三夜的手術，也沒好好休息，你看，你的眼睛還紅着哩。

現在每天要查病房，怎麼連傷員的飯也要你自己動手做呢。』

『不，這是我的工作。你知道，戰士在前線上，比我們這些人更辛苦哩。我們做點事，算得什麼？』

『傷員的飯，嫌伙房做不好，你教老張做好了。』

「他不會。」

「那麼，我每天來做。」

「你嗎？」白大夫看了他一眼，然後搖搖頭，說，「不行。這個傷員不是你動手術的，不是你的病人，你不清楚。我熟悉他，我做，比較恰當。」

火上來了，白大夫放了四勺子白糖到缸子裏去，一會便煮開了，冒上一層層的白沫，剛要噴到缸子口的時候，白大夫把它拏下來了，一邊說：

「藥物在一定程度上才有用，理學療法 and 食餌療法配合好，護理好，傷病員就能很快地恢復健康，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徐連長的傷是很重很重的，護理不好，隨時都有性命的危險，食餌療法對他尤其重要。這關係一個戰士的性命，不是兒戲的。你知道，在歐洲一般腹部創傷的死亡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我們這次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率，這是驚人的成就。但是還得小心。你說，金部長，我怎能夠放心讓別人做東西給他吃？不清楚他的病歷，吃錯了，誰負責？」

「我是關心你的身體健康——」

『我的健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傷員，是病人。一個醫生就是爲傷病員而活着的，假使醫生不給傷病員工作，他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他們走出了伙房。

『是的，是的。』金部長走到白大夫寢室門前，想起有話還沒有對白大夫講呢，便說道，『白大夫，我剛才來找你，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今天晚上有行動，轉移到××村，東征醫療隊要準備一下，還有傷病員，行動不方便，須要留下來，交給地方上……』

『傷病員留下來？誰的決定？』

『沒有決定，特地來給你商量。』

『給我商量？我的意見，傷病員帶着走。』

『這許多傷病員怎麼帶着走呢？』

白大夫想了一下，也覺得傷員太多，便說：

『一部分輕傷號可以留下，重傷的不行，一定要跟着走。』

『重傷號怎麼能跟着走呢？』

『用担架抬。』

『那會妨碍部隊行動的，多了怕不行，白大夫，你以為有多少必須跟着走呢？』

白大夫低下頭來，用右手的中指輕輕敲着額角，說：

『徐連長，劉班長，胡國祥，胡國祥，趙士標……這十二個人無論如何要帶着走。』

『好，多了不行，我叫他們動員担架去。』

邵一平端着做好的牛乳咖啡，白大夫自己擎着賀師長送給他的梨子和香烟，兩個一同向衛生所走去。走進徐連長的病房，白大夫把牛乳倒在杯子裏，把兩片烤得嫩黃的鱗片放在徐連長手裏。白大夫就在他的床前，看他吃。一股喜悅的激流在白大夫的心裏沖激着，他就好像是自己大病以後再吃東西一樣，貪饞地望着牛乳和鱗片，臉上浮着微笑，情不自禁地對邵一平說：

『小鬼，今天徐連長的精神更好了些啊。』

『好多了。』邵一平像個大人似的，一股正經地說。

『這樣下來，很快就會復元了。哈哈。』白大夫簡直是放聲大笑起來。

徐連長的食慾很強，一會，便吃完了，還想吃。可是白大夫對他的飲食，每頓是有定量的，不允許他再多吃一點，怕影響了腸子。告訴他三個鐘點以後再吃。白大夫拏過一個梨子來，用刀把皮削掉，切了幾片放在他手裏。看他一片片吃完，旋即又抽出一隻烟來，送到徐連長面前……徐連長像是一個躺在搖籃裏的嬰兒似的，在接受慈母的照拂。但徐連長畢竟是大人啊，而且他在連裏是首長，照應慣了士兵的，自從到手術室後，就在白大夫母性的慈愛裏生活，心裏一面是感激，一面又是難受。他看到白大夫要送烟捲過來，要起來去接，立刻被白大夫阻止住了：

『孩子，你不能動。』

他只好又躺到靠背上。白大夫把香烟放在他嘴裏，給他點火，看他抽。一

口一口的乳白色的烟，從他嘴裏吐出來，輕盈地飄浮在屋裏，慢慢消逝在室外靜悄悄的院子裏。天空是藍湛湛的，午後的陽光，透過院子裏榆樹的繁密的枝葉的空隙，和靄地撫摸着徐連長病房裏乾燥的土地。

白大夫看徐連長一天一天地好起來，能吃，能說，能笑，心裏感到無限的愉快和安慰，一個勁地直盯着徐連長，不知道說什麼話來表現他歡喜的心情。突然，他伸出大姆指，在徐連長面前一晃，高聲叫道：

『你是我們英勇的戰士！』

他走過去，一把抓住徐連長的右手，無言地握着，許久許久，一直到兩個人的手都熱得滲透出汗來。

夜間，天空滿佈着密密襍襍的繁星，大平原上村落裏的燈光都逐漸地滅了。師部開始轉移，在後梯隊中間的是師衛生部。白大夫金部長他們走在前面，後面是十二付重傷員的担架，徐連長睡在前面第一付担架上。方主任被委派負責帶領

担架隊。他的任務是指揮看護照應每一個傷員，給傷員喝水，注意每一個傷員傷口的變化，以便報告白大夫。

一到宿營地，白大夫第一件事，就是檢查每一個傷員，換藥，吃藥。每個傷員的名字和病況，他記得清清楚楚的。第二天行軍以前，他再檢查一次，他認為病況沒有問題，才允許留在當地休養，否則一律要跟着他的身後走。行軍兩天，只允許留下兩個人，弄得行軍時，衛生部老是掉隊，須要前面的部隊等候。這還不要緊，最糟糕的是爲了顧及衛生部和跟着走的傷病員，眼見着敵人，不能迅速進行戰鬥，不能消滅他，讓少數敵人溜走了。指戰員中間散佈着不滿的情緒，各方面把咒罵的言辭都向金部長身上投來。最初他還能忍受，到後來上級也批評了，並且命令金部長把不太重的傷員留在地方上休養，担架隊要減到最低限度，不要弄得嚕哩嚕嗦，不能作戰，而且出發時要等，行軍時要等，宿營的時候還要等。金部長去找白大夫，談起這件事，白大夫從傷員的傷口着想，還是不同意。白大夫不能看着一個重傷員放在老百姓家裏，讓他所不了解的醫生看護去護理，

簡單一句話：他不能夠這樣做。

金部長和董翻譯商量，也商量不出一個辦法來。他一晚上沒有睡好，老是想著這件事。第二天出發，白大夫只允許留下兩個，多一個不行。檢查完畢，白大夫逕自去了。金部長看看担架還是多，他自己又檢查了一遍傷員，覺得兩個比較輕傷的可以留下。他想瞞着白大夫把他們留下，方主任在旁邊提出了異議：

『金部長，這樣留是不是適合？』

『你看有什麼不適合？』金部長知道白大夫叫他負責担架，他有責任的，便徵求他的意見說，『部隊要行動，部隊還要打戰啊！』

『白大夫知道了，一定會罵我的。』

金部長拍拍胸脯，他雖然矮，好像有多重的担子他都可以承受下來似的，說：

『有什麼事，我負責好了，絕不怪你。』

方主任心裏想：只要你肯負責，你全體留下來我也不管，留下來的傷員，派了一個護士，帶一點藥，在老百姓家裏住下。這樣，只有六付担架了。一付担架

多動員了一個伙子，行動快了起來，有了情況也好應付。

走了二十里以後，隊伍在大路邊上休息下來了。方主任給叫到白大夫那兒去了，問他每一個傷員在路上的情形，問到胡國祥趙士標的時候，方主任楞着，想了半響，答不上來，過了一會，才說：

『還好，沒有什麼……』

『有變化沒有？』

『沒有。』

『你親自己看了沒有？』

『我？』方主任睜着一對眼睛，張着嘴。

『唔，你自己……』

『沒有……』

白大夫不再問下去，邁開步子，向後面走去，到了那兒，一看只有六付担架。他的臉色立刻變了，仔細一檢查，果然他剛才問的胡國祥趙士標這兩個傷員

不見了。他想起昨天金部長要求他多留下傷病員在地方上休養的事。他氣得臉上霜一樣的蒼白，像是受了人的欺侮似的。他在担架附近走來走去，憤怒的眼光對着每一個人，彷彿在尋找一個對象來發洩似的，但那兒只有伏子，傷員，看護，無可發洩。他找金部長，金部長却不在那兒，誰也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他氣得沒有法子，看見路邊躺着一塊青磚，一半陷到泥沙裏去。他走過去，把它拿起來。像見了仇人似的，狠命盯它幾眼，隨後突然走到一塊石台階面前，使勁地對上面一扔，砸的一聲，完整的一塊青磚粉碎了，只有一塊比較大一點的，沒有碎，這才甘心，他深深地喚了一口氣。

看護，伏子，看他那個樣子，都嚇得不敢做聲；胆小的，躲得遠遠的，心裏想不知道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方主任臉子嚇得雪白，把情形先告訴董翻譯，叫他想辦法。董翻譯到處找金部長，最後才在邵一平這小鬼那兒打聽出來，他看見金部長到前面給首長談話去了。真的，金部長在和師首長商談今天衛生部的宿營位置。董翻譯跑過去，把剛

才的情形對他說了一遍，一把把金部長拉來。白大夫還在行列中找金部長，董翻譯遠遠招呼道：

『白大夫，在這裏。』

白大夫氣沖沖地走過來，用食指指着金部長的臉問：

『還有兩個病人呢？』

金部長直接了當地說：

『留在出發的那個村子了。』

『誰的命令？』

『這同方主任沒有關係，是我要留下來的。』

『是你？』白大夫氣得說不出話來，只是用兩隻手緊緊地搓着。他料想不到就是金部長本人，不滿意地問道，『你知不知道他們兩個人的病況？』

『知道。』

『他們兩個人還不到留下來休養的時候，爲什麼要留下？』

『爲了軍事上的需要，前天上級就有命令來，要我把傷病員留下，不能老是跟着隊伍走，會妨礙打仗的。』

『沒有我的簽字，爲什麼就留下了？』

『因爲時間太匆促，沒來得及請你簽字，——在這一點上，是我的疏忽，請你原諒。』

一個步兵通訊員，揹着一條從齊會戰鬥中繳獲來的日本三八式步槍，走到金部長面前敬了一個禮，說：

『報告：前衛部隊已開始行動，叫衛生部準備，注意聯絡。』
白大夫的氣稍爲平了一點，看見前面部隊已經行動，便說：

『你是衛生部的首長，我尊重你的意見，原諒你的疏忽。但是以後，你要注意，』他伸出食指向金部長一指，加重語氣說，『沒有我的簽字，任何人不准留下一個傷員！』他把『任何人』三個字音講得特別重而高。

蹲在大道兩旁休息的人，揩上背包，拍拍身上的泥土，伙子收拾着担架，緊

一緊担架四角的繩子，把旱烟袋掖在腰裏，準備走了。

徐連長的飲食，如果按照他的食慾要求，簡直可以恢復正常了。但是白大夫還是叫他少吃，寧可每天多吃幾頓，每頓的數量不能多。

上午，白大夫給他檢查了腹部傷口，已經沒有問題，他通知金部長：徐連長可以送到後方休養了。

徐連長聽說白大夫要他走，他連忙走來，一把抓住白大夫的衣服，伏在他身上，突然哇哇放聲大哭起來。弄得白大夫莫名其妙，連金部長也不知道他是爲了什麼緣故。金部長在旁邊暗自思索：是不是衛生部對他有什麼不好呢？衣服沒發嗎？他身上衣服很整齊；伙食的不好嗎？他的飯是白大夫親自做的，自然很好。護理不好嗎？方主任是一個細心的人，決不會對他馬虎的，何況白大夫對他這腹部創傷特別關心呢。想不出和衛生部有什麼關聯，心裏坦然了。他就走上去問

他：

「你哭什麼啊？」

徐連長彷彿沒有聽見金部長的話，哭聲倒反而高了起來，抽抽噎噎的，好像有無數的話要說，又說不出來，只有用哭，才能夠發洩內心激動的感情似的。白大夫扶起他的頭來，他臉上縱橫地全是淚水，鼻子下面掛着兩串鼻涕，一哭一抽，又縮回去了。白大夫給他拭乾了眼淚，他自己這時才冷靜下來，看白大夫和金部長那樣關心他，連忙醒掉鼻涕，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

「你爲什麼哭？」白大夫問他。

「我不走……」徐連長像一個小孩子似的，緊緊依靠在白大夫身邊。

「你的傷口沒有問題了，孩子，生命絕對沒有危險，我擔保你。」

「不……不是這個……。」

「那你是……」金部長詫異地望着他，自己也想起早一會想的那些問題。

徐連長眼眶裏又濼濼地流下眼淚來了，他激動地伏在白大夫肩上，說：

「白大夫，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媽媽，你比爸爸媽媽還愛我，你救了我

的命，我怎麼能走。——我不走，我要一輩子跟着你，當你的勤務員，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金部長聽徐連長的話，不知道怎麼的，他的眼眶裏無端的潤濕了。章翻譯在旁邊，也暗暗地流淚，他連忙用白手帕拭乾了。

『那怎麼行呢？』白大夫掉過頭來，拍拍他的肩膀，對他說：『孩子，你是一個連隊的長官，你的工作是指揮連隊的戰士去打仗，去消滅人類的死敵——法西斯匪徒。你還是回去，在後方把身體養好，回到連隊上去才對。連隊需要你，戰爭需要你，我這兒不需要你。』

徐連長仰起頭來，默默地望着高大身裁的白大夫，一言不發。

『白大夫叫你到後方去休養，你就去吧，說不定待會有情況，又不好走了。』金部長勸他。

『好，我到後方去，白大夫，我沒有什麼報答你的，我以後到前方來，只有多殺死幾個敵人來報答你。』

說完話，徐連長忍不住又幽幽地哭了。白大夫兩隻手按着他的兩肩，幾乎是把他擁抱在自己的懷裏，說：

『不要哭，這是我應盡的任務；不要感謝，也不要報答，大家都是同志，都是替革命工作。我把你救活了，就等於救活我自己一樣的快乐。到後方去，好好休養一個時期，回到前線來，消滅法西斯匪徒，把日本打出中國去。』他望望天，太陽已快到天中了，說，『天不早了，你去吧。』

徐連長撒開手，慢慢走去，走了沒兩步，站下來，但沒說什麼話，只是默默地望着白大夫，一會，才又走去，走到門口，癡癡地站着，老是盯着白大夫，像是忘記了他還要走似的。白大夫向他招招手：

『再見；我祝福你早日恢復健康。』

這時，徐連長才想起自己要到後方去，他遲緩地移動着脚步，慢慢向門外走去。

十一

白大夫在金部長屋子裏坐着，正面對着金部長，他握緊兩個拳頭，放在桌子邊上，像是要和誰吵架似的，他堅持着要到遊擊區去看傷病員，表面的理由是：他到平原來每一個衛生單位都去了，這一個也要去，要把那邊傷員檢查了，才能把平原的醫療工作告一結束。實際上是因爲他剛到平原的時候，聽呂司令員說有一部分傷病員堅壁在老百姓家裏，他老是掛在心上，覺得他們對傷病員過於不注意了，他親自去看了以後，好糾正他們這種不妥當的做法。

金部長是考慮到他的安全，耐心地給他解釋：

「我們并不是不希望你去，就是因爲這個地方是遊擊區呀，白大夫，離河間縣三十里鋪的敵人據點只有二十里地，附近經常有敵人的清剿部隊來往，去了很危險的……」

『那傷病員爲什麼放在那地方？那兒不是還有醫生和看護嗎？』

『是的。』

『他們不怕危險，難道我這個老頭子還怕危險嗎？』

『他們都是換了便衣，平時也不出來的。』

『我也可以換上便衣，化裝老百姓，……』

金部長看他那股勁，簡直沒話駁倒他。童翻譯想起要是白大夫換上便衣化裝老百姓，那付樣子，忍不住笑了，開玩笑地指着白大夫的鼻子說：

『你的鼻子太大，不行。』

『我可以戴口罩。』白大夫說着，馬上很認真地用手把鼻子捂上，『這樣，看不出我的大鼻子了吧？』

童翻譯看白大夫那股天真而又嚴肅的神情，放聲大笑，直搖手，說：

『不行不行，你的個子那麼高，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

金部長覺得童翻譯的理由很對，補充道：

『口罩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那兒有醫生，如果你不放心，我代表你去一趟好了。』

『即使把我捉去，我是加拿大人，現在加拿大和日本并不是交戰國，我可以和她交涉。我一定要到游擊區去，我要親自去看一看傷病員在老百姓家的生活。』

白大夫不經意說出本意，態度很堅決，金部長不好再勸他，暫時答應他問一問首長的意見，再確定。白大夫也同意，不過他說，如果首長不同意的話，他還是要親自去和首長說的。賀師長同意他去，并且命令一旅派兩個排掩護他們，遇到小股敵人還可以抵抗一陣。白大夫脫下布軍裝，和其他人一樣的換上便衣，他的便衣却是從加拿大穿來的那套灰條子的嘩噠西裝，（上一次就拏出來，準備去北平穿的。）帶上了口罩。東征醫療隊大部分人員留下來，白大夫金部長董翻譯和方主任他們幾個人去，必需的手術用具和藥品全集中在兩個馱子上。

披着滿天星斗，他們到了游擊區的黃村。村裏都睡了，金部長進去找到隱蔽

在老百姓家裏的負責醫生馮子輝，白大夫對大家說辛苦一夜，立刻進行檢查，回到後方再好好睡覺，補償今夜精神的損失。沒有一個反對的，這是遊擊區呀，要快進行才好哩。

馮子輝是個青年醫生，本地人，說得一口的河北話，人很機警，腦筋靈活的很，眼睛一轉，彷彿就有一個主意。長期的遊擊區生活，他變得很沉靜，態度很安詳，做起事來不慌不忙。他帶着白大夫他們走到村後街東頭的一家人家，在黑洞洞的大門上砰砰敲了三下，等了會兒，又敲一下，便在門口等着。董翻譯第一次到遊擊區，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倒也沒什麼，一進了村，聽說到了遊擊區，每一根神經都緊張起來。好像四周都看到敵人似的，旋又感到敵人就在村外，有人跟着他似的，他看到白大夫在黑暗裏高大的影子，心更是急遽地在跳動。他要很快進去，以免被人發現。等了一會兒，門還沒有開，他想上去自己使勁敲門，手舉起直想往門上打去，在半空中給馮子輝擋住了，他對董翻譯說：

『這個門不能隨便敲，我們有一定暗號，敲錯了會驚擾了人，而且門更開不

開，這一家院子深一點，馬上就會有人來了。』

接着，果然裏面有腳步聲走來，裏面的聲音問：

『誰們？』

『掌櫃的。』掌櫃的是馮子輝在這兒的代號。

門霍的開了。一進門是一個空闊的大院落，是四合院的房子，西邊是一個牲口槽。白大夫他們的兩個騾子就拴在那個槽上，一行人穿過正面的堂屋，又是一個四合院，正南面的一排房子裏射出煤油燈的燈光，馮子輝走在前面，領白大夫走進去。

白大夫一進門，在他面前出現一個神奇的事實：他驚愣住了。雖然是在煤油的燈光下，房子裏周圍仍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牆壁粉刷得雪白，屋子裏的傢具簡單而整潔，一張油得嫩黃的桌子和兩張椅子，一條大炕上躺着三個傷病員，靠門的炕頭那兒有一床被鋪得很好，裏面還有熱氣，顯然是那個剛起來的護士睡的。傷病員三個床位，保有一尺左右的距離，他們各人雖然是蓋着藍花布面子的

被，可是比×分區徐部長管理下的衛生所的被子要乾淨得多。白大夫很滿意地巡視着屋子，他用手擦擦牆，再看看手，很乾淨，他暗暗稱贊地點頭。

馮子輝說：

『這兒是第一班第一組，』他指着站在他旁邊剛起身的護士說，『他負責看護這一組的三個傷病員。現在是不是就開始檢查？白大夫。』

那個護士從炕下面的一個暗門裏，取出了一個白布小包，打開來是換藥的簡單用具和藥品，消毒過的鉗子和鑷子放在膿盤裏，他的眼光落在白大夫身上，等候檢查了。

白大夫爲這個事實所驚奇，他對自己說，這簡直是一個正規醫院的病房，可是從醫療人員傷病員的服裝和屋子的外表看，又明明是老百姓的家庭，在離敵人十多里的地方，有這樣設備，是一個巧妙的有機的結合。他神往着這種奇跡，幾乎把檢查這回事忘掉了。幸虧方主任走到第一個傷員旁邊，把傷員負傷的右胳膊掙出來，解開紗布，給白大夫看傷口，說：

『你看。』

傷口裏汗着一層深黃色的膿，白大夫解下口罩，大鼻子對着傷口嗅了嗅，嘆息地說：

『這個傷口太久了，現在已經化膿，要動手術。』

方主任把那個傷口包好。白大夫檢查第二個。三個檢查完了，他們又到別家去。全村裏一共有三十七個傷員，分成三班九個小組，檢查到最後一個，天已放亮了。

除了輕傷換換藥外，白大夫回到第一班第一組來，給那個右胳膊傷口化膿的傷員動手術。這個傷員因爲在遊擊區，沒有較好的醫生來給他治療，馮子輝醫生人雖然熱忱負責，可是從技術上講，他是一個不合格的醫生，他只在河北一個醫科專門學校讀了一年，人手缺乏，他才當上醫生。有些手術他是沒有辦法做的，做了也往往化膿。這個傷員知道白大夫冒着危險來看他們，心裏說不出的感激之情，不知道怎樣來報答這個外國朋友才好，他躺在床上想了半天，他只是一個普

通的戰鬥員，他的職務和能力，很難對白大夫有什麼幫助。講一些感激的話嗎？他不懂外國話，白大夫看樣子也不懂中國話，要是講出來，要童翻譯一句句翻譯給他聽，又覺得太麻煩童翻譯。何況他是一個直樸的人，他一時也想不出一大堆感謝的話。最後他想到昨天老百姓送來慰勞的香烟，這在戰爭的年月多麼不容易得到的寶貝呀！他捨不得抽，放在枕頭下面，準備三兩天才抽一隻。他把最心愛的香烟從枕頭底下拏出來，送一包給白大夫，說：

『你老遠來看我們，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好，我敬你一點香烟，……』

白大夫從烟盒裏抽出來一隻，對他說：

『革命友愛不分中外，我到這兒來看你，是我的責任，是一個醫生起碼的責任。好，我願意抽你的烟。』

他一邊抽着烟，一邊從西裝口袋裏掏出一包在齊會戰鬥時賀師長送他的香烟，分贈給躺在床上的三個傷員說：

『我也希望你們抽一抽我的烟……』

他們三個人嘴裏吐出乳白色的烟，和着白大夫吐出來的烟混而爲一，縈繞在空中，慢慢昇高，由濃而淡，由乳白色變成淡淡的青色，飄到窗外，消逝在湛藍的天空下。

村里的人聽說昨天夜間來了一個外國人，對待傷病員可着實的好，像是父母對待他們的兒女。三三兩兩的都聚集到第一班第一組的門口來，想看一看這個外國人，是個什麼樣兒。人家在工作哩，怎麼好隨便進去？有些人就在門外停住了，有的不管這些，走到房東家裏，那個善良的老太婆房東，給衆人一說，也就帶着他們走到後院，站到第一組的門口。這時白大夫的手術已經做完，正在洗手。老太婆以房東的身份，站在衆人的前面。馮子輝走出來，招呼道：

『老太太，請裏面坐。』他一邊給董翻譯介紹這是他們的房東，病房裏許多設備都是她的，她還經常照應傷病員。實際上她已成爲游擊區這座奇妙醫院裏的一名工作人員了。

房東太太以主人的身份走了進來，她身後也跟着進來兩個中年婦女。房東太

太拘謹地望了望白大夫，欠身向白大夫點點頭，表示感謝他的意思。她覺得她應該代表傷病員謝謝這個外國人，說：

『您這麼歲數了，還老遠的跑到咱們這個小地方來，辛苦了。』

章翻譯把這個意思告訴白大夫，白大夫摸摸鬍鬚，笑着說：

『我還年青，不要緊。』

房東太太先遲遲的不敢說話，見有人給她翻譯，外國人也給她答上話，她的興趣便濃了，把她的話匣子打開，像一股泉水，潺潺的流着：

『這些年青小伙子，着實的勇敢，給咱們這地面打鬼子，可沾哩！李占奎是個好小伙子，』她指着白大夫剛給他動過手術的那個右胳膊化膿的青年，說，『河間的鬼子打三十里鋪過來，要燒咱們的村子，那時候李占奎他們的隊伍住在東頭，離咱們這兒足有十里路，自衛隊給他捎了信，他們就把隊伍開上來咯，好傢伙，一開槍，就把二百多鬼子堵住了，在村外邊打開了。李占奎他們就守住咱們村口，打了整天，沒讓鬼子進村，到黑間，鬼子就跑了。李同志就是那次掛的

彩，到這會還沒有好清。您來了，真是再好也不過了，這曾大夫真不容易，缺的荒，有錢也請不到。勞您駕，給他們多留點好藥，要靈驗的，……」

李占奎躺在炕上，接着說：

『我這條命，就是虧老太太救的，她動員村裏的自衛隊把我抬到她家，那時候馮大夫還沒來，就靠她老人家給我湯給我水，每天煮開水給我洗，換藥……』

方主任在旁邊收拾手術器具，用碘酒把鉗子鑷子搽乾淨，看護把膿盤裏的膿血和舊紗布倒在後院的毛房裏去。白大夫站在房東太太她們側面，靜靜的，聽她說：

『李同志，你別講這些話，咱們都是自己人，應該的。我家二小子在隊伍上，他要是掛了彩，走到你家，你娘還不是一樣的得照應他。倒是這位同志，』她的有了皺紋的脣嚮白大夫蹙了蹙，一想：稱呼同志妥當不妥當呢？人家是外國人啊，也好叫同志嗎？不，別錯了叫人笑話，她改口道，『倒是這位老先生，李同志，你要重重的謝謝他，他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哩。』

白大夫給房東太太一說，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他暗暗佩服這位老太太識大體和俠義的熱情，他覺得應該謝謝老百姓，她給醫院出了這麼大力量啊。他坐在炕頭上，撫摸着李占奎的胳膊，以軍區衛生部顧問的身份說：

『老太太，我們傷病員住在你家裏，給你添了許多麻煩，希望你好好照應他，我給他動了手術，不久就會好的，謝謝你們的幫助。』

站在房東太太後面的兩個中年婦女，先不敢插話，只是低着頭閉着嘴站在一旁，見白大夫和房東太太談了很久，胆子也就大了起來，插上來和房東太太異口同聲地說：

『這不算啥，這不算啥，你給咱們部隊上的同志看病，可是要謝謝你啊。』

『不要謝我。別以為爲中國抗戰打日本是孤立的，不是的，因爲我們都是反對法西斯的人，加拿大也是參加反法西斯戰線的，要大家團結起來，才能打到法西斯。我雖然是加拿大人，從加拿大來，我的責任也不下於你們，我應該來給他們看病的，不要謝我……』

李占奎從中插上來說：『你們都不要客氣，咱們應該謝謝你們！』

童翻譯從白大夫側面走過來，站在房東太太她們和白大夫之間，彎着腰，微笑地說：

『大家都不要感謝，我們都是一家人……』

『對！』白大夫放聲笑了，房東太太和那兩個中年婦女雖然閉着嘴，也忍不住發出格格的笑聲，方主任坐到下沿的椅子上，笑得仰起頭來，李占奎他們三個傷員的眼眶裏流出快樂的眼淚，……大家溶化在和諧的笑聲中。這笑聲一直傳到門外，門外的人不知道裏面的人爲什麼笑，他們也不知所以的跟着笑了。

下午，手術做得差不多了，白大夫抽空到村子裏走走，就便巡視一下羣衆衛生工作。

村子裏的人都下地了，孩子們也上學去了，只是村口有兩個小孩子，蹲在地上在玩土，那兩對小眼睛，時不時望着河間三十里舖那個方向，他們是村子裏祕

密的崗哨。如果看到什麼動靜，他們馬上就報告自衛隊部。敵人即使走到面前，也不會發現這兩個小孩，便是村裏的哨兵。村子裏意外的乾淨，牆壁刷得雪白，沒有標語，這是和根據地唯一不同的地方。街上沒有馬糞，牛糞，果皮雜草也沒有，一眼望去，清清楚楚。薄薄的浮土上，有兩道很深的大車軌跡。

村子裏靜靜的，來往的人很少。

一聲聲幽幽的哭泣，却不時劃破了這可愛的鄉村的寧靜。聲音是從村邊小廟那兒傳來的。小廟旁邊蹲着一個頭髮斑白了的老頭，他兩隻手抱着頭，伏在膝蓋上，哀傷地哭泣着。哭聲有點顫抖，打動着人的心弦，引起一種悵惘的感覺。

老頭旁邊站着第一組的那個房東太太，她手裏抱着一個兔唇的小孩，見了白大夫，親熱地點點頭。

白大夫站住了，他想上去給他們談一談，但是他的中國話雖然學了有半年多，可是說得還不夠流利，而且語彙也不多。他不知道怎樣把內心的情感表現出來。想了很久，他走過去一把緊握着老頭的手，握着老頭的手，他內心得無上

的安慰，好像無數的話都從他握着手裏傳達給對方。

老人的手忽然被一隻粗厚的大手握住了，握得這樣緊，暫時感到一股摯愛的熱力。他吃了一驚，退後了一步，抬起頭來看：面前站着一個高大的滿嘴鬍鬚的外國老頭。他在驚詫當中，下意識地站了起來，用袖子拭去了老淚，臉上浮起不自然的微笑，不知道這個外國人握着他的手有什麼事找他。

白大夫問他：『你爲什麼哭啊？』

這一句話勾引起老人的心思，他忍不住又放聲哇哇的哭了。房東太太看着白大夫掏出一條白手帕，給老人拭了拭眼淚，關切地問道：

『你說，你說，你哭什麼？』

老人還是抽抽搐搐地哭着，彷彿有什麼傷心事阻梗着，使他說不出話來。房東太太看着老人不理睬這個外國人，便開口了：

『于伯伯，人家好心好意問你話，你鼻子底下不是有個嘴，——說話呀！』

老人揩掉鼻涕，又從新向白大夫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然後才慢悠悠地說：

『噯，死了人哪。』

他眼眶裏又流下眼淚。

『什麼人？』

『我的小孩子，可好玩哪，能講能說，活蹦活跳的娃娃，眼一閉，脚一伸，就死哪。你說叫人傷心不傷心？』

『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菩薩收了去的。只要閻王爺在生死簿上一劃，誰還活的了呀？』

『我問你，他生什麼病死的？』

『什麼病？』老人抬起頭來，又望了白大夫一眼，說，『誰知道是啥個病，跑了幾天肚子，就完蛋哪。』

『你帶我去看看，好不好？』

『那有唸不好，』老人旋即又想起這個外國人是個西醫，西醫他最反對不過了。西醫去看，有啥好處呢？娃娃死都死了，省得娃娃死後再受罪，不得安安生生上西天，就改口道，『算了吧，死了還有啥好看的。』

『死了，我也要去看看，檢查檢查他怎麼死的。』

老人還是堅持他的意見，并且故意地說：

『娃娃埋了，不要看吧。』

白大夫信以為真，不再說下去，但是站在旁邊的房東太太却插上來說：

『你哄誰們呀，二玉子的屍首，不是還放在你家炕上，什麼時候埋的？大鼻子要看，就讓他去看看也沒啥。人高低是死了，看也看不壞的。他就是從老根據地來的外國人啊，本領可大呢，人着實的好。』

老人沒話可說，領着白大夫一同到了他家裏。房東太太也好奇地跟了去，看外國人要看，究竟有什麼道理。白大夫仔細檢查了屍首，又詳細問了問他母親，知道孩子是生了幾個月的痢疾病死的。白大夫問他為什麼不送小孩子上醫院去

看，他說：

『沒有錢。』實際上老人是不信任西醫的，當然不肯把小孩子抱來看。

『我們部隊上的醫院，看病不要錢的。』

『看病不要錢，我買藥也沒有錢啊。』

『藥也不要錢的。你的孩子，要是找馮醫生看，吃點藥，注意飲食，是死不了的了。』

『啊？』老人有點後悔了。

他媳婦的眼睛立時紅了，抱怨地說：

『總是你不肯。』

『誰知道，誰料的到啊。』老人不禁又哭了。

白大夫掏出四塊錢來，放在老人的手裏，勸他不要哭，以後家里有人生病，要馬上找醫生看，不然死掉是多麼冤枉，多麼可惜啊。老人手裏擎着四張邊區鈔票，顛巍巍地直向白大夫做揖，答應以後誰生病，立刻就找醫生看。白大夫阻止

他做揖，老人的眼睛直盯着手裏的四塊錢，接二連三地說：

『這怎麼好呢？這怎麼好呢？』

『不算什麼。』

房東太太說：

『大鼻子給你，你就收下吧。』

他把錢揣到懷裏去了。

白大夫看見她懷裏的小孩是兔唇，便笑嘻嘻地說：

『我給你的小孩把嘴唇縫合，好不好？』

她不禁驚訝了！天生的缺嘴，還能縫的好嗎？當時還沒有回答他，白大夫以爲她怕出錢，連忙加上一句：

『不要錢。』

『這個我知道，隊伍上看病都不要錢，……』

但是她還有點猶豫；覺得自己的孩子雖然是缺嘴，不過身體却很結實，不要給

他這麼一擺弄，倒反而不舒坦起來，豈不麻煩了嗎？只是楞楞地望着他，沒有吭氣。

白大夫領着他走，她邁了一步，又停留下來，望了那老人一眼：好像徵求他的意見說——你看這事可靠嗎？老人會意地送她出來說：

『跟他去吧，他的話是真的，可牢靠哩！』老人按着他懷裏的四塊錢。

她跟白大夫走去。他們回到第一組那兒去，白大夫和童翻譯就住在第一組病房對面那間屋子裏。

白大夫給小孩子動了手術，把嘴唇縫合，小孩子一點什麼不踏實也沒有，她歡天喜地把孩子抱了回前院屋裏去，連聲地謝謝白大夫。

房東太太頤巍巍端了一碟子的黃米糕，黃嫩嫩的，熱騰騰的，上面嵌了幾個油光發亮的紅股般的棗兒。她走進白大夫屋子裏，不好意思對童翻譯說：

『請你對外國人說：咱們這兒小地面，沒好的吃，吃點黃米糕，你們在外邊吃不到，嘗個新鮮。』她把糕放在桌子上，每人面前又放了一雙箸子。

白大夫在旁邊聽懂了大概意思，連忙用箸子挾了一塊吃，稱贊道：

『好，好吃。』

連續了二十多小時的檢查開刀，加上昨天一宿沒閉眼，他們太疲勞了，白大夫的眼皮時不時垂下來。天黑不一會，白大夫躺到床上，半晌，就發出深沉的鼾聲了。童翻譯在白大夫正對面，用兩塊門板臨時支了一個舖，打開被子，躺到床上，也閉上眼睛睡了。他想到遊擊區一天一夜了，白天白大夫又在村子裏走了一趟，他怕走漏了風聲，事先得有個準備才好。他一骨碌從床上跳下來，穿好那身農民便衣，他首先到馮子輝那兒去。馮子輝就住在隔壁自衛隊長家裏。他對馮子輝說：

『今天夜裏的崗哨可要小心啊。』

『咱們在游擊區工作的人，那天的崗哨還能不小心。今天不用說，當然特別小心，自衛隊長親自出馬，崗哨放出了十里地，你放心睡覺好了。』

『偏勞你了。』

『你們老遠來，這事不用說，我應該負責。倒是你們自己要準備一下，這不是根據地，不要脫得光光的，往炕上一躺，睡大覺，那可沾氣。咱們這兒說有情況，就有情況，誰也不知道下一點鐘的事。』

『你倒提醒我一件事，咱們那兩排人是從根據地來的，遊擊區情況一定不熟習。我得去一趟。』

『對，最要緊的是穿着衣服鞋子睡覺，有情況我會通知你們，跟我走，要沉着，保你沒一個錯。』

『好，就是這麼說。』

幸虧馮子輝提醒，童翻譯跑到兩排人那兒去一看：他們只派了兩個哨，警戒三十里舖的方向，另外派了三個遊動哨在村子四週遊動，其餘的人都脫了衣服在家里睡大覺了。童翻譯叫醒他們，每個人穿上衣服睡，又加了兩個哨到村南邊警戒。他回到前院牲口槽那兒，讓馬伕把鞍子上好，藥品器械全上了馱。一切準備停當，童翻譯鬆了一口氣，眼睛倦得已睜不開，倒在床上，沒有兩分鐘的功夫，

便呼呼地睡熟了。

平原的夜是寧靜的，黃村的夜尤其靜，白大夫他們住的院子裏，靜得一絲兒聲音也沒有，只有偶爾從前院的牲口槽那兒，傳來騾子吃草的咁咁咁咁的聲音。

『起來，起來，快起來。』

一聲急遽的叫喊，在童翻譯的床邊爆烈開來。童翻譯在夢中覺得有一個人拉他的胳膊，他緊張地立時跳起來，睡眼朦朧，用手背揉一揉眼睛，看見屋子裏的燈不知道誰給點着了，站在那面前的是那個年青醫生馮子輝。

童翻譯楞了一會，稍爲清醒了一點，便問：

『幹什麼？有情況嗎？』他預感到有點不妙。

『唔。』

『敵人包圍村子了嗎？』

『沒有，河間敵人出動了。』

『離這兒有多遠？』

『八里。快叫他們起來，我去招呼牲口。』

『那兩排人知道嗎？』

『自衛隊早告訴他們了。』

『你快叫白大夫，……』

馮子輝到前院去叫馬伕，接着他又去催交通站長。等他知道敵人離村只有四里了，他一個勁奔到董翻譯那兒，劈口就說：

『敵人離村只有四里地，快走！』

白大夫正好穿衣服，一聽這消息，衣服也不穿就要走了。馮子輝怕他着了涼，阻止他說：

『不忙，四里地敵人還得走一會，你穿上衣服，我們等你。』

『好。這兒的那些傷員怎辦呢？』

『我們有辦法。』

白大夫他們出來，方主任招呼馱子，全部長點了點人數，齊了，就和白大夫

同時上了馬。走到村口，白大夫聽見馮子輝的聲音，他在和什麼人講話。走近一看：那兒一字排開三十多付担架，隱隱看見房東太太站在前面，給李占奎蓋緊被子，她領着第一組的三個傷員担架，出了村子，岔入村邊的樹林裏去了。別的組也有人帶着，三十多個傷員，一會工夫就在村外邊四散開去，向着各自堅壁的地方走了。馮子輝在最後邊跟着走。白大夫看這樣有秩序疏散出去，他放心了。他兩個膝蓋夾緊馬肚，加了一鞭，在子夜的平原上馳開了。他的後面，是東征醫療隊的工作人員，和兩排掩護部隊。走了不到半里地，後面忽然傳來了爆豆似的槍聲。

十二

嗒，嗒，嗒……

一陣急促的嗒嗒聲之後，是一聲清脆的鈴聲，接着又是急促的嗒，嗒，

嗒……

白大夫粗大的有着濃密毫毛的手指，迅速地在打字機上動着，打滿了一張紙以後，他又捲進一張雪白的打字紙，兩隻手按着打字機，看了剛才打出的那張結尾處，沉思了一陣：又把他胸袋裏的記錄本子掏出來，仔細翻閱了一下，沒有什麼材料遺漏，也沒有什麼材料引錯，才繼續打下去。

打完了以後，他實在有點支持不住，脊背上一陣陣酸痛，手指也痛得發紅，眼球上網着一層紅絲，上眼皮慢慢垂下來，他想躺到床上去舒舒服服地睡個痛快。

養了一會神，睜開眼睛看到桌子上的那兩大疊打好的稿紙，他霍地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

——睡神又來擾亂我的工作！

從賀師長在齊會戰鬥時送給他的三砲台烟盒中，白大夫抽出一隻烟來，悠然地抽着，嘴裏吐出乳白色的烟圈，一個套一個地向上昇去，慢慢地擴大，終於消逝在靜寂的空中。他的疲勞也像烟一樣的消逝了。望着打字機旁邊的打好了的兩部原稿，心上得到一種無上的安慰，像作家寫完了一部著作的最後一章一樣，懷着愉快的心情，把原稿從頭一頁頁揭過去，揭到最後一頁，又從頭再翻下去校閱。這是兩本關於戰地醫療的著作，一本是游擊戰爭中師戰地醫院組織和技術指南，一本是模範醫院組織法，這是他一年多在戰地治療經驗的結晶，也是他七月裏從冀中大平原回到冀西山嶽地帶來兩月的中心工作的成果，他要把這結晶和他的意見散佈到每一個醫務工作者中間去。他發現原稿上有幾個地方打錯了，用鋼筆把它改正。

門外有清脆的敲門聲，白大夫說了一聲請進，抬起頭來一看，進來的是那個矮矮胖胖的董翻譯，他的臉上永遠浮着微笑，兩腮上有着兩個淺淺的酒窩，也好像在微笑着。他手裏擎着一封信和一個單子，像是有什麼喜事一樣的，抑止不住心裏的高興，他笑着說：

『白大夫，賀小姐回來了。』

白大夫受了感染似的，滿堆着鬚髭的嘴也嬉着笑開了：

『她到這兒來了嗎？』白大夫站了起來，要去迎接的樣子。

『沒有。』董翻譯收斂了臉上的笑容，嚴肅地說：『這是她的信，我們上次托他買的藥，她都買了帶回來哪。』

『在什麼地方？』白大夫接過信來，急着問。

『在前面屋子裏，這是清單。』

白大夫把手裏的信放在桌子上，眯着眼睛看清單上的藥名，一邊忍不住地高聲叫道：

『好極了，好極了，我開的單子，都買來了。』

他擎着單子要去買藥，童翻譯提醒他外邊的人還等回信呢。他這才想起，高興得竟忘記看賀小姐的信了。他把信打開，一張鵝黃色的洋信紙上，這樣寫着：

親愛的白大夫：

你們走了第二天，我按着計劃去北平了。去的時候，和每次一樣，都很順利的。兩天之後，我便在這座東方古老而又美麗的城市裏了。可惜你沒有來，不然，我可以擔任你的嚮導，到各處名勝的地方去遊玩，你一定會很愉快的，我想。

到北平第二天早上，我拿着你的藥單子，到王府井大街一家大藥房去買，他們看我買這許多藥，都不肯賣。因為敵人防止佔領區的物資，特別是軍用物資流到這邊來，藥品鋼鐵通信器材……這些都屬於軍用物資，沒有適當證明都不准賣。零賣是可以的。但是，我如果一點點零碎買來，買到你所要的數量，

我看至少要半年時間。幸好，我這兒有一個開醫院的朋友，他是我們北平的教徒，請他用醫院的名義開了單子，我又到王府井那家藥房去，才算買來了。可是他們的貨色不全，有許多藥品沒有，尤其是手術器械，他們連動小手術的器械也沒有，現在缺貨。

跑了一天，我實在太累了，當天就沒給你買齊。雖然很累，心裏却很興奮，對你能有些幫助，我是很高興的。第二天一早，我跑到哈德門裏去，你知道，那兒有一家德國拜耳（Bayer）藥房，他的貨色很齊，在王府井沒買到的，這兒都可以買到了。你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你一定會很愉快的。

第三天我才開始辦教堂裏的事，請你不要笑話我，我知道，你一定又會說，我買這些藥品和器械就是教堂的事，就是給上帝做事。我不反對你這種說法。我算是被你說服了。這就算是教會事業的一部分吧。反正，第三天我才開始辦理教堂內部的事。

你要我去找的那幾個朋友，我都去了。他們知道你在這邊的消息，開始是

驚詫，繼而是喜悅，最後是想能夠會到你，談一談，甚至詹姆士 (James) 還想跟我一塊來，他想參加你這個有意義的工作。我因為沒得到你的同意，這邊也沒有準備，我答應他下次來北平的時候，再帶他進來。你該不會怪我這樣做吧？我希望不。

詹姆士給我許多幫助。幸虧他給我把藥品和器械放在衣箱裏，並且送我到前門火車站上，我很順利上了火車。

下車的時候，可就麻煩了。我如果一直往裏面走，日本憲兵和偽警察檢查得一定很厲害的。我決定在縣城裏住一晚，並且準備讓他們查，他們果然查出來了，要扣留我的。那個偽警察直往我身上看，我懂得那眼光的意思，他是想我給他們幾個錢。我不能夠這樣做。做了，不是等於告訴他們我買這些東西是非法的嗎？我告訴他們，我是給縣城裏教堂的醫院買的，他們知道在他們佔領下的教堂醫院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就放我走了。

我就到敵人佔領的縣城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往裏面走了。到了宋家

莊，很久，三分區派人來問，藥品是不是可以先交他們轉給你，我本來想親自點給你，告訴你經過情形，可是你東西南北跑得那麼遠，那麼快，要找你是很不容易的，教堂裏的事也不允許我有更多的時間離開。就寫這封信給你。附上藥品的清單和多餘的款子，請收下。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我還要到北平去一趟。你需要買什麼，我還可以給帶來，希望你告訴我。我希望最近能看到你，更希望下一次能夠和你一塊去北平。

我了解你的工作意義以後，是很樂意分擔你一部分工作的，能夠對你有幫助的事，我情願多做。讓那些法西斯卑污的靈魂，早點受到上帝的處罰。誠如你所說的，這樣才是耶和華真正賜給他的子民的福。

今天晚上，我在上帝面前爲你祝福。

你的忠僕賀

白大夫看完信，坐到打字機面前，覆她一封簡短的信：謝謝這一次的幫助，他希望最近能看到她，也希望有機會能夠和她一同去北平。這要看時間怎樣，才能決定。他覺得這樣廣大而又遼闊的地區，單是人口就有一千二百萬，但醫藥方面的設備是少到驚人的程度，尤其困難的是經費。他以爲給這個地區募集經費，藥品，器械和書籍，幫助它是任何一個愛好正義與和平的人的責任，他自己是最適合的人。他準備回到美國去，擔任起這一工作，完成以後，親自帶到這兒來，他自己也就在這兒工作下去。這提議，已得到聶司令員的同意。他希望至少在回國以前和她能晤面一次，如果她有什麼事托他，他是極樂意給她做的。詹姆士暫時不來也好，他在那兒也可以間接對這邊有很大的幫助。對她這樣做，他完全同意。寫完了信，他在上面簽了一個字，裝好，交給童翻譯。白大夫得意地拍一拍童翻譯的肩膀，笑着說：

「童，怎麼樣？賀小姐畢竟讓我征服了，這一次出去巡視完了，回來，我要到宋家莊好好謝謝她。」

他和童翻譯去看了看藥品，白大夫很滿意賀小姐完全按照他指定的藥廠出品買，走回來的時候，他指手劃腳地說：

『雖然買來了這一批藥，我設計的那個衛生材料廠，還是要積極擴充，因為北平這條路子不一定靠得住，說不定什麼時候斷了，我們的藥品馬上就會發生問題的。』

『衛生部也看到這一點，昨天部長又派人檢查衛生材料廠的工作，看他們新成立的一個月的工作怎麼樣。』

『那很好。』白大夫走進屋子，看到裝愛克斯光和顯微鏡等等儀器的兩個木箱子，還靜靜地蹲在牆角落裏，他吃了一驚。這兩天他只注意那兩本著作了，三天前他便告訴童翻譯，以白大夫的名義把這些他從美國帶來的儀器，贈送給剛成立的衛生學校第二分校，三天之後，居然還沒有送去。吃驚之餘，有點微慍了：

『怎麼這些東西還沒有送去？』

『前天部長講：明天有三個性口到衛校馱東西去，順便就把這些儀器送

去。」

「爲什麼早不送去？我說了三天了。什麼事情想到就應該做，不要等，等待就是損失，儀器早送到一天，學生可以早學習一天，我們最缺乏的醫療人員就可以早一天培養出來，我不懂等到明天有什麼必要。」

「部長的意思：明天有牲口去，可以節省人力物力。」

「他忘記了另一方面的損失，這兒人力和畜力是可以得到補償的，可是醫療人員就不行哪。想想看，我們巡視團三兩天就要出發——今天我已把這兩本小冊子寫好，」他指着桌子上的原稿說，「我還想提早一天出發，爲什麼不早一點把應該做的事做完呢？」

「今天送好不好？」

「我希望能夠如此。」

童翻譯出去給部長講，立時單獨派了兩個牲口馱去。辦完這件事情，白大夫心裏感到很輕鬆。他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搖着身子，晃着腦袋，快樂地說：

「童，我們該休息一會，來煮點咖啡喝。」

他到箱子裏拏他從美國帶來的咖啡，童翻譯生着了火，倒了一些咖啡到壺裏裹上，他們兩個人對着火坐着。熊熊的煤油的火焰發着藍色的光芒，旺盛地跳躍着。

白大夫的臉對着火光，也像火一樣的發着紅光。他沉思着：想起離開加拿大的時候，他母親對他說的話，現在計算要隔多久便可以見到母親了。

壺嘴裏升起烟似的蒸氣，慢慢流出咖啡的清香。

他們兩個人默默地坐着，誰也不說話。最後，白大夫打破了沉默，說：

「童，我想巡視團提早一天出發，你覺得怎麼樣？」

「當然可以，反正什麼都準備好了，就看你的時間了。」

「我明天就可以結束未了的工作，我想後天就可以出發。」

「早一點也好。趁現在九月天，天氣還不算冷，把各分區的衛生工作檢查完畢，天氣再冷也沒有關係了。」

「你的意見完全和我相同，我準備以一個半月的時間把巡視工作完畢，回來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把整個衛生工作做一總結，十一月裏我就可以起程去美國了。要是交通方便的話，我想，說不定我還可以趕到美國和我的老母親度聖誕節呢。」

「從這兒到西安，路上難走一點，到西安以後，坐飛機去美國是很快的。」

「那我就決定在聖誕節以前趕回美國，——你不知道，老母親是很想我的。」

「她今年高壽多少？」

「七十多了。這次到中國來，老母親一定不肯。他抓住我的手說：你這麼大歲數了，你這個老頭子，你要到西班牙，你又要到中國去幹什麼？上一代的人是很難了解我們這一代的啊。雖然母親不讓我來，我還是要來，她也就不說什麼了。她說我老了，應該留在家鄉，留在她身邊。她不知道，法西斯沒打倒，我們的任務沒完成，我怎麼能留下呢？即使死了，死在那個地方，不都是一樣的嗎？」

「這一次你們會到了，她一定不讓你出來了。」

「不會的，如果她願意的話，戰後她也可以到中國來，我和她一塊住。」

「那時候交通就不像這樣困難了。你要回去也很方便。」

「我想募集經費藥品書籍，三個月就差不多了，頂多半年，我們就又可以見到了。」白大夫神往於加拿大的家園，母親披着銀白的頭髮，就好像站在他的身邊，彷彿母親對他說，你這個老頭子，該回來了啊。……

「我希望更早一點。」

童翻譯的聲音打斷他的思路。

咖啡的香味已濃烈地彌漫了一屋子，茶壺蓋子給水蒸氣頂撞得發出金屬碰擊的聲音。白大夫倒出兩杯咖啡來，說：

「喝一杯吧，我們有好幾天沒喝咖啡了。」

一個黃昏時分，白大夫領導的軍區衛生部巡視團到了直屬後方醫院。

巡視團的人員，大體上還是東征醫療隊的：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尤思華和董翻譯主持檢查政治工作，白大夫和軍區醫務科長凌亮風檢查病房，審閱統計工作，幫助各衛生部門做手術；九旅衛生主任方國楨從黨中回來，九旅本來要調他回本部工作，白大夫看他隨東征醫療隊以來，進步很快，就留他下來，暫時跟着再學習一個時期回去，他自己當然盼望如此，現在是負責審查藥房並幫助白大夫動手術。——每個人像是機器上一個床子，一根槓子，一個螺旋釘，在白大夫這架發動機下面，有規律地轉動着。

那位徐部長聽說巡視團來了，是白大夫領隊，他的每根神經立刻緊張起來，一肚子不高興，私自嘀咕着：

——這老頭子又來了，真討厭。上次要不是他，我現在還不是在×軍分區部長室裏坐着？就是這可恨的老傢伙，我才會調到這兒來。我到這兒，他也來這兒，不是有意對我過不去嗎？一定是前生的冤孽！

徐部長忽然迷信起來了。不管白大夫怎麼樣，他是代表軍區來的，是上級，

徐部長無可如何，只好出來迎接了。

白大夫握着他的手，注視他有點尷尬的臉色，說是笑又不像笑，說是不笑又像是勉強在笑；白大夫親熱地招呼道：

『徐部長……』

『白大夫。』徐部長勉強笑着說。

『你到這兒來了？』

在白大夫面前徐部長不敢撒謊，也沒有部長架子了，他拘謹地說出老實話：

『我調到這兒負責後方醫院。』

『把你調到下面來工作，對你會有幫助的。』

徐部長從頸子紅到耳底那兒了。

他們走進院部辦公室，稍爲談了談，就分開進行檢查工作了。尤副部長和張指導員談政治工作去；方主任去審查藥房；徐部長陪着白大夫凌亮風重翻譯走進了病房。

後方醫院收容了很多疥瘡病人；白大夫看見病房裏表面上還算整潔，他心裏很高興，這比他從前到四分區衛生部的病房已好多了，顯得徐部長至少在這點上是比從前進步了。但等白大夫叫病員把衣服解開一看，却又不同了。病員的胳膊似乎都有點彎不過來，怯痛地解着，解到後來，襯衣竟然解不開，有一兩處粘在瘡上了。最後打開來，白大夫彎下腰去，透過眼鏡去看：身上滿是膿包和縱橫的血跡。

白大夫問病人：

『你每天上藥嗎？』

『上的。』

『誰給你上？痛嗎？』

『我自己上，一點也不痛。』

白大夫一對不滿意的眼光，轉過來對着徐部長：

『你們這兒有醫生嗎？』

『有。』

『爲什麼不給病人上藥？』

『後方醫院裏醫生少，要是給每個病人都上藥，恐怕——』徐部長說到這兒，有點吞吞吐吐，怕說錯了，『恐怕忙不過來。』

『忙不過來的事，就不做了嗎？後方醫院一共有多少疥瘡病人？』

『不多，三十多個。』

『醫生呢？』

『一個主任醫生，一個實習醫生。』

『還有一個醫生，你忘記了。』

徐部長兩隻眼睛忽然楞了起來，還有一個醫生他怎麼會不知道呢？他望着白大夫，答不上話來。白大夫指着他說：

『你忘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醫生。』

徐部長的臉上直發燒，他好像受到重重的一擊，可又不好意思叫痛。

『有看護沒有？』白大夫又問。

『看護當然有啦，有一班看護。』

『那忙什麼？我看你們還是在辦公室裏忙，不到病房來。你到後方醫院裏來，應該多到病房裏來，對你才有幫助。』白大夫掉過臉去對凌亮風說，『你比方主任找來。』

徐部長接上去說：

『方主任在檢查藥房哩！』

『我知道。』白大夫看了一眼夜光錶，說，『已經檢查十四分鐘了，在一分鐘之後，他應該要檢查完了。』

凌亮風走出去，白大夫就問病人：

『你進院多久？』

『兩個月。』

白大夫有點不相信他的耳朵，又問了一遍，但回答還是一樣。在醫院住了這樣悠長的時間，還沒有出院，簡直是驚人的事啊。白大夫又問病房其他的病人，

大半都是兩個月左右的居多，甚至有一個快三個月了。白大夫聽到這樣情形，不斷地搖頭。

一分鐘後，凌亮風把方主任找來了。

『檢查完了沒有？』

『檢查完了。』

徐部長把眉毛一皺，直向方主任端詳，彷彿很驚奇他能在十五分鐘之內把一個藥房檢查完的樣子，被白大夫看見了，他笑着說：

『你很奇怪嗎？這沒有什麼奇怪，我們的工作都像鐘錶一樣準確的，誰都不能錯的。』白大夫轉過來問方主任：

『硫磺膏有多少？』

『十磅三百四十五個格蘭姆。』

『硫磺粉？』

『二十磅。』

『昇汞呢？』

『九磅四百三十二個格蘭姆。』

『九一四針有多少？』

『十盒：○·三的五盒，○·五的五盒。』

『好，』白大夫很有把握地對病人說，『兩個禮拜以後，你們全部可以出院了。』

晚上，巡視團彙報的時候，白大夫批評徐部長雖然到了下面工作，却還沒有深入下層，疥瘡病人消毒不嚴密，上藥醫生不負責是長期不能出院的主要原因。病人表格，在政治方面的寫的很詳細周到，這是很好的。在病況的紀錄上却顯得差了。尤副部長補充了意見，院裏的組織生活是鬆懈的，領導上既沒有抓住每個工作的核心，組織上的保證工作也沒做好。針對疥瘡病人的情形，巡視團和院長醫生共同成立了疥瘡醫療組，首先把所有病人的被服枕頭等洗淨消毒了。

第二天，是一個晴爽的天氣，太陽晒得人暖暖的，簡直不像秋天，倒好似盛

夏的樣子。

俱樂部前面的那個露天飯廳，桌子已堆到俱樂部裏面去了。現在場子上一溜放着十個大洗澡盆，裏面的熱水，在陽光下，不斷昇起霧一樣的蒸氣。大盆過去是一張大八仙桌，鋪着白桌布，上面放的全是黃黃的硫磺藥膏；院子的南邊那兒用穀草鋪了一個可睡二十多個人的地鋪，上面一律用白褥子墊着。院子東邊的牆角落那兒，一排放着四桶昇汞水。

穿着白衣的看護，到病房裏把病人領來的時候，白大夫他們已在院子裏檢查完了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在等着了。病人有次序地站着，心裏又高興，兩個星期以後可以出院了；可是又有點胆怯，看白大夫他們那個勁，不知道要經過怎樣的痛苦才能夠好呢？白大夫叫病人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脫掉，看護走過來，掙去放到昇汞水裏去泡。病人被帶到洗澡盆裏去，白大夫親自和病人洗，把病人身上的瘡疤膿疤都去掉，用洋鹹去擦。洋鹹從瘡口裏滲透進去，鹹性發作，病人一直痛到心裏去。病人看白大夫那樣賣勁地給他洗澡，不敢高聲叫出來，忍不住的時

候，只是一個勁地嘖嘖地叫着，身上時不時打着哆嗦，並且企圖從白大夫手裏閃開，但是，那兒能閃的開呢？

尤副部長和方主任他們細心地在和病人洗去瘡疤和膿血。徐部長在這一排大洗澡盆的尾端，他有一肚子說不出的牢騷，看白大夫尤副部長都給病人洗澡，他也就勉強地插一把手。可是他心不在焉，用滾熱手巾輕一下重一下的往病人身人擦，瘡疤沒完全弄下來，却弄得滿身血淋淋的了。病人實在忍受不住，不禁叫了一聲哎喲，徐部長感到白大夫的眼光一定在盯着他，他脊背上立即熱刺刺的了。他忿忿地瞪了病人一眼，說：

『叫什麼？』

『徐部長，痛。』

『又要病好，又怕痛，我來給你洗，你還叫痛！』

徐部長手裏捏着手巾，注視病人哭喪着面孔，病人不再叫痛了，低下頭去，流下兩滴熱淚，滴在發出蒸氣的熱水裏。徐部長訕笑他道：

「這麼大的人了，還哭哩！」

病人把頭低得更低，偷偷地望着白大夫，站在洗澡盆裏自怨自艾地想：不幸落在徐部長手裏洗澡，要是換一個人一定不會這樣漠不關心地給他洗的。

白大夫那邊把病人洗好，就帶到八仙桌旁邊來，用硫磺藥膏塗在瘡口上，給他使勁地擦，擦得皮膚都發紅，病人漸漸有點忍受不住，白大夫邊給他擦，邊安慰道：

『孩子，忍一忍，一會就好了，以後永遠也不痛了。』

病人的牙齒死命咬着下嘴唇，臉上有點泛出紅色來。

『好，再忍一忍，馬上就好了。』

藥力深入到皮膚裏面去，混身發着油亮亮的光澤。白大夫很滿意他一點也不叫痛，在他面前伸出大姆指來說：

『好，』他旋即指着南面的大地舖說，『現在你可以躺到兒那去了——以後，你永遠也不會痛哪。』

病人赤裸裸地躺在地鋪上晒太陽，一種輕微的痛楚和癢的混合感覺，有點怕也有點舒適，時不時掠過他的身上。晒好以後，換上新的衣服，躺到消毒過的被褥裏睡了。

白大夫在他屋子裏做總結，準備明天動身，到三分區一分區去。徐部長在屋子裏悶悶不樂，覺得這樣不是個法兒，看人家工作得那麼有勁兒，自己爲什麼軟不溜溜的，特別是白大夫，他一聽到白大夫的名字，他的身上就發熱；看到白大夫，他渾身就不舒服，白大夫的一舉一動都好像是在批評他。白大夫比他這個中國人更像中國人。爲什麼到了後方醫院就又不滿意呢？他自己問自己。他也看見別人調動過工作，童翻譯原先不是縣長嗎？白大夫來了，才調他當翻譯，翻譯是什麼？是個芝麻大的小事，縣長是父母官呀！差了好幾級哩！童翻譯爲什麼當翻譯也是那樣一團和氣？見了人笑嘻嘻的，有什麼工作叫到他，也不管大小，他都樂意做，我自己爲啥不能呢？想到這兒，他自己怎麼也不能回答了。他對着牆壁

上的鏡子，望着自己，比從前胖了，這方面他很得意。

門外響起細碎的脚步聲，門開處，露出一個圓圓的粉紅的臉，滿面笑容，一進門，就曲背鞠了一個躬：

『老徐，夠漂亮哪，還照什麼鏡子？』

『哦，童翻譯。』徐部長聽童翻譯那一句打趣的話，以爲是 he 有意諷刺自己，正想找一句什麼話來還擊他一下，抬起頭來一看，不料童翻譯身後又進來一個人，矮矮的，瘦瘦的，是一臉酒刺的尤副部長。他臉上永遠是帶笑不笑的，慢吞吞地走進來，兩隻手縮在袖子裏，已成了他的習慣，不管天氣冷不冷都喜歡這樣。徐部長無形中受童翻譯的諷刺，氣還沒發出來，見了尤部長又不得不放下笑臉，上前招呼道：

『事情辦完了嗎？』

『差不多了。』尤副部長的嘴唇上掛着一抹微笑，『你今天也累了？』

『不，不累。』

『剛才照鏡子，瘦了一點吧？』童翻譯給他開玩笑，想不到又刺中了徐部長。

徐部長斜視了童翻譯一眼，那眼光像是一把燃燒着的憤怒的火把，却遇到童翻譯若無其事的和藹的微笑給擋回來，徐部長忍在自己的不滿說：

『沒什麼，每天都是這樣，我看童翻譯倒是比上次到分區衛生部的時候瘦了，副部長，是不是？』

尤副部長是個老實人，他聽不出他們兩個人話中的話，他真的認真看了看童翻譯，微微揚起頭來，回想了一下，彷彿喚起那個時候的記憶似的，恍然大悟的說：

『倒是真的，我們天天在一塊也不覺得，你這一說，童翻譯確是瘦了，我記得從前他笑起來的時候，那酒渦多深呵！現在腮巴子上的肉也掉了一些啦。』

『我倒沒什麼，老頭子可是真的瘦了些。』

『這都是因爲在黨中的關係，老頭子一天有時候只睡一兩個鐘頭，你說怎麼

行啊！』尤副部長坐下來，他從袖子裏把手伸出來，抹一抹臉，彷彿抹去一身的疲勞似的。

徐部長覺得他們兩個人都在說他，他剛才在鏡子裏看到自己豐腴的面孔，會暗暗喜歡了一陣，現在却討厭那副面孔，想把它藏起來，又沒地方好藏，不知道把臉放在那兒是好。這個臉燒得熱刺刺的，不舒適，心直跳。

『徐部長，老頭子對後方醫院的工作很不滿意……』

響鼓不用重捶，聰明人只要一點破，他就知道了。徐部長聽到這兒，不待尤副部長說下去，連忙歉然地責備自己：

『是呀，我剛才一個人在屋子裏，就想這回事，我想，我也是一個人呀，技術也說得過去，爲啥事情總是辦不好呢？』

『你看是不是有什麼困難？提出來，軍區給你解決。』

『困難？有倒是……』徐部長說不下去了，有什麼呢？要幹部，軍區給；沒有藥，軍區領；按月經費，軍區發；有問題，軍區幫助解決……他想不出什麼

困難，便改口說：『沒什麼困難。』

『困難一定是有的，不然爲啥工作辦不好呢？我想，這方面，軍區要負責，尤其是我要負更多的責任，軍區領導方面是弱的，沒有很好的幫助各個分區，對於各個分區衛生部的困難，沒有很快的及時解決，這些事都交給分區首長去了。下面的問題，我們知道不夠，許多事不是在未發生前去處理，是在發生後來補救，比方後方醫院疥瘡病人這件事，是由軍區直接領導的，我們看到月報表，我們爲什麼沒發現病人長期沒出院這個問題？爲什麼不及時幫助下面來解決這個問題呢？這叫什麼領導，這是放棄了領導。』

董翻譯在一旁暗暗點頭，他好像看見一個人用刀子解剖自己，在人面前展開了傷口，把最腐爛的地方割掉。他看見徐部長的面孔由紅而白，由慚愧的神情，變了一副自責的儀容，很嚴肅地低下頭來，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學生被老師指出後，低着頭一樣。他久久說不出話來。屋子裏靜靜的，空氣好像凝固了似的，外面傳來急促的白大夫打字的嗒嗒聲。

無數的話語湧到徐部長的嘴上，他咀嚼着，攷慮着那些意思，酌量每一個字的份量，他想一口氣把自己肚裏的話都吐露出來，甚至想把自己準備開小差的經過都說出來。講到嘴邊，他又縮回去，缺乏那份勇氣，講出來怕失了面子。在尤副部長面前，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不對的地方，沒說出話來，聲音就有點嗚咽，說：

『副部長，這都是我的錯，怪我不好好工作，我對不起你們……』

這最後一句話他是用很大的勇氣才說出來的，那是暗示他曾做過那一件不好意思告訴人的事。尤副部長却以為他是講自己是俘虜，部隊對他這麼好，沒把工作做好，對不起。尤副部長腦筋裏已不拏他當俘虜，做爲一個同志看待了。省怕他還這樣下去，就勸他：

『你這句話說外了，我們爲革命工作，是一家人麼，分什麼你們我們呢？徐部長，你以後不要再存這種心思。』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徐部長看副部長拏他當一家人，心裏更覺得

對不起他，他的眼眶有點潤濕了。

「那很好，這樣有什麼心思就好談，談開了，把工作做好，……你看老頭子那股勁，我們要學人家，人家還不是中國人呢。……」

「童翻譯，你別說這些話，我心裏難過。這些話我全知道。我問你一件事，好不好？」

「好。」

「你從前不是當縣長的嗎？」

「是的。」

「後來怎麼調來當翻譯呢？」

「軍區調，我就來了，那還不簡單嗎？」童翻譯笑着說，聳了聳肩膀，好像這些簡單的事，還用問嗎？

「你覺得翻譯工作怎麼樣？」

「很好。」

『不是的，我是問你心裏……』下面的意思是從縣長調到翻譯，降了級，心裏情願不情願，可是徐部長沒好意思說出來，他怕他們笑話他。

童翻譯用手按住胸口，聽見心臟在靜靜的有規律的跳着，他說：

『我的心很好呀，一點毛病沒有。』

徐部長見他答得牛頭不對馬嘴，笑了；童翻譯有意給他開玩笑，也笑了；尤副部長看他們笑，他也莫明其妙地笑了。徐部長斂去臉上的笑容，嚴肅地更正說：

『我是問你從縣長調到翻譯，心裏感覺怎麼樣？』

『這個啊，』好像很簡單，却一時又答不上來，童翻譯冷靜地想了一會，才說，『開頭心裏有點不舒服，覺得當縣長好些。後來一想，幹革命工作的，要從大處看，那個地方需要甚麼樣的人，誰去適合，就派誰去。軍區調我當翻譯，我想是經過考慮的。當縣長的人很多，地方上的人更適合些，當翻譯的不容易找，我覺得我當翻譯要比當縣長恰當些。心裏也就沒有什麼不舒服了。』

「人家沒笑你縣長降級當翻譯嗎？」徐部長這句話說出來，心有點跳。他怕別人猜出他的心思。他暗中留意看了尤副部長一眼，尤副部長的眼光正好射在他身上，而且對他轉了轉，他心跳得更厲害，料想尤副部長一定知道他的心思了。他後悔不該講出來，正在沒奈何的時候，童翻譯不經意地答道：

「做革命工作沒什麼大小，都是一樣的，有什麼好笑的。要是他笑我，他自己有這樣思想才是好笑哩。」

「不，」徐部長心裏坦然了許多，忽然覺得自己雖在後方醫院當院長，地位並不低，和部長沒有什麼分別。他展開兩道幾乎湊到一塊兒去的眉頭，老老實實講出自己心裏的話，「我到這兒來，覺得有很多人看不起，都笑我降級的樣子……」

「誰？」尤副部長窺探出徐部長的心裏，他抓緊這一個問題。

「沒有誰，不過我覺得總有人瞧我不起。」

「那是你疑心。」

「我從前爲什麼不疑心呢？他們既然笑話我，我自己沒有面子，什麼事也懶得問了，覺得自己一點本事也沒有。我一到後方醫院，情緒就變了，我不是不知道要想法使這些疥瘡病員出院，我也知道怎樣做，就是懶得做。覺得我這個人完哪。」

「這樣想法是不好的。」尤副部長誠懇地正面指責他，「我到了後方醫院看到這情形，知道其中一定有原因，你調動工作，我們在外面，沒有好好給你談一下，這是我對的地方。尤其是你，到部隊來不久，過去在外邊，這邊部隊情形還不能說是很熟悉，更應該談一次。調動工作在我們是很平常的事……」說到這兒，尤副部長望了童翻譯一眼，好像問他：「是嗎，童翻譯。」

童翻譯答腔說：

「調我當翻譯，連談也沒談，我不是就來了，說不定什麼時候，別的工作需要我，我又調到別處去了，幹部就是這樣，那兒需要放那兒。」

「調工作的時候，軍區倒是給我談過了，只是我心裏想不開……」

「這不要緊，因為你在分區裏，下面情形不大了解，到下面來鍛鍊一下，只要工作好，還會調回去……」

「過去軍區給我講，我不相信，童翻譯和你給我說了，我，我……」說到這兒，徐部長一陣心酸，又想起他準備逃走的事，越覺得對不住人，聲音有點瘖啞了，他眼眶裏滾下幾顆精圓透明的淚珠，乾脆把頭伏在桌上，忍不住爆裂開幽幽的哭泣聲，鼻子一抽一抽的，斷斷續續地說：

「我……我對不起你們，我……我要……好好……做人……像你們……一樣……」

屋子裏一片沉寂，只聽見低微的哭泣聲。

哭聲稍爲停止的時候，童翻譯過去扶起他的頭來，遞了一塊白手帕給他，揩了揩鼻涕。尤副部長站起來，走到他面前說：

「誰沒有做錯事，這事也不能怪你一人，我們也要負責的，你既然下決心做，那成績一定會很好的……」

尤副部長緊緊握着徐部長的手，兩人的手握得那樣緊，手心裏都滲出汗來了，兩個人的汗混在一塊了。

十三

十月二十日。

軍區北線的敵人從張家口，宣化，蔚縣，向涞源調動，渾源也有一個聯隊的兵力，配合涞源的獨立第二旅團，展開大規模的對軍區的冬季『掃蕩』。冬季『掃蕩』，像一陣突然而來的狂風暴雨，從軍區北線開始了。敵人的斥候部隊首先佔領了涞源北部聳入雲端的摩天嶺；不到半天，這個險要的陣地，就被英勇的子弟兵奪取過來了。驕縱的敵人狼狽地潰退，敵人前進的『掃蕩』部隊被阻止在山那邊。子弟兵在這一次摩天嶺的爭奪戰裏，有幾十個傷亡。傷員一個個從火線上救護下來，向××莊運去。

白大夫他們從第三軍分區到了第一軍分區司令部，從楊司令員那兒，知道摩天嶺有情況，那兒已有了不少傷員。楊司令員表示，歡迎白大夫他們能夠抽點時

間去一趟。白大夫聽到這消息，那有不高興去的道理？他和尤副部長商量一番，決定暫時停止巡視團的檢查工作，改變為戰地醫療隊。組織是現成的，手術器械是現成的，人也是現成的。就臨時改了個名稱，第二天，白大夫帶着戰地醫療隊出發，向摩天嶺火線前進了。

到了指揮部，接洽了之後，他們指定在××莊工作。

白大夫他們的臨時救護站就安置在××莊的戲台裏。戲台前面是一片廣場，剛從火線上下來的傷員，一個接着一個湧上來，臨時做爲担架的門板上，不斷地流下血來，縱橫地撒在泥土上。傷員時時發出痛楚的叫喚，有的性急，自己要爬起來，想到手術室去。

手術室裏，白大夫他們正在緊張地工作着。

摩天嶺的東面，雄峙在拒馬河上紫荆關的左側是王安鎮，這是敵人在易縣的一個強大的據點，和摩天嶺遙遙呼應着。王安鎮的敵人得到上級的命令：他們從側後方出來企圖截斷子弟兵的歸路，來挽救被子弟兵阻止在摩天嶺下面敵人的命

運。王安鎮據點裏出動的增援部隊，連民伏僞軍在內，一共有七百多人，急速地前進。這是一隻強襲的部隊，逐漸接近××莊的前線救護站了。

站在手術室門前的哨兵，遠遠看見北面的高山上，出現了二十多個穿便衣的人，一律穿着中國褲褂，短打扮，像是老百姓，又不像是老百姓，遠遠地看不清楚。哨兵馬上跑進來告訴尤副部長：

『部長，北面山上有人……』

『什麼人？』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啊！』

尤副部長從小就在軍隊裏長大的，雖然是個醫務人材，却有豐富的軍事知識。他知道在反『掃蕩』的時候，任何一個山頭上發現人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他怕妨礙白大夫他們進行手術，他一個人悄悄地和哨兵走出手術室，站在戲台子後面的土坎子上，向北面望去。果然，最北面的高山上，有二十多個便衣下來，

而且後面好像還有人的樣子。尤副部長估計一定是敵人的便衣隊，不一會，離便衣隊有一二里路後面，開始出現了武裝部隊，圓圓的鋼盔，在山頂上發着光輝，這是王安鎮的敵人。尤副部長破口叫出：

『是敵人，敵人，向我們這邊來了。』

尤副部長很沉着地看了看四周的地形：××莊直對着北面的高山，看起來好像很近，不到四五里地，可是北面的山很高，前面還有兩座小山隔着，從高山頂上下來，到××莊，尤副部長估計有十里遠近。他囑咐哨兵監視敵人的行動，注意四週的情況，有什麼動靜馬上來報告。哨兵留在戲台子後面的土坎子上。尤副部長連忙回到手術室，一進門便對白大夫說：

『北面高山上發現敵人，救護站要馬上轉移……白大夫。』

『敵人離我們這兒有多遠？』

『有十里的光景。』

『十里地步行到這兒要多少時間？』白大夫問。

『快一點，四十分鐘就可以到了。』

董翻譯有點不相信尤副部長的話：在後方怎麼會發現敵人呢？可是看尤副部長那神情又不得不令他相信，何況尤副部長是從來不說謊話的人呢？他向門外望去。

白大夫聽完尤副部長的話知道還有四十分鐘的時間，却沒有吭氣，他走出手術室，看廣場上還有十二個傷員躺在那兒，等待動手術，他便對方主任說：

『快招呼看護他們把傷員抬進來，一次抬兩個。』

尤副部長看白大夫走回手術室，並沒有要轉移的樣子，還要繼續做下去，他忍不住在旁邊勸說：

『白大夫，十里地是很近的，那個方向我們沒有戰鬥部隊，這是從王安鎮出來的敵人，從我們部隊後面過來的。』

『這個……』白大夫想了想，三個人同時做，在敵人到來以前，也許可以做的完。一走，這些傷員怎麼辦呢？便若無其事地說：『我知道。』

『馬上不轉移？，就，就來不及了。』凌亮風插上來說，他是個胆小的人，他聽尤副部長說有敵情，就結束了手術，慌亂地去洗了手，把手術器具收拾在一塊，準備脫手術衣了。手術室裏的別的人都停止了工作，收拾東西，只等白大夫說一聲便走了。方主任帶着看護抬了兩個傷員進來，放在手術台上，白大夫還是鎮定地解開傷員在火線上用的救急包，他自己又開始做了。同時叫尤副部長做另外一個。

凌亮風一臉不高興，閉着嘴，無可如何地站到白大夫旁邊去，把解開的手術衣又紮緊了。桌子上的器具一一躺開，又給白大夫當第一助手了。

尤副部長不好再說下去，要是再說，顯得他自己很胆小，好像怕什麼似的。他不得不也動手術，但解開傷員的衣服，他還是放心不下白大夫的安全，心裏有點亂，他輕輕推了董翻譯一下，暗示他勸勸白大夫。

董翻譯心也不安地跳動着，怯生生地走到白大夫旁邊，勸道：

『白大夫，白大夫……』

「什麼事？」白大夫低着頭，在給傷員剪去傷口邊緣的腐皮爛肉。

「走吧，敵人快來了。」

「我們走？」白大夫有點不解，「傷員怎麼辦？」

「把傷員抬着走好了。」

「你是翻譯員，你不是醫生。你不知道，傷員的傷越早做越好，早做可以減輕傷員的痛苦，可以減輕傷員的死亡。」

哨兵端着槍，跑步進來，向尤副部長報告：

「報告：北面高山上的敵人有六七百，都下山來了。」

尤副部長接上去對白大夫說：

「傷員當然重要，可是敵人快到了……」

「敵人？傷員都不急着要走，我們身體健康的人忙什麼？尤副部長請你給這個傷員做手術；凌醫生你給那個傷員做……」白大夫走到手術室門口，對廣場上的人說：「把傷員都抬來，快！」

傷員抬來，白大夫又派了一個傷員給方主任做。大家勉強鎮定下來，開始分頭搶着給傷員換藥做初步手術，大家都沉入工作裏面，幾乎把敵情都忘了。只有凌亮風忘不了敵情，他時不時望着門外，只希望哨兵再進來報告，說敵人已經到了村邊，大家好趕快走。看着白大夫低着頭，屈着背在一個勁地做，他心裏老是不舒坦，嘴裏低低噁咕着：

——傷員要緊，咱們就不要緊了嗎？你一個人要做，你一個人留在這兒好了，爲什麼連累大家，我沒看見過這號子的頑固傢伙。

站在戲台子後面土坎子上的哨兵，比凌亮風還要着急，他知道隨着白大夫他們的一班人，只有九條步槍，沒有什麼戰鬥力的，但他們奉了上級的命令，一定要保護他們的安全的。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北面山上的動靜。從北面高山上下來的敵人，先頭的便衣已在高山前面的第一個小山頂露出來了，分散地向前躍進。他慌忙氣喘喘地跑進手術室，莽裏莽撞地大聲叫道：

「尤副部長，敵人的便衣上了村北邊的小山上了。」

尤副部長停下手來，望着白大夫：

「白大夫……」

白大夫頭也沒抬，一個勁在專心地做，順口說道：

「快做下去，我知道……」

凌亮風這時候倒反而鎮定了，他看白大夫那樣忘我的精神，覺得自己剛才那樣想法不對，這想法是很醜惡的。他的臉上泛起了紅暈。他想即使敵人來也不過是這麼一會事，他們還有一班人呢，怕什麼？他現在和方主任一樣，安心地埋頭做下去。

忽然外邊的電話鈴響了，哨兵退出去，正好碰着通訊員，告訴他白大夫的電話。白大夫搶着做完手裏的手術，到戲台旁的大樹底下，那兒安着臨時的電話機，他抓過耳機來，說：

「哈囉……我就是白求恩……唔，什麼？敵人離我們這兒不到六七里地，已派部隊監視敵人的行動。噫，立刻轉移——從側面高山轉移過去……立刻……好

……」

白大夫回到手術室裏，他一檢查，還有三個傷員沒有做完，便催促大家：

「快做，做完了就走……」

噹……噹……

××莊北面發現槍聲，派出去監視敵人的部隊和敵人的便衣接上火了。

白大夫正在給最後一個傷員動手術。這是一個臀部槍傷的病員，他知道情況是很緊張了，他忍痛地對白大夫搖着手，很吃力地說：

「白大夫，我，我不要動手術了……」

「爲什麼？」

「我，我不要動手術了……你走……」

「現在動了手術好的快，否則要化膿的……」

「我化膿不要緊，可以慢慢的治療……你要緊，你走吧，可以救治更多的人，白大夫……」

『很快就可以做好的……』白大夫解着他的褲子說。

傷員在手術台上勉強轉過去，避免白大夫解他的褲子，他堅持懇求地說：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沒動手術，我不動手術，不要緊。不能因為我……』說到這兒他沒說下去，他咽住了，『即使我死了也沒關係，咱們當兵的，多的很，少一個多一個不吃緊，不像醫生，這兒少的很，你要緊，白大夫，你走吧，別管我……』

白大夫迅速地把他身子弄正，說：

『我們死，死在一塊；活，活在一塊。我不能把你丟下不管，孩子，快點，動完手術，我們一塊走還來的及……』

凌亮風聽白大夫的話，心裏很難過，他譴責自己，要是他早一會不急著走，放下手術沒做，現在該做完了。他帶着贖罪的心情對白大夫說：

『你先走好了，這個我來做……』

白大夫怎肯？他堅持要自己做，要和大家一塊走。他慌忙解開傷口，取子

彈，上藥，塞藥布，匆匆忙忙，一個不小心，他底左手中指第三關節給刀鋒刺破了一個小口。當時他手上全是紅殷殷的鮮血，刀口也不痛，自己一點也沒注意它。洗完手，敵人已迫近××莊了。村外邊不斷地響起爆豆似的重機槍聲，村裏的人已陸續走完了。

白大夫看傷員都做完抬走了，他這才感到輕鬆下來。村外的槍聲，似乎對他沒有什麼影響，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已經習慣這種槍聲了。手術室很快收拾起來，器械藥品收入醫療箱，放在馱驢上。

爆豆似的機槍聲更加繁密，裏面還不時爆烈出訕然的巨響，這是敵人擲彈筒的聲音，在山谷裏迴蕩着。

白大夫騎上那匹棕紅色的駿馬，緊加了幾鞭，馬放開四蹄，在狹窄的山路上奔馳了。董翻譯騎着那匹有一付新皮鞍子的老馬，在白大夫後面，也緊加了幾鞭，跑了二里多地才追上了白大夫。但那匹老馬已氣咻咻地噴着鼻子，跑不動了。白大夫望着老馬臀部淌着汗，蒸發出烟似的熱氣，便開玩笑地說：

「童，你這個馬又在喘了，老年的表現。假如我們兩人在一起賽跑，你要像我的馬，我便像你的馬了。」

「不，你的身體比你的年紀要年輕些……」

「你不知道，我的體力日漸衰弱了，在西班牙的時候，我的體力不如在加拿大：去年不如在西班牙，今年的體力又不如去年了。……」

「你需要休息……」

「休息？」

「唔。」

「還不是時候，你知道人類的公敵——法西斯還沒有消滅，我們這些人那有時間休息啊。」

「但是身體也應該注意……」

「我懂得你的意思，可是怎麼能夠啊？我一看到傷員，或者知道什麼地方有傷員，我什麼都會忘掉了。」

不久後面巡視團的人就接上來了。尤副部長和凌亮風從隊伍最後面趕上來，凌亮風喜洋洋地說：

「白大夫，真危險，我們出了××莊還不到三里地，敵人就到了，幸好沒被敵人發覺……」

巡視團從××莊側面高山陰面的一條小路上，迅速地走去……

雖然白大夫的中指局部發炎了，但是他們第二天回到第一軍分區衛生部第一所檢查工作時，他仍然給第一所的傷員繼續進行動手術。

在第一所裏，他檢查出一個外科傳染病的傷員，是頭部丹毒合併頭部蜂窩組炎。病人躺在床上，全臉浮腫，腦袋比平常的要大到將近三分之一的樣子，神經錯亂，時不時嘴裏說出嚙語，病況的惡劣情勢，把傷員拉到死亡的邊緣。白大夫仔細檢查了一下，查出傷員是槍傷傳染，得了這種幾乎是不治之症。

傷員神志不清，迷迷糊糊地躺在手術台上，均勻地吐出輕微的呼吸。白大夫

注視着傷員的頭部，又望着傷員微微起伏的胸部，遲疑不決地思考，像是要決定一個什麼問題，半響，他指着傷員龐大的頭部，對方主任說：

『這個傷員是很少希望了，但我們要盡最後的努力，試試看……』

方主任生平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傷員，瞅着那個出奇的浮腫的大腦袋，他簡直不知道怎樣下手，關於腦顱手術的知識，只是去年在特種外科醫院聽白大夫講過，別的他一無所知。他懷疑地問：

『能不能救過來？』

『很難說……』

『那就……』

『不，我還盡一盡我的力量，——孩子，一個醫生要盡他最大的力量，去挽救任何一個嚴重的病人。這個病人——』白大夫走到病人頭部的左側，他叫方主任沿病人頭部右側走，尤副部長和凌亮風站在方主任的背後，白大夫諄諄地對他們說：

『這個傷員，要施行頭部亂刀切開手術，取傷口裏面的槍彈和碎片，也許有挽救的可能。救一條生命啊，來，準備手術。』

白大夫走到放了碘酒的臉盆裏去洗手，他一壁對童翻譯說：

『童，我的麻醉師，全身麻醉……』

大家在手術室裏靜靜地，可是緊張地準備着。

『這一次你做我的第一助手，多學習一些。』白大夫對方主任說。

白大夫洗完手，看護捧過一包消毒過的用具，打開來，白大夫用鉗子夾起一付乳白色的橡皮手套，放了一點滑石粉在手套裏，撲了撲，又把多餘的粉倒出來，他把手套戴到手上。童翻譯已給傷員施了全身麻醉，白大夫用鉗子碰碰傷員的皮膚，已沒有痛的反映，他使用刀把浮腫的腦袋從腦門那兒切開，戴着橡皮手套的食指和中指由刀口那兒伸進去，在裏面慢慢摸索着。一會，白大夫臉上露出一絲微笑，食指和中指夾出一顆小小的槍彈來。方主任幫助白大夫立即把傷員頭部縫合，送到病房裏去。

白大夫脫下手套來，對大夥說：

『這傷員也許可以得救。』

他們接着又做其他的手術。

晚飯後，白大夫考慮到巡視團這樣巡視下去，今年年內也不可能把各衛生部門巡視完，他和尤副部長商議，把巡視團分做兩組，尤副部長和凌亮風一組，巡視南線第三軍分區衛生工作；他自己和方主任童翻譯繼續在北線，到冀中軍區留在山地裏的後方醫院去檢查；白大夫說：

『尤副部長，這樣我們能夠很快巡視完軍區衛生工作，分成兩組，在摩天嶺所化去的時間也可以補救過來了，』

『兩組進行自然快一點。』

『每一個單位巡視完了，就做總結，』他轉過來望着站在他旁邊的方主任說：

『我們巡視完一個單位，也很快做總結。兩組回到軍區，整個的總結很快地就可
以做成。這樣：我可以很快地回到美國去，進行募集藥品器械的工作。』

『估計我們什麼時候要回到軍區？』尤副部長問。

白大夫用手指敲着桌子邊，低着頭想了想，然後以詢問的眼光望着尤副部長：

『十一月中，至遲十一月底必需趕到。』

『十一月中我們一定可以趕到。』

尤副部長說完話，望望凌亮風，好像給他商量，凌亮風點頭同意他的估計。

『那我們十一月中也趕到，十一月底以前把總結做好，』他對坐在他旁邊的童翻譯笑着說，『童，這樣，我十二月初開始走，你說，到西安之後，一定會有飛機嗎？』

『飛機是有的，只要重慶答應就行了。由重慶到美國，六七天就到了。』

『那我今年年底就可以趕到美國，不，也許能在聖誕節以前趕到，給我老媽媽一塊兒過聖誕節哩。童，我有兩年沒有和老媽媽一同過聖誕節了，她一定很想念我啊。』

『希望今年你們在一塊過。』

『我希望明年和大家在一塊過聖誕節。』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好！』

第二天一清早，尤副部長和凌亮風那一組便出發到南線去了。白大夫這一組，東西都上了馱子，事務人員揹上了背包，勤務員邵一平提着白大夫那盞煤汽油燈，炊事員老張從口袋裏拿出旱烟袋，裝了一鍋烟，靠牆根坐着，脊背貼着牆，悠然自得抽了起來，只等白大夫出來，大夥就開步走。

白大夫還在手術室裏，他在一個個地給昨天行手術的傷員上藥，交換繃帶。都上完了藥，白大夫從裏面走了出來，方主任和童翻譯走在他的後面。快走到門口的時候，童翻譯竄到前面，快走了兩步，到門口招呼大家準備出發了。

在大門外等候的人，都霍地從地上站了起來，撲撲身上的泥土，老張把旱烟鍋對着鞋底邊敲了敲，烟灰倒出來，把旱烟袋塞到口袋裏去，準備走了。白大夫

走到門口又站了下來，他想起昨天那個頭部開刀的傷員，剛才沒送到手術室裏去，他掉過頭來對方主任說：

『去看看病房吧！』

『剛才在手術室裏不是都交換過綑帶，上了藥嗎？』方主任語氣之中的意思是說：沒有到病房去看的必要了。

『不，還是要去看看，昨天那個顱部手術的傷員，沒到手術室去……』

『那傷員不會有什麼希望了，昨天晚上不是看過了嗎？』

『不，我們兩人再去看看，也許還有點希望……』

老張看白大夫和方主任談了兩句，又趑趄裏面去了，不知道有什麼事，他不耐煩地在街上踱來踱去，一邊暗自嘀咕着：

——說走不走，等了這半天，出來了又進去了。老頭子今天怎麼不急了呀？這會不走，今天啥時候才能到冀中後方醫院啊！

老張只顧自己嘮嘮叨叨，不知道卻一平這傢伙不聲不響地跟在他屁股後面，

一邊做鬼臉，指手劃腳，一邊偷偷聽他的話。等老張發覺，他一溜烟地跑到人堆裏來了，指着他的鼻子說：

『老張，等着吧，今天到不了，明天到；明天到不了，後天到；反正總有一天到的。』

『小鬼，不正派，偷聽人家的話，看你那天才成人！』

『我不成人，我成神！』

正在他們說笑的時候，裏面跑來一個看護，說：

『下馱子，快！』

『幹什麼？』人們驚異地問道。

『白大夫要動手術……』

『又要動手術？昨天不是聽說手術都做完了嗎？』邵一平把馱驛牽到門口來，正正經經地說。

『白大夫的手術，就沒一個完，那個病人不要老頭子看看，你懂個屁！』老

張借此機會報復了他一下。

邵一平對老張用食指劃一劃腮巴子，訕笑地說：

『你懂，你懂，你動手術去！』

邵一平幫助看護把草綠色的醫療箱抬進門去，跨過門檻，掉過頭來對老張說：

『你懂個屁！』

白大夫和方主任走進病房，看見昨天顛部手術的傷員，頭部更見大了一些，可是臉部的浮腫消逝了一些，精神比昨天清醒，可以說很簡單的話，要水喝。白大夫看傷員透露出一線生命的曙光，他滿心喜悅地跟方主任說：

『再試試看……』

『如果再動手術，會有希望嗎？』

『很有可能……』

『他們已在外邊等着要走了……』童翻譯說。

『那不忙，要救這條生命，今天走不了，明天再走，叫他們把醫療箱拿進

來。」

看護和邵一平把醫療箱搬到手術室裏，五分鐘以後，什麼都準備好了。白大夫匆忙給傷員做第二次手術，竟忘記戴橡皮手套，亂刀切開頭顱，白大夫赤手伸進去，用左手那隻發炎的中指和食指去摸碎骨，摸到一片，像是考古家突然在什麼地方發現了甲骨文似的喜悅，立時取出，放在膿盤裏，旋即又用手指伸進去摸。傷口裏的細菌，從白大夫發炎中指的刀傷處，像個小賊似的溜了進去。白大夫一心注意到傷員，爲摸出的一片片碎骨的欣喜的情緒佔有了，竟忘記了自己中指有一個小小的刀傷，更沒想到自己會中毒，他得意地說：

『又是一片！』

把這片碎骨放到膿盤裏去，他對方主任說：

『不戴手套也有它的好處，手指感覺力的奧妙，決不是戴橡皮手套所可比擬的。手指可以在傷口內感覺到那兒是鐵片，那兒是子彈頭，那兒是碎骨塊。』說着，他又摸到一片碎骨，取出來說，『你看，方主任，又是一片。這片多小，要

是戴手套就摸不到了，上次戴手套就沒摸到這些。碎骨鉄片取不出來，傷員是很難好的啊。」

傷員第二次手術做完，一直忙到中午，白大夫他們才出發。

山頂上閃爍着繁密的星星，脚下的曲折的山路已有點辨別不清，坐落在唐河邊的冀中軍區留在山地的後方醫院的村落，已靜寂的沒有人聲了。這時候，白大夫他們才到了目的地。一到，又是不斷地工作，可是白大夫那隻染毒的手指，慢慢發炎，手指粗的比平時要大兩倍，腫脹得痛的很厲害，時不時迫使白大夫放下工作。但一會，他又一定要工作。

早上起來，痛的更厲害，白大夫用一盆濃度的食鹽水，把那隻腫脹的手浸泡在裏面，許久許久，沒有什麼效用。

方主任坐在白大夫炕下面的高背椅子裏，望着白大夫的發炎的手指發愁，他想給白大夫治療，又怕白大夫不同意。他想了想，還是鼓起勇氣問：

『白大夫，你這手指，我想……』

『你想怎麼樣？』

『可不可以切開一個十字……』

『可以……』

白大夫伸過手來給他，看護端了一個膿盤來，方主任從裏面取出一把小刀，在他那發炎的中指上，切開了一個十字。

方主任望着白大夫的病勢不見起色，暗自嘆息着。童翻譯低低地抽了一口冷氣，嘴裏不由自主地嘖嘖着。他見那隻腫脹的手指，切開十字以後仍然無效，他無言地低下頭，微微搖着。托着膿盤的看護，看白大夫臉上痛苦的神情，失去往日剛健活潑有力的光彩，鼻子忍不住酸了起來，連忙退出屋子，一走到門口，就再也忍不住了，幽幽地哭泣着。這哭聲吸引了白大夫的注意，抬起頭來向前面的人看看，才發現站在他面前的人都傷感地低着頭，視線却集中在他的發炎的手指，黯然無語。白大夫安慰大家道：

『不要擔心，孩子們，一個醫生到手術室，尤如戰士上戰場一樣，受點傷是

很平常的事。特種外科醫院實習週開始的時候，我這個手指不是也劃破了一小塊，發炎腫痛，不久就好了。」

方主任提出了異議，說：

『上一次沒有這樣厲害。』

『這一次也不要緊，只要留下兩個指頭，我還可以照樣工作……』

白大夫臉上浮起勉强的笑容，但笑容裏却含着無限的苦痛和焦燥，他自己也知道這次手指發炎要比上次嚴重的多，但他減輕這次的嚴重性，來安慰大家。

『我們出去，讓白大夫躺下來，靜靜休息一會。』方主任對大家說。

大家退了出來，方主任叫了那個哭泣的看護進去招呼白大夫。

『白大夫，我待會來看你，你睡一會。』方主任說完了，他最後也走了出來。

方主任走出白大夫的屋子，馬上就被大家包圍住了。大家聽說白大夫不舒服，都到白大夫屋子外邊等消息，老張，邵一平他們都焦急地望着方主任。童翻譯一把抓住方主任，把他拉到院子裏來問：

「方主任，要不要緊？」

「現在還看不出來，讓他先休息一會，再看看。睡眠充足，也許會好些。」

「白大夫可以好嗎？不礙事吧？」

「沒有變化，是可以好的。」

那個調皮的邵一平，笑嘻嘻地走到院子裏來，一看見大家都扳着面孔，愁眉苦臉的，他馬上就斂去了笑容，靜靜地站在方主任旁邊。老張從重翻譯背後，擠上前來，露出他那張油光煥發的臉子，低聲地問：

「方主任，老頭子怎麼樣？」

「現在睡覺了……」

「要是輸血能夠好，方主任，那就輸我的血給白大夫。」

方主任搖搖頭，告訴他白大夫這個病不要輸血，老張一股熱忱，見用不上，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問：

「那怎麼樣呢？做點好的給他吃？殺隻鷄好不好？方主任。」

『等明天再說。』

『我看看老頭子去……』

『他剛睡……』

方主任阻止他，他還是要看，悄悄走到門口，掀開白布門帘，偷偷地看見白大夫躺在炕上，這才安心地走回來。他想起另外一件事，躡着脚尖，走到方主任面前，對着方主任的耳朵，小聲地說：

『他們講敵人已經到了銀坊哪……』

『噓——』這是童翻譯的聲音，他伸出手來，指着老張，制止他說。他把老張拉到院子外邊，大家也跟着走出來，童翻譯這才敢問他：

『你聽誰說的？』

『剛才村裏過隊伍，他們在村裏休息，到我們伙房來燒水喝，是我問他們的，他們就向那個方向開。』

『是的，我也聽他們講的……』邵一平接上來說，指着北面的銀坊。

童翻譯連忙警告大家說：

『誰都不要在白大夫面前提起，老頭子一知道有戰事，他就不會好好休養了。』

『不准講，誰講就要受處分。』

方主任嚴重地加上了一句。

陰沉的低空，落着灰濛濛的小雨，淅淅瀝瀝，簷頭的水滴，有規律地滴着，一聲聲打破了山村的寂靜。一股潮濕的風，習習地在院子裏吹着，像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到處打着人家的窗戶和門。天氣很冷。

白大夫的窗戶給山風撫弄着，發出輕微的音響。他一早就起來了，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衣，靠着炕邊，躺在靠背椅上，細心地在讀一本紅封面的英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

窗戶關着，炕邊火爐裏的火，熊熊地燃燒着。屋子裏煖洋洋的。

轟，……轟，……

透過濛濛的細雨，遠遠傳來砲聲。他從小說的境界裏跳了出來，閣上一個人的遭遇，霍地站了起來，走到窗前，向砲聲的方向凝神地諦聽：

噏……噏噏……噏噏噏……

「咦，陰天還有飛機……」他自言自語地說。

推開窗戶，一股陰冷的寒流襲擊着他的身子，他注意着遠方：透過牛毛樣的細雨，望着矗立雨中遠遠的山峯，山峯升起潮溼的氣氳，烟似的昇騰着，山那邊就看不清楚了，只見一片迷濛的烟雨。飛機聲却更清晰了。他斷定前方一定有很激烈的戰事，不然敵人在雨天爲什麼要派飛機出來呢？

他把窗戶關上，回到炕邊那兒，從牆上取下灰色的棉軍服，匆匆穿上，一不留心，碰了那隻中毒的手，一陣痛楚使他有點忍受不住，就披着軍服，又躺到躺椅上去了。

方主任進來，看見他不自然地躺在椅子上，要過去給他扶好，他搖搖頭。一

會，手指不痛了，他站了起來，邊扣着鈕子，邊質問道：

『你們爲什麼騙我？』

方主任吃了一驚，想了想，說：

『我們沒有騙你什麼，白大夫。』

白大夫指着窗外的遠方，說：

『你聽！』

轟……隆隆……

遠遠又傳來一陣砲聲。

方主任立刻明白了，但他表面上還裝着不懂的神情說：

『什麼？』

『什麼，前方打戰了，你們爲什麼不告訴我？』

『哦，』方主任掩飾道，『只有小接觸，沒有什麼大戰鬥……』

『小接觸，用得着飛機嗎？別騙我，我信任天空傳來的砲聲和飛機聲。通知

巡視團，準備一下，我們今天到前線去。」

「白大夫，」方主任看着他那發炎的手指，便故意把話題岔開，說，「今天手指怎麼樣？有變化沒有？」

「我的手指完全好了，」白大夫像個小孩子似的，生怕方主任來檢查，連忙把手放到背後去，說，「沒有什麼，完全好了。告訴他們，準備到前線去。」

「我看你的手指還沒有好，就是手指好了，你也需要多休息幾天才能上火線救護，現在你不能去。」

童翻譯從外邊回來，聽說他要去前線，也勸他不要去。白大夫發起脾氣來了，他走到方主任童翻譯面前，氣沖沖地說：

「你們不要拿我當明代的古董，我可以工作，手指這點小痛，算什麼！你們要拿我當一挺機關槍使用……我要到前線去。戰士們在前線流血，我們做醫生的，」說到這一句，白大夫看了方主任一眼說，「能安心躺在家裏嗎？」

他的精神忽然奮發起來，在屋子裏不安地踱來踱去。方主任聽白大夫最後兩

句話，含有責備他的意思，沒好再說。童翻譯却想出了主意，他說：

『等前方傷員抬下來，你在這兒給動手術好了。』

『那怎麼行呢？新鮮的傷兵，在前方容易治好，比在後方好治。』

童翻譯繼續堅持他的意見：

『現在已經打響了，你就是去了，也趕不上。叫醫院通知前方的戰鬥部隊，把所有的傷員都送到這兒來動手術，好不好？』

『縱然趕不到前線救護，至少可以在半路上碰到，比在這兒等着好。醫生坐在家裏，等病人來叩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到傷員那兒去，不要等傷員來找我們。那兒有傷員，外科醫生就應該上那兒去。』

外邊的雨大了，風也大了，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在山野裏唿哨着。雨給山風一吹，更加大而有力，嘩嘩地落在屋瓦上，落在窗戶上，窗戶上糊的白蔴紙都打溼了。一陣陣寒風從窗戶縫中偷進來，屋子裏有點冷了。大家都坐到火爐旁邊，白大夫坐在方主任和童翻譯當中，他加了一點煤到爐子裏去，還堅持他的意

見，要去前線。童翻譯望着方主任一對焦灼的眼光注視白大夫，他懂得方主任內心的不安和憂慮。剛才白大夫的話已把方主任的嘴封住了，他要再說，就顯得他是怕上前線去的。要去，他着實擔心着白大夫的身體；本來，他想他自己去，代替白大夫；但是，白大夫這兒也需要一個大夫啊！他爲難起來，他把視線從白大夫的臉上移過來對着童翻譯。童翻譯一看那求救的眼光，便又想出另外一個辦法來，他說：

『白大夫，今天下雨，明天去好了。』

『下雨？下雨在前方打戰就不死人了嗎？我是軍區衛生顧問，我是巡視團團長，你們要執行我的意見才行。孩子，去準備吧，今天一定走。』

童翻譯的嘴也給白大夫封住了，他不好再說不去。

下午，天還是落着霏霏的淫雨，巡視團在雨中出發了。

山路非常溼滑，不好騎牲口，白大夫也和大家一樣，步行着。潤溼的泥土，黏着鞋底，鞋子越走越重，特別是下坡的時候，更是難走。老張跟着馱騾在後

面，他邊走，邊哼小調，正在得意的時候，下坡一脚沒站穩，突然滑倒了。大家回過頭去看，他已站起來了，弄得兩手都是泥土，他嘻嘻哈哈地滿不在乎，說：『沒什麼，走吧。』他也不在路邊的泉水裏洗洗手，就跟着大家向前走去了。下了坡，橫在面前的是一座大山，上山的小路，彎彎曲曲隱到樹林中去，在烟雨濛濛中，一點也辨認不出來。上了山，路却不小，可是很陡，又滑，大家都折了一根樹杖，作爲手杖，在一步步向上爬。爬過了一個山頭，又是一個山頭，向着砲聲的方向前進。

冒着風雨和寒冷，趕到太平地宿營了。

白大夫很疲勞。晚飯吃得很少。第二天晴了，巡視團又是一股勁地趕了七十里，翻過了一座大嶺，白大夫有點支持不住，騎在馬上，搖搖晃晃，幾乎墮下來了。

幸好，砲聲越來越響，而且繁密，還可以清晰地聽到機槍步槍聲，——前線近了。

下了大嶺，轉入一條遼闊的山溝，全是平平的沙灘。從對面的山上不斷地抬下來傷員，沙灘上已停了好幾付担架，上面的傷員呼天喚地叫着。白大夫兩腿把馬夾緊，加了一鞭子，他趕到担架那兒，跳下馬去看：傷員有的頭部滿是血，有的腿上滿是血，有的半身滿是血……他一個個看去，傷員一個也沒動手術，甚至連急救包也沒上，——前方沒有救護隊。他看到傷員不能立時救護，難過的很，眼眶裏潤溼了，腮巴子上掛下兩條熱淚。他掏出手帕來，給自己拭了拭眼淚，問他們：

『你們團部的衛生隊在什麼地方？』

『在王家莊。』一個護送傷員的戰士說。

『你們快去，我們馬上就到王家莊。』

白大夫又精神起來，他忘記了自己也是一個病人，中指局部炎腫越發厲害，肘部關節下發生轉移性膿瘍，而且他這時的體溫已增高到三九·六度了。

等到後面醫療隊的人到了，白大夫領他們向王家莊去。那兒離火線只有十來

里地。剛才勉強振作起來的精神，究竟支持不了多久，一到團衛生所，他不得不躺下來了。剛躺下來，他旋即又從炕上坐了起來，把童翻譯叫到面前說：

『你打電話給各兵團首長，告訴他們，我們已經到了這兒，叫各戰鬥單位，把所有的傷員，一齊轉運到這邊來。』

童翻譯退了出去，他問方主任：

『手術室佈置好了沒有？』

『衛生所在佈置。』

方主任帶來消毒劑給白大夫注射了一針，另外又留下三包藥來，說：

『這是鎮痛解熱劑，給你內服的。』

『好，我現在就吃一包。』

白大夫用開水吞了下去。童翻譯進來，說電話打不通，白大夫不滿意，聲音裏有點焦急：

『打不通也要通知，派通訊員去，告訴他們把傷員快送來，越快越好……告

訴各個衛生隊的醫生，所有前方下來的傷員，一概要塗上 Bipp……」

童翻譯走到門口，白大夫又加了一句：

『要快。』

方主任量了量白大夫的體溫，對他說：

『白大夫，你的體溫很高，三十九點八，你需要躺一躺，好好的休息。』

『什麼？』

白大夫經方主任這麼一說，忽然發現自己身上的確是在發燒，像一盆火似的，頭有點暈。他接受了方主任的勸告，靜靜地躺在炕上，眼睛還沒有閉上，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微微抬起頭來對方主任說：

『要是頭部胸部腹部的傷員，一定要抬來給我看，即使我睡覺了，也要叫醒我。你去吧，一定有不少傷員來了。』

方主任走進手術室，却沒有遵照他的意思，胸部腹部的傷員，他自己做了，團衛生所的醫生當了他的助手。他跟隨白大夫將近一年的時間，見習過上千次的

大小手術，許多許多大手術他都應付裕如，很有經驗了。

白大夫中指發炎，發展到肘部了。方主任把左肘移轉性的膿瘍割開，他的精神忽然好了起來。但到了下午，體溫增高到四十度，頭又劇烈地痛脹了，方主任給他吃了發汗藥。

敵人從五畝地向王家莊襲擊來了。

住在王家莊附近的季團長特地來慰問白大夫，勸他到後面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休養。白大夫起初沒答應，後來他想了想，現在他留在前線上，實際上也不能做什麼工作了，反而只會增加戰鬥兵團的麻煩，他點點頭說：

「季團長，我接受你的意見。」

白大夫躺到担架上去。在密集的機槍中，白大夫和巡視團離開了王家莊。他躺在担架上，混身發冷，一陣陣要吐，担架停了下來，他側過頭去吐，也吐不出什麼來，只吐出一點發酸的清水。是的，他已有兩天沒吃什麼了，有什麼能吐出

來的呢？走了一陣，白大夫又吐了兩次。

担架抬到河北省完縣黃石村，已是下午兩點了。一進了村，白大夫心裏很煩惱，他怎麼也不肯走了，就在這村子宿營。管理員找好了房子，方主任和童翻譯把白大夫安置在一間地主的大屋子裏。屋子上端是一條大炕，炕上放着白大夫的那張行軍床，牆半腰漆着粉紅和墨綠的花紋。下沿靠窗戶放着一張八仙桌，左右各有一張紫色的圓靠背椅，他的箱子和書籍雜誌什麼的，貼牆放着。屋子當中生起一爐旺盛的煤火，熊熊地燃燒着，室內溫度一會就增高了。白大夫躺在行軍床上，蓋了一床厚被，又加上一件軍區製的皮大衣，他還嫌冷。方主任把窗戶統統關了，他還是嫌冷；童翻譯過去把門也關上了，他仍然覺得冷，他的牙齒得得地顫抖着。軍區衛生部部长聽說白大夫病了，立即派徐部長漏夜趕來探望他。徐部長一走進黃石村，迎面碰到童翻譯，童翻譯看到他，大吃了一驚，劈口問道：

「咦，料想不到，你來了，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兒的？」

「軍區告訴我的。」

『對哪，我們派人告訴軍區的。現在後方醫院怎麼樣？』

『舊的病員都出院了，一般的新的病員來，一兩個禮拜也就出院了。大家努力了一個時期，大部分舊病員出院，工作倒輕鬆了，最近全院工作人員都正式學習，開了兩門課，一種是衛生學，一門是圖解，我教圖解，課本就是用白大夫剛到軍區時候編的圖解手冊。』

『我知道，那是白大夫專門給看護編的一本書，還是我翻譯的呢。』童翻譯想起這本書，自己也會化過勞力，頓時有一都親切的愉快的感覺。他說，『後方醫院有這樣的成績，有這樣的進步，我恭賀你。』

徐部長慢慢和童翻譯肩並肩地走着，聽到童翻譯的誇讚，又有點歡喜，又有點慚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煖洋洋的，很舒服。他謙虛地說：

『我希望你們能夠再去檢查一次……』徐部長怕他不相信，同時也真的希望他們去看一下，知道徐部長不是一個無用的人，只要決心幹，成績也不會落在別人後面。

「一定去，——你今天是從後方醫院來的嗎？累了嗎？」

「不，我是從軍區來的。一個多禮拜以前，軍區巡視團檢查完工作，大概回去向部長彙報了後方醫院情形，過了兩天，軍區調我回去，仍然擔任×軍分區的衛生部長。我把後方醫院移交清楚，到軍區，首長叫我休息兩天再回×軍區工作，我打算第二天走，恰巧你們派人送信來了，首長就叫我來探望白大夫，我自己也想看看白大夫，我就從軍區直接來了。」

童翻譯一把摟着徐部長的脖子，狂歡地說：

「好極了，好極了，老頭子聽到你這樣的消息，他一定高興，快點告訴他。」

童翻譯和徐部長的步子都快了起來，村裏的人看着他們兩個人，手攬手，走得那麼快，就像跑似的，都有點怪，站下來看他們向白大夫住處走去。走到門口，徐部長問童翻譯：

「等白大夫好了，你給我同白大夫說，請他再去後方醫院檢查一下工作，那

個時候我也去，可以嗎？」

「當然可以，不用請他，老頭子知道了，一定要去的。不過他這病……」

說到這兒他們兩個人已走進白大夫的院子，童翻譯怕給白大夫聽到，就沒再說下去。徐部長隨着童翻譯走進白大夫屋子一看：他暗自吃了一驚。躺在床上的難道是白大夫嗎？徐部長問自己。方主任和童翻譯因為天天和白大夫在一塊，每天白大夫的變化，不容易很快發覺出來。和白大夫分別了快兩個月的徐部長，一進來就看出兩個月前他記憶中的白大夫，和現在的白大夫，完全是兩個人了。現在白大夫：面孔清瘦，顴骨高聳，兩腮下陷，皮膚蒼白，一無血色，鬍鬚亂糟糟的，像冬郊原野上一把枯萎的野草。白大夫四肢冷厥，無力，身體已經到最壞的程度了。方主任守在他旁邊坐着，見他們兩人進來，連連輕輕按按手，他們兩個人立時放輕了脚步，悄悄走到白大夫面前。童翻譯看白大夫的眼睛微微開着，他小聲小氣地告訴白大夫，徐部長代表軍區衛生部來探望你的病。白大夫這時才把眼睛完全睜開來，望了徐部長一眼，有氣無力地說：

『謝謝你。』

徐部長一肚子話，公家的事，私人的事，想對白大夫談，特別是他自己的進步和調回當任×分區原來的工作，要給白大夫說個詳細。他的話還沒有開始講，白大夫的鬆弛的眼皮，已無力地垂下來了。他想起，現在不是給白大夫談這些話的時候。

方主任走到徐部長旁邊，小聲對着他耳朵說：

『老頭子的病很危險，我看要動手術，你來得正好，把那個手割掉，也許會好的。』

徐部長檢查了一下白大夫的手，他同意方主任的意見，兩個人默默地走了出去。大約五分鐘的樣子，他們兩個人手裏捧着手術器具，走到白大夫的面前來了。章翻譯把他們兩個人的意思告訴白大夫，白大夫堅決地搖搖頭，指着他胳膊上的綠色膿瘍說：

『不要治了，我的血裏有毒，治也沒有什麼用啦……』

『治一治，也許……』方主任聽白大夫說治也沒有什麼用了，他心酸了，話幾乎不成聲了。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怕讓白大夫看見，他把頭稍爲偏過去一點，拭去了眼淚。

『我知道我的病，我比你們清楚……』

白大夫說完話，看着他們三個人，他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惘惘然若有所失，他無力地又閉上眼睛。

方主任爲了照應上方便起見，他要求和白大夫在一塊住，在屋子下沿安一床舖，有什麼事好立刻做。馬上遭到白大夫的拒絕：

『不需要，不需要，還是讓我一個人睡在屋子裏好，請你們都到外邊去，我現在需要安靜……』

方主任徐部長慢慢走出去，童翻譯沒走，他靜靜坐在白大夫旁邊。一會，他被白大夫看見了，問他：

『你在這兒幹什麼？』

『我陪你，我和你一塊住。』

『不需要。』

『有什麼人來找你，有什麼事，我好給你翻譯。』童翻譯以為這樣一定可以得到白大夫的同意。

白大夫仍然擺擺手：

『現在不需要了……』白大夫的聲音有點變了，細而低沉，『讓我一個人安靜一下，童，請你出去，需要的時候我會叫你的。』

童翻譯只好也走了出來，方主任和徐部長在門口，兩個人交頭接耳，低低地私議着。

『老頭子怎麼樣？』童翻譯望着他們兩個人。

方主任沒有吭氣。

徐部長搖搖頭。

接着他們兩個人都深深地嘆息了一聲。

童翻譯看着這不祥的暗示，他倒在椅子上，望着屋頂的中樑，木然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白大夫見他們都出去了，他從行軍床上下來，走到門邊，把門門上，屋子裏只賸下他一個人了。他呆呆地望着那隻染了毒的胳膊，那個綠色膿瘍一點也沒有消退，胳膊抬不起來，裏面像是有無數的針在刺着，一陣陣痛到心裏。他自己用220和Binn又在上面塗了塗。他看見220瓶子旁邊躺着一把小刀，這小刀跟了他將近二十五年，還是上次世界大戰他在歐洲戰場上買的。一連串的記憶，幸運的與不幸運的，像一個一個浪花似的，在他的腦海裏湧上來，他想起這把小刀，不久就不會在他身邊，也不可能被它的主人用來給傷員動手術了。他忽然感情地拿起刀子來，一邊望着它，一邊嚶嚶地哭泣起來了：

「嗶啲……嗶啲……我的小刀子……我的小刀子啲……」

他想起還有許多事情要馬上做完，遲了，怕來不及。他把小刀子放在胸袋裏，轉過身來，整理着屋子裏的東西：把皮箱打開整理了一下，自言自語地說：

這醫書，衛生學校需要；那行軍床，他望着它想了半天，才肯定地喃喃着：對了，送給聶司令員，他太疲勞了，需要一個舒適的行軍床……他把所有的東西，都一一想到贈送給最恰當的人。

把各樣東西整理完了，他感到有點累，慢慢走到炕邊，躺到行軍床上去了。下沿的窗戶紙上，忽然出現了一個人的上半身的影子，矮矮的，圓圓的頭，這是童翻譯。他剛才在外邊椅子上聽見屋子裏白大夫低低的哭泣聲，不知道什麼事，知道白大夫把門門了，也不好進來，他悄悄地走到窗前窺視。童翻譯看白大夫躺到床上去，才放心走了。

白大夫抽出胸袋裏的派克自來水筆，伏在床上，用着幾乎不容易識別的墨跡，在一本米黃色道林紙的信箋上，潦草地記下了他底最後的語言。寫了一段，無力地停了下來，待了會，又連忙拿起筆來，迅速地寫下去：

親愛的聶司令員：

今天我感覺非常不好——也許我會和你永別了！請你給Tim Buck寫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托拉托城威靈吞街第十號門牌。用同樣的內容寫給國際援華委員會（China Aid Council）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聯盟會（Canadian League for Peace Democracy）。告訴他們我在這裏十分快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貢獻。

也寫信給白勞德（Browder），併寄上一把日本指揮刀和一把中國大砍刀，報告他我在這邊工作的情形。

把我所有的像片……日記……文件，和軍區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邊去，由Tim Buck負責分散。并告訴他有一個電影片子將要完成。

請求國際援華委員會給我的離婚妻（Mrs Frances Colomov of Montreal）撥一筆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給也可以。在那裏我（對她）所負的責任很重，決不可爲了沒有錢而把她遺棄了。向她說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時也告訴她，我曾經是很快樂的。

將我永不變更的友愛送給 Tim Buck 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國的同志們！

兩個行軍床，你和聶夫人留下吧，兩雙英國皮鞋也給你穿了。

騎馬的馬靴和馬褲給冀中區的呂司令員。

賀師長也要給他一些紀念品……

給軍區衛生部長兩個箱子，尤副部長八種手術器械，凌醫生可以拿十五種，衛生學校的江校長讓他任意挑選兩種物品做紀念吧。

……

給我的勤務員邵一平和炊事員老張每人一床毯子，并送給邵一平一雙日本皮鞋。……

每年要買250磅 Quinin 和300磅的鉄劑，專為×××患瘧疾病者和極大數目的貧血病者。

千萬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帶去購買藥品，因為那邊的價錢比滬港貴兩倍。

謝謝賀小姐過去對我們的幫助。

.....

告訴加拿大和美國，我十分的快樂，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夠多有貢獻。……最近兩年是此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時日，感覺遺憾的就是稍嫌孤悶一點，同時，這裏的同志，對我的談話還嫌不夠。……

我不能再寫下去了！

讓我把千百倍的謝忱送給你，和其餘千百萬親愛的同志！

.....

寫到這兒，他從胸袋裏掏出那把小刀子來，他輕輕地吻着它，深深地嘆息，說：

『我的小助手，你會救活了千千萬萬的傷員，現在，現在，我們不能再在一塊工作了……』

他頹然地倒在枕頭上了。

黃昏，用着它輕捷的步子，悄悄地，從山的那邊，從村頭，從院子裏走進了白大夫的屋子，屋子裏的光線更見黯淡了。村邊的上空飛來陣陣烏鴉，哇哇地鑽進樹林，又哇哇地在村的上空飛着。暮色越發濃了，慢慢，天色像烏鴉一樣的黑了。

方主任徐部長和童翻譯悄悄打開門進來，白大夫躺在床上沒有吭氣。童翻譯劃了一根洋火，給他點起一隻洋燭，放在炕上，屋子裏亮了。

他們三個人站在白大夫床前。

白大夫轉過身來，把剛才寫給聶司令員的信，交給童翻譯，低聲說：

「童，我請你把這信交給聶將軍，我要說的話，都在這裏面了。」

童翻譯無言地接過信來，沉悶的幾乎停止了呼吸，他有一肚子話要向他吐出，但始終都給一種無名的感情所壓制了。似乎不能再有一點聲音。平時他對白大夫那股活潑的情緒，彷彿一下子全飛跑了，剩下來的，只是一顆要爆炸的心。

「我現在要你做這件事，」白大夫另外又擎出一封信來，說，「將這封信給

軍區衛生部長，告訴他我的意見：凌醫生應該率領一個手術隊，即刻北上，做初步療傷的工作。凌醫生需要帶着助手一名，麻醉師一名，看護長和看護三名，組成手術隊。帶着棉花墊子和紗布塊來。把這封信抄一份給聶將軍，請他批准。」說到這兒，他已經是有氣無力的了。他們三個人在他面前等了很久，他才接着說下去：

「我十二分憂慮的，就是前方流血的傷員，假如我還有一點支持的力量，我一定留在前方，可是，你們知道，……噫，我的腳已經站不起來了。……以上的事，童，完全記住嗎？」

「記住了。」

「你講給我聽聽。」

「告訴衛生部長，命令凌醫生馬上組織手術隊，到前方來救護，越快越好。」

……

「對，越快越好。」

白大夫個起鬍鬚的臉上，浮起自慰的微笑。他掏出胸袋裏的那把小刀，遞給方主任，伸出顫巍巍的手，指着小刀子說：

「方主任，這是我心愛的小刀，它曾經幫助我救活了許許多多的傷員，我希望你用它救活更多的傷員。我想你是能夠的，你現在的技術水準已趕上任何一個醫科大學畢業的外科醫生了。」

方主任望着手裏的小刀子，一句話也答不上來。他聽見白大夫又說：

「童，把你的手拿來。」

童翻譯伸過手去，白大夫解下他自己手上的夜光錶，親自給童翻譯戴上，這是他贈給童翻譯最後的禮物，做爲友誼的紀念。戴好以後，白大夫對着他們三個人說：

「努力吧，孩子，向着偉大的路，開闢前面的事業！」

三年年青人的頭慢慢低下來。徐部長想告訴他後方醫院改進的事，話到了嘴邊，又停住了，始終沒有說。

夜色籠罩着山野，屋子裏靜悄悄的，村子裏靜悄悄的，村子外邊也是靜悄悄的，只是村邊的小溪流，發出嗚咽一般的聲音，像是幽幽地在哭泣。

白大夫炕上那隻黯淡的燭光，搖映着雪白的牆壁，和牆半腰粉紅色墨綠色的花紋。燭油一滴一滴淚似的滾落下來。臘燭在慢慢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五時二十分。一線曙光從北中國戰場上透露出來，東方泛着魚肚色。黑暗，在北方的山岳，平原，池沼……各個角落裏慢慢退去。在安靜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優秀的兒子，在中國的山村裏，吐出了他最後的一口氣……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香港。

① Bipp 是 Bismuth Subntrate Iodoform Preparation Paste 的簡稱。

②：糧票是地方政府爲了便於部隊取軍糧而發的票子，一斤十斤百斤不等，憑票至各村存糧處領取。此種分散保存，不易遭受敵人破壞，便於部隊領用。

